



臥房 裡的 折口 學

Philosophy
in the
Bedroom

為 感 官 的 快 感 而 犧 牲 一 切

薩德 Marquis de Sade © 著

臥房裡的哲學

Philosophy
in the
Bedroom

在多荊棘的生命之途播種一點兒玫瑰

ISBN 957-733-468-7



定價200元

臥房裡的 折口學

Philosophy
in the
Bedroom

薩德Marquis de Sade◎著 陳蒼多◎譯

新雨

臥房裡的哲學

作 者／薩德

譯 者／陳蒼多

發行人／王永福

出版者／新雨出版社

地 址／台北縣三重市重安街 102 號 8 樓

電 話／(02)2978-9528 · (02)2978-9529

傳真電話／(02)2978-9518

郵撥帳號／11954996

出版登記／局版台業字第 4063 號

出版日期／2000 年 9 月初版

定 價／200 元

本書如有缺頁、誤裝，請寄回更換

本 PDF 电子书制作者：

阿拉伯的海伦娜

爱问共享资料首页：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内有大量制作精美的电子书籍!!!

完全免费下载!

进入首页，点击“她的资料”，你就会进入一个令你惊叹的书的海洋!

当然，下载完了你理想的书籍以后，如果你能留言，那我将荣幸之至!

譯序

陳蒼多

薩德侯爵 (The Marquis de Sade) 是「施虐狂」(sadism) 一詞的起源。他可以說是十八世紀的一個異數：請想像，兩百多年前，竟然有人把人類的施虐狂描繪得那麼淋漓盡致！

我們也可以說，薩德侯爵是肛交文學的大師。他發現，陰莖呈圓形，吻合屁股眼的圓形，而不吻合女人孔兒的橢圓形，眼光可真敏銳。

他也認為，精液並非大自然讓人類用來生殖用的，而女人一生之中能夠受孕與生產的時間並不長，所以大自然創造女人也不是用來生殖之用的。

此外，他認為毀謗可揭露惡德，激勵美德，並非壞事，而偷竊培養勇氣、技巧等等，不應受罰，這些都是不同凡響的觀點，至於他對君權與基督教的攻擊也是很出名的。當然，他的一切論點都是以「大自然 <S 道德」的觀點為出發點，這也是他為何將此書命名為臥房「哲學」的原因。

薩德是不世出的哲學家，我們也許不可能去實踐他的哲學，但閱讀他的作品，卻可以滿足我們「沒有吃過豬肉，至少看過豬走路」的心理，是為序。

目 錄

譯序	3
給浪蕩子	7
第一次對話	9
第二次對話	19
第三次對話	21
第四次對話	97
第五次對話	107
第六次對話	211
第七次暨最後一次對話	215

給浪蕩子

各個時代、各種性別的酒色之徒啊，我這部作品是只提供給你們這些人的。請使用這部作品的本質來滋養你們自己；這部作品的本質有助於增加你們的熱情。那些冷漠無趣的道德家，讓你們對自己的熱情產生恐懼的心理，但是你們的熱情其實只是方法，大自然使用這些方法，讓人類達到它為他們所設定的目標。請只傾聽這些美妙的催促聲音，因為只有熱情的聲音才能引導你們走向快樂。

淫蕩的女人們，讓本書中那位耽於肉慾的聖安姬成為妳們的典範。要學習她，凡是違反「快感的神聖律則」的那些事物，大可以不屑一顧，因為聖安姬的整個一生都為「快感的神聖律則」所強烈吸引。

妳們這些年輕的少女，太長久受到限制了，包括一位想像中的「美德女神」對妳們的荒謬與危險的束縛，以及一種令人厭惡的宗教對妳們的束縛。妳們要模仿本書中兇猛的尤金妮，要像她那樣快速地破壞、摒棄愚蠢的父母教給妳們的所有那些可笑的戒律。

你們這些溫和的淫蕩男人，你們從年輕時代以來所受到的唯一限制，是慾望方面的限制，

你們只受到「幻想」所主宰。你們要研究本書中那位憤世嫉俗的多爾曼斯。如果你們也要經歷色慾為你們準備的美麗路程，那麼，你們就要像多爾曼斯一樣著手，走跟他一樣遠的路。在多爾曼斯的學院中，你們終究要相信，多爾曼斯這個人並不曾要求被放逐到這個悲愁的宇宙中，他這個可憐的人兒以「人」為名生活在這個世界上；他只有藉著探究與擴展自己的嗜好與一時興致，只有為感官的快感而犧牲一切，才有可能在多荊棘的生命途徑上播種一丁點兒玫瑰。

第一次對話

德·聖安姬夫人

德·米維爾武士

德·聖安姬夫人：我的朋友，你好。多爾曼斯先生呢？

武士：他會準時在四點到這兒；我們要到七點才吃飯——你知道，我們有很多時間可以閒談。

德·聖安姬夫人：你知道，親愛的弟弟，我確實開始有點擔憂自己的好奇心，也擔憂所有為今天所安排的那些淫猥的計畫。武士啊，你過分溺愛我，真的。我本來應該表現得更加明智，但我這可咒的心智卻變得更加興奮，更加放蕩——你所給我的一切只是寵壞我而已……二十六歲的我，應該顯得冷靜又穩重，然而我卻是最淫蕩的女人。……哦，我的朋友，我的腦中忙著想事情；你幾乎不會相信我心中的想法，幾乎不會相信我想做的事。我認為，如果我所接觸的對象只限於女人，我的行為就會好一點……；如果我的慾望專注在女性上，我就不會再渴望男性。我的朋友，這是純粹的幻想。我越想要排除快感，就越激起想像力。我已經發現，如果問題牽涉到像我這樣一個人——為淫蕩的生活而生——那麼，想要強加限制是沒有用的；激烈的慾望立刻會將這些限制掃除掉。親愛的，簡單地說，我是一種兩棲動物：

我喜愛一切，喜愛每個人，無論什麼東西都會讓我感到高興。我很想把每一種物種結合在一起——但是，武士啊，這位不尋常的多爾曼斯，你告訴我說，他一生都無法根據常規去與女人見面，這位多爾曼斯，本性是一位喜愛男色的人，不僅崇拜男性，也不曾屈服於女性——除非我們讓他使用可愛的小飾物，也就是他與男人在一起時所慣常使用的那些小飾物。我想要認識這位多爾曼斯，難道不是最大的奢望嗎？武士啊，請告訴我，我的幻想是否很怪異！我想要成為那位為天帝朱比特斟酒的根尼米德，我想要享有他的嗜好，他的放蕩，我要成為他的過錯的受害者。一直到現在，我的朋友，你很清楚，一直到現在，我都只屈服於你，基於禮貌而屈服於你；或者屈服於我的幾位僕人，我給他們錢，要他們以這種方式利用我，而他們這樣做只為了獲利。但是，今天支使我的，不再是施恩的慾望，也不再是幻想，而是我自己的性向。一方面，我過去對於這種奇異的熱狂有了一些經驗，另一方面，我將表現得很謙恭。我相信，在這兩者之間是有一種難以想像的差異存在，而我很想去了解這種差異。請你為我描述你的多爾曼斯，這樣，在他到達之前，我心中就會對他有一種很明確的印象，因為你知道，我對他的認識只限於前天在一間房子的偶遇，我們在那兒只待了幾分鐘。

武士：親愛的姊姊，多爾曼斯才剛三十六歲。他身材高挑，非常英俊，眼睛生動有神，顯得很聰明，但還是透露出一點無情的意味，而他的五官也透露出一絲邪惡的成分。他有世界上最潔白的牙齒，身體與體態顯得有一點柔軟，無疑是歸因於他習慣裝出娘娘腔。他的儀態極為優雅，聲音很悅耳，具有多方面的才賦，尤其是具有強烈的哲學性向。

德·聖安姬夫人：但是，我相信他並不信上帝！

武士：哦，絕對不信！他是最出名的無神論者，是最不道德的人……哦，不；他是徹徹底底墮落的人，是世界上最邪惡的人，是世界上最最大的無賴。

德·聖安姬夫人：啊，這多麼溫暖了我的心！我想，我會為這個男人瘋狂。弟弟，他的喜好方面呢？

武士：妳非常了解他。男色的歡悅對他而言是很珍貴的，無論是主動的形式還是被動的形式，都是如此。至於他的喜好，他只喜歡男人。然而，如果他有時垂顧女人，那是有條件的，那就是，女人要足夠體貼，與他進行性的交換。我曾跟他談到妳。我把妳的意向告訴他，他同意了，並且也提醒妳遊戲的規則。親愛的，我警告妳，如果妳要他去做任何其他的事情，他是會完全拒絕的。「我同意跟你的姊姊所做的事情是，」他宣稱，「一種放縱的行為，一種輕率的行為，但很少會玷污到自身，因為採取了相當的警戒措施。」

德·聖安姬夫人：玷污到自身……警戒措施……啊，我多麼讚賞那些愉快的人兒所使用的語言啊！請不要告訴別人，我們女人也有一些獨有的詞語，就像剛剛所使用的詞語，讓人想到我們女人對於那些具有異端傾向的人懷著深沉的恐懼心理……親愛的，請告訴我，他曾經佔有你嗎？一個人有了像你這麼可愛的臉孔，年紀才二十歲，我敢說，很可能迷住像他這樣的一個人？

武士：我們已經在一起做了傻事——我會告訴妳的。妳太機智了，不會譴責這種傻事的。

事實上，我是喜歡女人的；只有當一個吸引人的男人迫使我放縱於那種奇異的念頭，我才會沉溺其中。然後，我什麼事都會去做。我不會表現出那種可笑的高傲，不會讓自命不凡的年輕人相信：人們是以敲擊手杖的方式來回應這種要求。難道人類能夠支配自己的性向嗎？一個人必須為那些有奇異嗜好的人感到難過，但卻永遠不能侮辱他們。他們的錯誤也是大自然的錯誤。他們出生在世界上，性向與我們不一樣，但他們並不必為此事負責，就像我們不必為天生兩膝內翻或體態優美而負責。無論如何，當一個男人表示有慾望享受你時，難道他是對你表示侮辱嗎？不，當然不是；是你受到了恭維；為何要以傷害和侮辱的言行回應呢？只有愚人才會這樣認為。聰明的人永遠是以我這種方式討論這個問題。但是，令人困惱的是，世界上充滿了可憐的白痴。這些白痴相信，如果有人承認他們很適合成為男人享樂的對象，那就是不尊敬他們。這些白痴受到女人所溺愛，因為女人永遠在猜忌有些人像是要侵犯這些白痴的權利。這些白痴想像自己是維護那些平常權利的唐吉訶德，凡是不承認其整體性的人，他們就以殘酷的態度對待之。

德·聖安姬夫人：我的朋友，來吧，吻我吧。如果你不這樣想，你就不是我的弟弟了。我請求你，詳細描述一下這個男人的外表，以及他與你之間享樂的情形。

武士：多爾曼斯有一個朋友告訴他說，我擁有很優秀的性器——你知道我確實擁有——於是多爾曼斯就要求V侯爵居間把我們兩人聚在一起吃晚餐。一旦到了那兒，我只好露出了我的性器。最初，他唯一的動機似乎是好奇。然而，一個美好的屁股卻在我眼前出現，他要

我享受它，於是我不久就看出，那種性向才是他檢視我的性器的唯一原因。我要多爾曼斯注意此事所會涉及的所有困難，但是他態度很堅定。「公羊我也不怕，」他說，「你不見得是刺穿我的肛門的人之中最可怕的一位。」那位侯爵在場；他鼓勵我們，他觸碰、逗弄、親吻我們兩個人所露出來的任何東西。我擺好姿勢……「確實需要一種準備動作吧？」我說。「不用的，」侯爵說，「你這樣會剝奪多爾曼斯從你身上所等待的一半快感。他要把他劈成兩半，他想要被扯成碎片。」「嗯，」我說，盲目地跳進深淵中，「他會很滿足的。」親愛的姊姊，也許妳認為我遭遇到很多煩惱……其實完全沒有。我的陰莖雖然很大，卻完全沒入其中，與我的預期相反。我觸碰他的內臟的底部，陰莖卻似乎沒有感覺到什麼東西。我很仁慈地對待多爾曼斯。他所品嚐到的極端狂喜，他的蠕動與顫動，他那誘人的叫聲，所有的這一切，不久也讓我感到很快樂。我像河水一樣把他淹沒了。我一抽出來，多爾曼斯就把頭轉過來，頭髮凌亂，臉孔紅得像酒神巴克斯的女祭司：「親愛的武士，你知道，你把我引進多麼美妙的境地，」他說，同時露出他的陰莖，陰莖像一位冒失、倔強的無賴，很長，且至少有六吋寬，「請垂允，哦，我的情人啊，請垂允在成為我的情人後，以女人的身分服侍我，讓我能夠說，在你美妙的懷抱中，我已經品嚐了我所最珍視的所有幻想的喜悅。」我認為我在這兩方面都沒有什麼困難，於是做好了準備動作。侯爵在我眼前脫下褲子，他要求我在扮演他的朋友的妻子的同時，也成為他的男人。我對待他就像對待多爾曼斯。多爾曼斯基於我在侯爵身上所費的功夫，給了我一百倍的回報。不久，多爾曼斯在我的屁股的深處洩出那種

迷人的液體，同時我也幾乎同時在侯爵的內臟中噴射出這種液體。

德·聖安姬夫人：你介於他們兩個人之間，想必經驗到極端的快感。他們說，這種快感是很迷人的。

武士：我的天使啊，那確實是最佳的位置所在。但是，無論怎麼說，這一切都是過分的享樂，我不應該只喜歡這種享樂，而不喜歡女人所提供的快感。

德·聖安姬夫人：嗯，我的俠義的朋友啊，為了報達你那種令人感動的體貼表現，今天我要為你的熱情提供一個年輕的處女，是一個比「愛」本身更美的女孩。

武士：什麼！多爾曼斯在場……妳要帶一個女人來這兒？

德·聖安姬夫人：這是很教育作用的。我去年秋天在修道院認識了這個小女孩，當時我的丈夫在溫泉。我和這個女孩在那兒無法做什麼事，也不敢做什麼事，太多人的眼睛在注視著我們。但是，我們承諾要再見面，儘快相聚在一起。我一心一意只有這種願望，為了滿足這種願望，我去認識她的家人。她的父親是一個浪蕩子——我已經迷住他了。無論如何，這個可愛的女孩就要來了。我正在等她，我們會一起度過兩天的時間……美妙的兩天。我會利用較多的時間教育這個年輕的女人。多爾曼斯和我會為她的美麗小腦袋灌輸最放蕩的行為的每一種原則，我們會讓她熾燃著我們自己的慾火，我們會用我們的哲學教養她，用我們的慾望激勵她。由於我希望能夠將理論付諸實行，也喜歡讓實證與論說並駕齊驅，所以我要讓你，親愛的弟弟，享受塞西拉島（象徵愛神——譯註）的桃金娘的豐收，而索多瑪城（象徵

男色——譯註）的玫瑰則將歸多爾曼斯。我將同時擁有兩種快感：一方面自己享受這種有罪的色慾，另一方面教化這個我將誘入我們的網中的可愛、天真的女孩，激起她的幻想。很好，武士，回答我吧：這個計畫配得上我的想像力嗎？

武士：這個計畫只可能在妳心中出現：它是非常美妙的，我的姊姊，我答應把妳為我所保留的迷人角色扮演得很完美。啊，淘氣的人兒，妳教育這個孩子，將會享受到多大的快感啊。妳讓她墮落，在她年輕的內心中壓制她的家庭教師所播種的每一粒美德與宗教的種子，這樣妳會發現多大的快感啊！其實，這一切對我而言太累人了。

德·聖安姬夫人：你要相信，我會不遺餘力讓她墮落，粉碎她心中所有虛偽的道德觀念——他們也許已經用這些虛偽的道德觀念把她弄得頭昏眼花了。我要以兩堂課的時間，讓她變得跟我一樣犯了罪……一樣不信神……一樣放蕩，一樣墮落。在多爾曼斯到達這兒時，就要立刻告訴他，對他說明一切，使得那種在這個年輕男人身上循環的不道德毒素，加上我將注入的毒液，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消滅所有可能在那兒萌芽的美德種子。

武士：再也找不到比他更適合的人了：目無宗教、不信神、無人性、浪蕩成性，這一切全都從多爾曼斯的嘴唇中流露出來，就像很久以前神祕的軟骨從有名的坎布萊大主教的嘴唇掉落下來。他是最高深的引誘者，是最墮落、最危險的男人……啊，親愛的，只要讓妳的學生接受這位教師的教導，我保證她會立刻陷入罪惡的境地。

德·聖安姬夫人：確實不會花很長的時間，因為我知道她的性向……

武士：但是，親愛的姊姊，請告訴我，難道不必擔心她的父母嗎？妳這個小女孩回家時不會跟父母閒談嗎？

德·聖安姬夫人：不用擔心。我已經引誘了她的父親……他是屬於我的。我必須坦白告訴妳，我屈服於他，是為了讓他閉起眼睛；他不知道我的計畫，不會敢於瞄一下我的計畫……我擁有了他。

武士：妳的方法可真令人毛骨悚然。

德·聖安姬夫人：必須如此，否則就不保險。

武士：請告訴我，這個年輕的女人是誰？

德·聖安姬夫人：她名叫尤金妮，父親叫米斯提華，是首都最富有的商人之一，大約三十六歲。她的母親最多三十二歲，而這個小女孩十五歲。米斯提華很放蕩，而他的妻子則很虔誠。至於尤金妮，親愛的，就算我努力為妳描述她，也沒有什麼用。她是我所無法描繪的……你只要知道，你和我確實都不曾在任何地方看過這麼美妙的人兒。

武士：但是，如果妳無法描繪全貌，至少稍微素描一下，這樣，在了解要面對什麼樣的人之後，我就比較能夠想像自己所必須供奉的偶像。

德·聖安姬夫人：很好，我的朋友。她有一頭濃密的栗色頭髮，一隻手也無法完全掌握的，一直伸延到臀部下面。她的臀部是令人目眩神迷的皙白，鼻子是鷹鉤鼻，眼睛漆黑，透露出熱情……啊，我的朋友，要抗拒那雙眼睛是不可能的……你不知道那雙眼睛驅迫我去

做什麼愚蠢的事……你能夠看到那對為眼睛加冕的美麗眉毛……那對為眼睛鑲邊的睫毛……一張小嘴，加上非常好看的牙齒，尤其是一副非常清新的模樣……她有一個很美的特點，就是那高雅的儀態，可愛的頭與肩膀高雅地連成一體，還有她轉身時那種高貴的姿態……尤其金妮就她的年紀而言算是很高的女人。人們也許會認為她已經十七歲。她的身材是「高雅」與「靈巧」的典範，她的喉嚨、她的乳房是那麼迷人……兩個小小的乳房是最美的！……幾乎不足以握滿一隻手，但卻是那麼柔軟……那麼清新……那麼皙白！有二十次的時間，當我在吻她時都為之神魂顛倒。但願你能夠看到，她如何在我的愛撫下活了過來……她的兩隻大眼睛如何對我描繪她的整個心境……我的朋友，我不去管其餘的部分了。啊！但是，如果我必須以自己所知道的部分來判斷她，我就要說，奧林帕斯山不曾有一個神祇足以與她相比……但是我聽到她……走離了我們。你從花園出去，避免見到她，並準時在約會的地方見面。

武士：妳剛才為我做了描述，我內心更加急迫……啊，天啊！要我出去……離開妳，在這種情況中……再見！……吻一下……吻一下，親愛的姊姊，讓我感到滿足，至少一直持續到那個時候。（她吻了他，觸碰他那撐在褲子中的陰莖，然後，這位年輕的男人匆匆離開。）

第一次對話

德·聖安姬夫人

尤金妮

德·聖安姬夫人：歡迎，我的寶貝！我一直很不耐煩地等著妳；如果你能夠看出我心中的感覺，就能夠充分了解到我的不耐煩。

尤金妮：哦，寶貴的人兒，我還以為我永遠不會到達呢，我是那麼渴望投入妳的懷抱。離開前的一小時，我害怕一切可能會有所改變。我的母親非常反對這種歡樂的場合，認為不適合像我這樣年紀的女孩單獨前往。但是我的父親前晚責罵她，所以只要父親看一眼，就足以使我的母親米斯提華夫人完全屈服。最後，她同意我的父親允許我來，於是我匆匆忙忙趕來。我要待兩天的時間；妳的馬車和妳的一個僕人一定要在後天送我回家。

德·聖安姬夫人：最親愛的天使，時間是多麼短，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我幾乎無法向妳表達妳在我心中所激起的想法……是的，我們必須談一談。妳知道嗎，在這次見面的期間，我要對妳傳授維納斯的神祕中最祕密的部分。兩天的時間足夠嗎？

尤金妮：啊，要是我無法獲得完全的知識，那麼，我就會停留……我來這兒是要接受教誨的，我不會離開的，除非被告知……

德·聖安姬夫人，吻她：親愛的，我們要彼此做出多少事情、說出多少事情啊！但是，順便一提，我的王后，妳想要吃午餐嗎？「上課」的時間可能會拖延。

尤金妮：親愛的朋友，我只需要聽妳說話。我們以前是在離這兒有一里格遠的地方吃午餐。我可以等到今天晚上八點，一點也不會感到餓的。

德·聖安姬夫人：那麼，我們到我的閨房，在那兒比較自在。我已經跟僕人講過了。妳可以確定，沒有人會想要打擾我們的。（她們進入閨房，手臂挽著手臂。）

第二次對話

在一間舒適的閨房中

德·聖安姬夫人

尤金妮

多爾曼斯

尤金妮，在這個房間中發現一個男人，感到非常驚奇，因為她沒有預期會見到他：天啊！最親愛的朋友，我們被出賣了！

德·聖安姬夫人同樣顯得很驚奇：先生，真奇怪，在這兒發現了你。不是四點鐘要見你嗎？

多爾曼斯：夫人，既然見到妳是很快樂的事，所以我總是迫不及待。我見到了「先生」，也就是妳的弟弟，他期待我在場會有助於妳為「小姐」上課，也知道這個地方是上課的講堂。他趁沒有人看到時，把我引進這間臥房，完全沒有想到妳會反對。至於他自己，他知道，實證只有在論說之後才有需要，所以他打算在以後才出現。

德·聖安姬夫人：真的，多爾曼斯，這是沒有預期到的轉變……

尤金妮：我的好朋友，我不會被這種事所騙的；這全是妳的設計……至少，妳應該事先跟我商量……而不是讓我遭受這種恥辱。這樣做確實會傷害到我們所有的計畫。

德·聖安姬夫人：尤金妮，我要抗議了。要為此事負責的是我弟弟，不是我。但是，妳不必驚慌，我知道多爾曼斯是一個非常令人愉快的人，他具備一種哲學的理解力，是我們在教導妳的過程中所需要的。他對我們的計畫會有很大的幫助。至於他是否很謹慎，我很願意保證，答案是肯定的，就像保證我也是很謹慎的。因此，親愛的人兒，妳要與這個人熟悉，因為他是世界上最最有才賦的人，能夠把妳塑造成功，指引妳去過一種生活，享受我們希望一起品嚐的那種快樂與快感。

尤金妮，臉紅：哦，我仍然認為這一切非常令人不安……

多爾曼斯：來吧，可愛的尤金妮，表現得自在一點吧。……「矜持」是一種過時的美德。妳是一個那麼有魅力的女人，應該非常了解如何不去依靠「矜持」這種過時的美德。

尤金妮：但是，端莊的行為……

多爾曼斯：哈！那是一種粗野的作風，現在人們並不很支持這種作風，它是那麼違反大自然！（多爾曼斯抓住尤金妮，抱著她，吻她。）

尤金妮，在他的懷抱中掙扎：先生，這樣就非常夠了！……真的，你對我並不體貼！

德·聖安姬夫人：尤金妮，聽我說：我們兩個女人不要再對這位迷人的男士表現得像是老古板的女人。我跟妳一樣對他很陌生，然而請看看吧，我是怎麼屈服於他的。（她以猥褻的模樣吻他的嘴。）學學我吧。

尤金妮：哦，我非常願意；我還可能在哪兒找到比妳更好的榜樣呢？（她投進多爾曼斯

的懷抱中；多爾曼斯熱烈地吻她，舌頭伸進她嘴中。）

多爾曼斯：溫和又美妙的人兒！

德·聖安姬夫人，以同樣的方式吻她：小女孩兒，妳難道認為我沒有份嗎？（此時，多爾曼斯先抓住前者的手臂，然後抓住後者的手臂，吻了兩者各一刻鐘，而她們兩人也彼此互吻，並吻了他。）

多爾曼斯：啊，這種初步的動作讓我陶醉在美妙的慾望中！兩位，說真的，這兒非常暖和。如果我們穿得比較輕便，談起話來就可能舒適無數倍了。

德·聖安姬夫人：先生，你說得對。我們來穿這些網紗睡衣。就我們的魅力而言，這些睡衣只會隱藏那些會引起性慾的魅力。

尤金妮：真的，親愛的，妳會引導我行事！……

德·聖安姬夫人，幫她脫衣服：非常荒謬，不是嗎？

尤金妮：我要說，至少是非常不適當……天啊，妳以多麼美妙的方式吻我啊！

德·聖安姬夫人：美麗的胸房！……一朵現在才盛放的玫瑰。

多爾曼斯，注意看著尤金妮的胸房，但沒有去觸碰：它還預示其他的誘惑……令人永遠喜愛。

德·聖安姬夫人：永遠喜愛？

多爾曼斯：哦，是的，我以名譽保證。（說完，多爾曼斯好像很渴望把尤金妮轉過去，

以便檢視她身體的後面。）

尤金妮：不，我請求你！

德·聖安姬夫人：不，多爾曼斯……我還不要你看到……一件東西，因為這件東西對你的影響力是那麼大，其影像一旦固定在你腦中，以後就無法冷靜地思考。我們需要你的教誨，先提供我們教誨——以後你所垂涎的桃金娘就會成為你的報酬。

多爾曼斯：很好，但是為了實際證明，為了提供這個美麗的女孩有關放蕩行為的最初幾課的教誨，我們需要你，夫人，在接下來的練習中自願地合作。

德·聖安姬夫人：就這麼辦！好吧，你看這兒，我完全裸身了。你盡可能提出對我的論說部分吧。

多爾曼斯：哦，可愛的身體！簡直是維納斯本人，由「三女神」加以修飾。

尤金妮：哦，親愛的朋友，多麼迷人！真美妙！讓我用眼睛來喝飲，讓我用吻來讚美。

（她這樣做了。）

多爾曼斯：多麼美妙的表現！請稍微不要那麼熱情，可愛的尤金妮，因為現在我們只求妳表現一點注意力。

尤金妮：讓我們繼續吧，我在聽著……但是，她多麼美……這麼豐滿，這樣清新……啊，我親愛的朋友多麼迷人啊。先生，難道不是嗎？

多爾曼斯：確實是很美……她看起來真令人不可思議。但是，我相信妳並不會屈服於她

……：「噫，我的美麗的小學生，妳要注意聽我說，否則如果妳不聽管教，我就會在妳身上使用我的權利，是我身為妳的導師所擁有的很大權利。」

德·聖安姬夫人：「哦，是的，是的，沒錯，多爾曼斯，我讓她接受你的管教。如果她行為不對，就必須接受嚴厲的責罵。」

多爾曼斯：「我可能不只限於告誡。」

尤金妮：「老天啊！你把我嚇壞了……：先生，那麼你要對我如何？」

多爾曼斯，結結巴巴，吻尤金妮的嘴：「懲罰……：改正……：我很可能要妳這個美麗的小屁股為頭腦所犯的錯誤負責。（他拍擊穿著網紗晨衣的尤金妮。）」

德·聖安姬夫人：「是的，我贊成這種計畫，但不贊成這種動作。我們開始上課吧，否則，我們能夠享受尤金妮的一點點時間將花在預備的動作上，教導將無法完成。」

多爾曼斯，在討論德·聖安姬夫人身體的各部分時，每個部分逐一觸碰：「我開始好了。」

關於這些多肉的圓球體，我就不說了。尤金妮，妳跟我一樣清楚，它們有不同的名稱，如乳房、乳房、奶奶。由於能夠產生快感，所以使用它們時很有好處。一個男性情人在自娛的過程中，會在眼前不斷出現它們。他愛撫它們，把玩它們；是的，有些情人會把它們當做快感的中心，把自己的性器官放置於這對學生的維納斯隆丘之間，然後女人把它們擠壓在一起，壓著情人的性器官。經過一會兒後，有些男人會噴出美妙的生命香油，而這種香油的噴射會帶來浪蕩子完全的快樂……：但是，關於我們必須不斷談到的男人性器官——夫人，難道我們

不是最好給我們的學生上一課嗎？

德·聖安姬夫人：沒錯，我想是這樣。

多爾曼斯：很好，夫人，我就要躺在這張臥榻上。妳就靠近我。然後，妳把手放在那個東西上，自己對我們的年輕學生說明它的特性。（多爾曼斯躺下來，而德·聖安姬夫人示範著。）

德·聖安姬夫人：尤金妮，妳在眼前所看到的這件維納斯的權笏，是愛的快感的主要原動力，名叫**性器**，人類身體的每個部分，它都能夠進入。要經常順從那個使用它的人所表現的熱情；有時它會安頓在那兒（她觸碰尤金妮的孔兒），這是平常的途徑，是最廣被使用的途徑，但不是最令人愉快的途徑。在追求一種較神祕的聖堂時，浪蕩子時常是在這兒（她把尤金妮的臀部張得很開）尋求快樂。我們會再回頭談這種最美妙的快感。嘴兒、胸房、腋窩也可以提供更多的聖壇來讓他膜拜。最後，無論他最喜歡哪一個地方，在經過一會兒的刺激後，性器會射出一種白色的黏黏液體，當它噴出時，男人會陷入一種足夠強烈的興奮狀態中，讓他享有生命中最美妙的快感。

尤金妮：我多麼想要看到這種液體流出來啊！

德·聖安姬夫人：我只要顫動我的手——妳會看出，我越摩擦和拉扯這個東西，它就會變得很激動。這種動作是所謂的「自瀆」，而在浪蕩子的語言中，這種動作叫做「手淫」。

尤金妮：哦，親愛的朋友，請讓我手淫這個美妙的性器。

多爾曼斯：注意啊！我將會無法……不要干涉她，夫人，這種天真無邪的表現讓我勃起得很厲害。

德·聖安姬夫人：這麼樣興奮不會有什麼好處的。多爾曼斯，要理智。一旦精液流出來，你的動物精神的活動就會減少，你的論說部分的熱情也會對應地減少。

尤金妮，愛撫多爾曼斯的睪丸：啊，親愛的朋友，妳抗拒我的慾望，我多麼難過……這兩個球兒，它們是做什麼用呢？它們叫什麼？

德·聖安姬夫人：專門語詞是「生殖器」，「男性生殖器」……「睪丸」是藝術上的稱呼，「球兒」是儲藏處，包含有我剛才提到的豐富精液，這種精液如果射進女人的子宮，就會產生人類，但是，尤金妮，我們不強調這些細節，因為它們比較關係到醫藥，而比較不關係到浪蕩行為。一個漂亮的女孩應該只關心「屌」，不要關心「生產」。我們不必要更加詳細探討涉及人口的枯燥問題，所以從現在起，我們主要，不，只要，是要探討那些淫蕩行為，因為它們的主旨不在生殖。

尤金妮：但是，親愛的朋友，當我所幾乎無法握在手中的這個大性器，當這個性器插進妳後面的小洞時——妳告訴我說，它做得到的——想必會引起女人很大的痛苦。

德·聖安姬夫人：無論是插進前面還是後面，如果女人還不習慣，她就經常會很痛苦。大自然很喜歡讓我們只藉著痛苦而獲得快樂。但是一旦克服了痛苦，就沒有其他快樂，能夠比得上人們在這種性器進入屁股時所經驗到的快樂；這種快樂無疑是勝過插入前面時所產生

的任何快感。還有，女人因此避免了多少危險啊！她們在健康方面比較沒有危險，完全沒有懷孕的危險。目前，我不要再談這種快樂的事情。尤金妮啊，你的主人以及我的主人，很快就會提供完整的分析，將實際與理解結合在一起，我希望你這個珍貴的人兒就會相信：在所有臥房的快感中，這是你應該喜愛的唯一快感。

多爾曼斯：夫人，我請求你快一點示範，因為我再也無法抑制自己了。儘管我很盡力，但還是要射出來了。這個令人敬畏的性器一旦萎縮，就無法幫助你上課了。

尤金妮：什麼！親愛的人兒，如果它失去你所談到的精液，就會萎縮！……哦，請允許我幫他失去精液，讓我可能看看它會如何……除外，我會很高興看到它洩出來！

德·聖安姬夫人：不，不，多爾曼斯，你起來。要記住，這是你的努力的報酬。除非你值得擁有她，不然我不會把她交給你。

多爾曼斯：好吧，但為了更能讓尤金妮相信我們所要敘述的有關快感的一切，如果你在我面前手淫她的話，難道會在任何方面傷害到尤金妮的教導嗎？

德·聖安姬夫人：嗯，當然不會，並且我會更高興這樣做，因為我確知，這個淫蕩的插曲只會充實我們上課的內容。親愛的人兒，躺到臥榻上吧。

尤金妮：哦，天啊！位置很棒！但是為什麼要這些鏡子呢？

德·聖安姬夫人：這些鏡子以一千種不同的方式重複我們的姿態與姿勢，可以為坐在這張矮凳上的人無止境地增加那些同樣的快感。這樣，一切都看得見，身體任何一部分都無法

隱藏。一切都一定看得到。這些影像包含很多的組合，排列在那些為愛所束縛的人四周，是很多美妙的活人畫，使得淫蕩的感覺逐漸達到令人陶醉的境地，並且很快進入最高潮。

尤金妮：多麼美妙的發明！

德·聖安姬夫人：多爾曼斯，你自己為這個可憐的人兒脫下衣服吧。

多爾曼斯：這並不困難，因為只要脫掉這件網紗，就能夠看到最迷人的特色裸露了出來。

（他開始脫尤金妮的衣服，首先就立刻看向她的臀部。）我就要看到這個美妙、珍貴的屁股，是我非常熱烈期待的屁股……啊，天啊！肌肉多麼豐滿，多麼清涼，多麼透露驚人的高雅！……我不曾看過比這更加可愛的屁股！

德·聖安姬夫人：你這個無賴！你最初所表現的尊崇，多麼清楚地暴露出你的喜好與快感！

多爾曼斯：但是，世界上難道有足以與它媲美的東西嗎？……愛可能在何處發現更美妙的聖壇呢？……尤金妮……崇高的尤金妮，讓我以最溫柔的愛撫來征服妳這個屁股。（他撫摸、親吻屁股，陶醉了。）

德·聖安姬夫人：浪蕩子啊，停下來！……你忘記了，尤金妮是只屬於我的。要等到你為她上完課之後，她才會成為你的報酬，在她還沒有上課之前，你是不會得到報酬的。你所表現的熱情夠了，否則你會激怒我。

多爾曼斯：妳這無賴！妳是在吃醋……很好。把妳的屁股給我看，我會表現相同的尊崇。

（他掀起德·聖安姬夫人的睡衣，愛撫她的臀部。）啊，真可愛，我的安琪兒，也真美妙！讓我將兩人的臀部加以比較……我先看一位，再看另一位——維納斯的酒童根尼米德在維納斯身邊！（他在吻兩人的臀部。）夫人，為了讓這麼美的東西的迷人景象不斷在我眼前出現，難道你們兩個人不能把身體交錯在一起，不斷讓我看到我所崇拜的屁股嗎？

德·聖安姬夫人：非常好！看啊……你滿足了嗎？……（她們兩人把身體交錯在一起，使得兩人的屁股都對著多爾曼斯的方向。）

多爾曼斯：再好不過了，這正是我所要求的。現在表現出所有的淫蕩熱情，擺動最美的屁股，讓它們很有節奏地起伏，讓它們順從刺戳的動作，讓快感騷動它們……哦，很棒，很棒，真美妙！……

尤金妮：啊，最親愛的，妳賜給我多大的快感啊……妳怎麼稱呼妳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德·聖安姬夫人：我的寶貝，這叫手淫，是賜給自己快感。停一會，我們來改變姿勢。

檢視我的孔兒吧……維納斯的聖殿就叫這個名字。請看清楚妳的手所遮蓋的突出部分，仔細地檢視。我要將它稍微張開。妳在上面所注意到的隆起之處叫做「陰阜」，一般而言會裝飾著毛兒，是在一個人到達十四或十五歲的時候，也就是一個女孩開始有月經的時候。這兒上面是一個形狀像舌頭的小東西，那是陰核，女人所有的官感力量都在那兒。它是我所有的官感力量的中心；一旦輕搔我的這一部分，我就會快樂得昏過去……試一試吧……啊，可愛的小母狗，妳做得多麼好啊！人們會認為，妳一生都沒有做過其他的事情！……夠了！……停！

……不要，我告訴你，不要，我不希望自己屈服……哦，多爾曼斯，阻止我吧！……在這個美麗的女子的迷人手指觸碰之下，我要發瘋了。

多爾曼斯：妳可以將妳自己的想法加以改變，如此可能降低它們熱烈的程度：輪到妳來手淫她，控制妳自己，讓她興奮起來……這樣，是的，這種姿勢，這種模樣，她美麗的小屁股位於妳的兩手之間，我要用一根手指輕輕地進行手淫……尤金妮，放鬆，讓妳所有的感官沉溺在快感中，讓快感成為妳的存在的一個目標、一個神祇。一個女孩應該為此而犧牲一切，在她眼中，沒有什麼東西像快感那麼神聖。

尤金妮：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是這麼令人快樂的，我真的感覺到……我控制不了了……我不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多麼美妙的陶醉感覺悄悄掠過我的整個生命！

多爾曼斯：看看這個小無賴出水了！壓緊啊！……她的肛門幾乎削掉我的指尖……在這樣的時刻捅她的後門會多麼美妙啊！（他站著，陰莖輕擊著女孩的屁股。）

德·聖安姬夫人：再忍耐一會。我們唯一考慮的事情必須是這個可愛女孩的教育！……教導她是多麼令人愉快的事啊！

多爾曼斯：嗯，那麼，尤金妮，妳會看到，在經過多多少少延長的手淫之後，液腺會膨脹、擴大，最後射出一種液體，使得女人進入最強烈的狂喜狀態中。這是所謂的「出水」。如果妳的好朋友喜歡的話，我會讓妳看看——但卻是以一種更有力量和更迫切的方式讓妳看

看：同樣的情況如何出現在男人身上。

德·聖安姬夫人：尤金妮，等著，現在我要教妳一種新的方法，讓女人沉溺於快樂之中。張開妳的大腿。……多爾曼斯，你看看我要如何調整她，她的屁股全是你的。當我的舌頭舔她的孔兒時，你就吮吸她的屁股眼，我們兩人看看是否能夠讓她昏過去三、四次。尤金妮，妳的小陰阜很迷人，我多麼喜歡吻這個有軟毛的地方！……現在我更清楚地看到妳的陰核了；陰核還沒有完全成形，然而卻非常敏感……妳顫抖、蠕動得厲害！……我來把妳的身體伸展開……啊！妳確實是一個處女！……當我們的舌頭同時進入妳的兩個孔時，請描述妳的感覺。（他們像所說的那樣進行了。）

尤金妮：啊，親愛的，我感覺非常刺激。那是一種無法描述的快感！我很難說出，哪一個人的舌頭讓我更加陷入極度興奮的狀態中。

多爾曼斯：夫人，在這種姿勢之中，我的陰莖是在妳相當可及的範圍內。我請求妳在我吻這個美妙的屁股時，對我的陰莖進行手淫。夫人，把妳的舌頭推進一點，不要滿足於舐牠的陰核，要讓妳那耽於肉慾的舌頭刺穿牠的子宮；這是加速她射出的最確實方法。

尤金妮，硬起身體：我再無法忍受了！哦，我要死去了！兩個親愛的朋友，不要遺棄我，我要昏過去了。（她在兩位教導她的人之間出水。）

德·聖安姬夫人：嗯，我的寶貝！我們賜給妳的快感，妳認為如何？

尤金妮：我死去了，筋疲力盡了……但是，我請求妳解釋妳所說出而我不了解的兩個詞

語。首先，「子宮」是什麼意思呢？

德·聖安姬夫人：它是一種容器，很像一個瓶子，它的頸部會容納男人的陰莖。它會接受屌的動作——在女人方面，屌是藉由腺體的滲出物而產生，在男人方面，屌是藉由射精而產生，我們將會示範給妳看。這兩種液體混合在一起後就會產生胚種，而胚種有時會演變成男孩，有時會演變成女孩。

尤金妮：哦，我知道了。這個定義同時也說明了「屌」這個字：我一直到現在才完全了解它的意思。這兩種東西的結合是形成胎兒所必要的嗎？

德·聖安姬夫人：當然，只不過事實證明，胎兒的存在只歸因於男人的精液，而精液如果沒有與女人的液體混合在一起，它本身並不會有什麼結果。但是，我們女人所提供的東西，只具有一種精巧的功能；它不會創造，它會促進創造，但不是創造的原因。是的，有幾位當代的自然學家宣稱它是沒有用的，而那些總是受到科學的發現所指引的道德家，已經有所認定，且其決定具有某種可信度，那就是，既然情況如此，所以由父親的血液所產生的孩子，其身為子女的溫柔表現只歸因於父親。這種主張有其吸引人的特性，縱使我是一個女人，也不會去辯駁。

尤金妮：親愛的，我衷心相信妳所告訴我的事情，因為我非常愛我的父親，但很厭惡母親。

多爾曼斯：但是這種偏愛並沒有不尋常之處；我的想法經常跟妳一樣。我仍然為我父親

的死哀傷；當我失去母親時，我卻在高興之餘生了一團野火……我厭惡母親。尤金妮，不要怕，並保有同樣的感情，這樣的感情是很自然的：我們只由父親的血所形成的，完全不歸功於母親。尤有進者，母親在行動中只是採取合作的態度，而我們的父親，相反的，是採取主動請求的態度。因此，是父親欲求我們的誕生，而母親只是表示同意。至於感情，差異多麼大啊！

德·聖安姬夫人：然而，尤金妮，如果母親仍然活著，那麼又有一千個對妳有利的理由。如果世界上有一個母親應該被人厭惡，那確實是妳的母親！她迷信、假裝虔誠，是一位悍婦，一個喜歡高聲罵人的女人……由於她表現出令人噁心的一本正經，我敢打賭，這個傻瓜一生不曾犯過一次錯。啊，親愛的，我多麼憎惡善良的女人！……但是我們以後會再回到這個問題上。

多爾曼斯：現在，尤金妮可以在我指導之下，學會回報妳剛為她所做的事，不是嗎？我想，她可以在我面前對妳進行手淫。

德·聖安姬夫人：我非常贊同這個建議。她在對我進行手淫的時候，多爾曼斯，難道你不欣賞一下我的屁股嗎？

多爾曼斯：夫人，我會對這種快感表現出最高貴的尊崇。妳難道要懷疑這種快感嗎？

德·聖安姬夫人，對他露出臀部：你認為我這樣適合嗎？

多爾曼斯：很棒！我永遠無法發現一種更美好的方式，來提供妳所有的那些服務，也就

是尤金妮非常喜歡的那些服務。現在，我的小野貓啊，暫時躺在你的朋友的兩腿之間，就這樣，用妳那個小舌頭照顧她，就像她曾照顧妳那樣。嗯，天啊！這樣子我就能夠處理你們兩個人的屁股：我會愛撫尤金妮的屁股，同時也吮吸她的可愛的朋友的屁股……對了，真棒……我們全都在一起，多麼愜意啊。

德·聖安姬夫人，快昏過去了：老天，我快死去了……多爾曼斯，我多麼喜愛在出水時觸摸你的陰莖……我要它用精液把我溺死，所以手淫它吧！吮吸我吧！哦，美妙的精液！當我的液體這樣流出來時，我多麼喜歡扮演妓女的角色……事情完成了，結束了，我無法繼續下去了……你們已經毀了我，你們兩個人……我想，我一生之中從來沒有享受過這麼大的快感。

尤金妮：我引發了妳的快感，感覺多麼快樂啊！但是，親愛的朋友，妳剛說出了另一個不熟悉的詞語。「妓女」是什麼意思呢？原諒我，妳知道，我是來這兒學習的。

德·聖安姬夫人：最可愛的人兒啊，所謂的妓女是指男人的放蕩行為所針對的公開對象，她們隨時都準備獻出自己的身體，無論是因為天性所致，還是為了報酬。她們是快樂又應受到獎賞的人。一般輿論都攻擊她們，但是許可證卻給予她們榮譽。她們遠比那些老古板的女人，更加為她們所努力要服務的社會所需要，不公正的社會不對她們表示尊敬，但她們也不去爭取這種尊敬。那些認為這個頭銜很光榮的女人，值得我們致敬！她們是真正可愛的人，是唯一真正的哲學家！至於我自己，親愛的人兒，我已經有十二年努力要去贏得這個榮譽，

我告訴妳，雖然我不是以妓女的身分工作，卻經常以妓女的身分玩樂。尤其是，我在被扇的時候，喜歡人家這樣稱呼我：這是一種激發我頭腦的詆毀言詞。

尤金妮：親愛的，我想，如果我被人稱為妓女，也不應該感到難過，只不過我確實配不上這個名字。但是，美德不是與這種不端正的行為對立的嗎？美德難道不會譴責我們所表現的行為嗎？

多爾曼斯：啊，尤金妮，抖落掉美德吧！在對那些虛偽的神進行奉獻時，對神的蔑視會讓人們經驗到一會兒的快感；難道有什麼奉獻比得上這種快感嗎？來吧，我的可人兒，美德只不過是一種怪物，對它的崇拜完全在於永恆的供奉，在於無數次的違反天性的感召。這些傾向難道可能是自然的嗎？難道大自然會讚許那種冒犯自己的行為嗎？尤金妮，不要被那些人們稱之有美德的女人所欺騙。她們的熱情與我們的熱情是不一樣的，但是她們傾聽別人，時常比較卑鄙……她們有野心，很高傲，你會發現她們自私自利，時常天生麻木不仁，她們是沒有推動力的人。請問，我們要尊敬像這樣的人嗎？不，有美德的女人是基於純粹的自私而行動或不行動。難道對自私心的奉獻，會比對個人熱情的奉獻更美好、更明智、更公正嗎？至於我，我相信後者遠勝過前者，凡是注意後者聲音的人，是遠比較明智的，這是無疑的，因為只有它是大自然的發音器官，而前者只是「愚蠢」與「偏見」的發音器官。尤金妮，從這個性器所流出的一滴精液，對我而言，比我所輕蔑的一種美德所表現的最卓越事蹟都更加珍貴。

尤金妮（兩個女人在這種解說的過程中，在某種程度上恢復了平靜。她們又穿上睡衣，正躺在一張臥榻上，而多爾曼斯坐在一張安樂椅中，靠近她們。）：但是，美德並不只有一種。例如，你認為「虔誠」如何呢？

多爾曼斯：對於不信仰宗教的人而言，「虔誠」可能是什麼東西呢？誰可能有宗教信仰呢？尤金妮，來吧，讓我們以有系統的方式推理。妳難道不認為宗教是一種協定，把人們和他們的「造物主」結合在一起，使得人們不得不藉著崇拜的方式向「造物主」證明：他們感激這位崇高的「造物主」賜給他們生存？

尤金妮：這是最好的定義。

多爾曼斯：很棒！如果證明人類的存在只歸因於大自然無可抗拒的計畫，如果如此證明人類在這個世界上就像地球本身那樣古老，人類只是像橡樹、穀粒，像在土地深處所發現的礦物，只需要繁殖，因為繁殖是地球的生存所必要，而地球的生存並不歸因於任何事物；如果證明這位上帝——愚人認為這位上帝創造了我們所知道的一切——只不過是人類理性的最遠點，只不過是當這種理性再也無法進一步運作時所創造出來的幻影；如果證明這個上帝的存在是不可能的，而大自然永遠在活動，永遠在移動，本身就擁有一些東西，讓愚痴的人們免費獎賞給上帝；如果確定這個無行動能力的神一旦被認為存在，他就是最荒謬的東西，因為他只會有一次的時間是有用的，從此以後，經歷數百萬世紀，都被固定在一種卑低的沉寂與不活動狀態之中；如果確定他一旦存在著，就像宗教對我們所描述的那樣，他就是最令人

嫌惡的東西，因為上帝的萬能本來可以阻止罪惡出現在地球，但他卻允許罪惡出現在地球；如果上面所說的一切都可以證明的話——無疑是可以證明的——那麼，尤金妮，妳相信，所謂的「虔誠」把人類和一個愚痴、無能、可怕以及可鄙的「造物主」結合在一起，難道是一種必要的美德嗎？

尤金妮，對德·聖安姬夫人：什麼！那麼，親愛的朋友，妳是說上帝的存在是一種虛幻嗎？

德·聖安姬夫人：並且無疑是最可悲的一種虛幻。

多爾曼斯：如要信仰，一個人首先一定會發瘋。尤金妮，「上帝」這種可鄙的幻影是源於一部分人的恐懼以及另一部分人的脆弱。這種幻影對於地球的計畫並沒有用，一定會傷害到它，因為上帝的意志必須是公正的，永遠不會與大自然所宣稱的「本質不公正」結盟；因為上帝必須經常要求「善」，而大自然必須只欲求「善」來補償那種有助於大自然律則的「惡」；因為上帝必須經常發揮自己的影響力，然而大自然的律則之一是永恆的活動，只能與上帝競爭，不斷與上帝作對。有人會回答說，「上帝」與「大自然」是一體的。這是很荒謬的。被創造的東西不可能等同於有創造力的東西。難道袋錶可能就是錶匠嗎？那麼很好，他們會繼續說，大自然是虛空的，只有上帝才是一切。又是一種愚蠢的說法！宇宙中一定有兩樣東西：創造的力量與被創造的東西。我們眼前的唯一工作是驗明這種創造的力量，我們必須為這個問題提供一個答案。

如果物質會發生作用，是由不為我們所知的混合因素所推動，如果「大自然」天生就能夠動；簡言之，如果大自然藉著自己的力量就單獨可以創造、產生、保存、維持，在無限的空間之中平衡所有出現在我們眼前的天體，而其一貫不變的前進步伐，讓我們充滿敬畏與讚賞，那麼，還有什麼需要尋求一種外來的力量呢？因為這種活動的能力基本上可以在大自然本身之中發現，而大自然就是活動中的物質。妳認為，妳那個神化的怪物會解決任何事情嗎？我看沒有人敢對我證明這個怪物會這樣做。就算我所說的「物質具有內在的能力」是錯誤的，我卻只面臨一種困難。當妳對我提出妳的上帝時，妳對我做了什麼呢？只不過對我提出另一個神祇。妳要我如何承認，有一件東西引起了那些我所不了解的東西，而我對這件東西甚至更加不了解？我是要藉著基督教來檢視……來獲得有關妳那個可怕的上帝的觀點嗎？那麼，讓我們來看看基督教所提出的上帝……

我在「不名譽的基督教」這個教派的上帝之中，只看到一種矛盾和野蠻的神，今天他創造出一個毀滅的世界，明天感到後悔。我在他身上只看到一個脆弱的神，永遠無法使得人類跟隨他，永遠無法強迫人類屈膝。這個東西雖然從人類身上投射出來，卻支配著人類，知道如何冒犯人類，永遠施加折磨於他們身上！這位上帝是一個多麼脆弱的人啊！他是多麼能夠塑造我們所知道的一切，卻無法以人類自己的方式塑造人類！妳會回答說，如果人類以這種方式被創造出來，人類就配不上創造他們的人。這可真是陳腔濫調！人類為何需要配得上他的上帝？如果人類被塑造出來時是完全善良的，他們就永遠不會做壞事；只有此時，所塑造

出來的人類才配得上一位神祇。允許人類去選擇，就是誘惑人類；上帝的無止境力量讓人類非常清楚結果會如何。一旦生命被創造出來，上帝就註定他自己所塑造的人要享受快樂。妳的這個上帝是一個可怕的上帝，一個怪物！難道還有一位罪人比他更值得我們憎惡，更值得我們對他施加嚴厲的報復嗎！然而，他不滿足於一件做得如此卓越的工作，他溺死人類，使他們信仰他；他燒死人類；他詛咒人類。

這一切都無法稍微改變人類。有一種生命比這個邪惡的上帝更有力量，仍然擁有自己的力量，永遠能夠蔑視他的造物主，那就是「魔鬼」。他藉著引誘的方式，不斷把「永恆的上帝」為自己所保留的一群人引入歧途。沒有什麼力量能夠克服這個魔鬼的精力施加在我們身上的支配力。但是，請用妳自己的語詞描繪妳所宣揚的那個可怕的上帝吧：他只有一個兒子，唯一的兒子，是一種短暫、奇異的性交所產生出來的。人類會罵，所以他們希望他們的主也會「罵」，而主確實從天堂把他自己的這個體面的部分送了下來。人們也許想像，這個崇高的人將要出現在天國的亮光之上，置身於一種天使般的行列中，為整個宇宙所看得到……完全不是的。那個來拯救地球的上帝，是顯示在一位猶太的妓女的胸房上，是顯示在一處獨特的豬圈中！請看看人們心目中這個人的高尚血統！但是，他的任務是很高潔的——他會解除我們的迷惑嗎？讓我們利用一會兒的時間仔細看看他。他說什麼呢？他做什麼呢？他的卓越任務是什麼呢？他將要顯示什麼神祕呢？他將要為我們規定什麼教條呢？他會表現什麼行動，使得他的光采終將閃閃發亮呢？

首先，我看到他的一段曖昧不清的童年時光，這個淫猥的人兒無疑為「耶路撒冷神殿」的祭司們做了一些很放蕩的事情。接著是十五年失蹤的時間，其間，這個無賴使用埃及學派的所有幻想來毒害自己，最後把所有這些幻想帶回猶地亞。等到他再出現時，立刻就開始胡言亂語了。他說他是上帝的兒子，而上帝是他父親的同儕。在這種關係之上，他又加上另一個幻影，他稱之為「聖靈」，他發誓，這三個人必須是一體的！這種荒謬的神祕越讓有理性的人驚愕，這個卑低的人就越宣稱：輕信這種神祕是有其價值的……拒絕它則是有危險的。這個愚痴的人辯稱：他是為了拯救我們大家，才顯現人形，其實他是上帝，在一個人子的胸房中呈現凡人的肉身；人們所將看到他表演的那些美妙的奇蹟，會很快使得所有的世人相信。在一次卑賤的晚餐中，據說這個騙子把水變成酒；在一處沙漠中，他提供食物給一些強盜吃，是他的忠心的同盟者以前藏在那兒的；他的一位好友裝死，我們這位騙子就讓他復活了；他自己跑到一座山中，在兩、三個朋友面前變了一個戲法，甚至當代最惡劣的江湖騙子也會羞愧得臉紅。

尤有進者，這個無賴很嚴厲地詛咒所有不相信的人；無論哪一位傻瓜，只要聽他的，他就答應他們進天堂。他什麼也沒寫，因為他無知；他很少談話，因為他很愚笨；他事情做得更少，因為他很脆弱；最後，這位江湖騙子的煽動性言論，使得官員們再也無法忍受，於是把他釘上十字架。他在被釘上十字架之前，告訴那些追隨他的無賴說，只要他們召喚他，他都會下來，讓他們吃他的身體。他遭受到折磨，他加以忍受。他的爸爸，也就是那位崇高的

上帝，使他敢於斷言自己會下來。這位爸爸相當救援他，而他，這位無賴，被加以利用，像是最後一位亡命之徒——他就是亡命之徒的適當首領。

他的親信聚集在一起：「我們完都完了，」他們說，「我們所有的希望都會破滅，除非我們趕快想出一種狡猾的方法來救我們自己。我們來把看守耶穌的守衛灌醉，然後偷走屍體，散布消息，說他復活了：這個伎倆是很穩當的。如果我們讓人們相信這種狡猾的手法，那麼，我們的新宗教就可以建立、傳播；它將引誘所有的世人……開始進行吧！」這一招施展下去，獲得了成功。有多麼多的惡棍是把厚顏當做長處啊！屍體被偷走了，愚人、女人、小孩都使勁地大叫出來，「奇蹟！」無論如何，在這個剛出現這種驚人異事的城市中，在這個污染了上帝的血的城市中，並沒有人喜歡相信這個上帝，並沒有一個人轉而去信上帝。尤其是，這件事並不值得傳播，所以沒有歷史家提到它。只有這位騙子的門徒認為，他們可以從這種欺騙行為中獲利，但不是在那個時辰。

這種細節是很重要的；我們要好好注意。他們經過幾年之後才去利用這種策略。最後，他們在這種策略上建立了有關他們的不健全學說的不可靠結構。人們都喜歡新奇的東西。世人厭倦了皇帝的專制，同意需要有一次革命。人們聽說有這些騙子，這些騙子有了很快速的進展；那是涉及各種錯誤的故事。不久，愛神和戰神的聖壇都變成了耶穌和瑪利亞的聖壇。有關這位騙徒的傳記出版了；乏味的虛構吸引了容易受騙的人。書中描述他說了一百件事，其實他自己都沒有想到這些事。他的一些傻話立刻成為他的道德的基礎。一旦這種傳奇向窮

人宣導，「慈善」就變成最重要的美德。怪異的儀式被建立，美其名為「聖餐」。其中最令人生厭和最可鄙的一種聖餐是這樣的：一位犯了很多罪的祭司，卻藉助於一些魔咒而在一口麵包中把上帝引回來。請記住，如果這種可恥的儀式在剛出現時，人們對它只表現出應有的輕視態度，那麼，它就可能完全毀滅。但是，人們卻對它進行迫害，於是，這種儀式就欣欣向榮了，這是無可避免的。

甚至在今日，如果人們大肆嘲諷它，它也會崩潰的。巧妙的伏爾泰只使用嘲諷的方式，而在所有的作家中，他可以慶幸自己擁有最多的信徒。尤金妮啊，這些就是上帝與宗教的歷史。請考慮這些神話所應得的待遇，對它們採取一種堅決的態度。

尤金妮：我的選擇是很明確的。我輕視很多的這些不健康的幻想。雖然我最近因為脆弱或因為無知而執著於這個上帝，但從此以後，這個上帝對我而言將是一個可怕的對象。

德·聖安姬夫人：要對我發誓，不要想到這個上帝，不要再關心他，不要在妳生命的任何時刻召喚他。只要妳一息尚存，都不要回歸到他身上。

尤金妮，投向德·聖安姬夫人的胸房：我在妳的懷抱中發誓！我多麼容易看出，妳的要求是為了我好，妳不會讓這種過去的事情擾亂我的安靜！

德·聖安姬夫人：我還可能有什麼其他動機呢？

尤金妮：但是，多爾曼斯，我認為，對於美德的分析促使我們去檢視宗教。現在，讓我們回到前者。這種宗教雖然完全可笑，但其中難道沒有存在著它所規範的一些美德，而其培

養有助於我們的快樂嗎？

多爾曼斯：好吧，我們來看看。雖然妳以及有關妳的一切都是「貞潔」的影像，但是，「貞潔」難道就是妳自己的眼睛一看就會毀掉的那種美德嗎？如果妳必須與大自然的所有運作爭鬥，妳會聽命去做嗎？妳會犧牲所有大自然的運作，以贏得「不曾有缺點」的虛榮與荒謬榮譽嗎？請妳以公正的態度回答我，美麗的年輕朋友：妳認為會在這種荒謬與危險的靈魂純潔之中發現相反的惡德所帶來的快樂嗎？

尤金妮：不會，我必須說，我在其中沒有看到什麼。我一點也不想要「貞潔」，而是強烈地想要與它相反的「惡德」。但是，多爾曼斯啊，難道慈善和仁愛不會為一些敏感的靈魂帶來快樂嗎？

多爾曼斯：那些只會產生忘恩負義的美德，就讓它們遠離我們而去吧！但是，我的迷人的朋友啊，千萬不要受騙：仁慈其實是驕傲的惡德，不是靈魂之中一種真正的美德。它從來就不是單純地想要表現善良的行為，而是表面上假裝要幫助一個人的同胞。如果一個人剛施捨出去的東西不會被盡可能多的人所知道，他就會非常惱怒。尤金妮，妳也不要跟一般人一樣認為，這種行為只會產生非常美好的結果。我自己就認為，這種行為其實是最大的欺騙行為；它使得窮人習慣於別人的施捨，導致他們的精力衰退。一旦窮人能夠期望你的慈善的施捨，他就不再工作，一旦沒有獲得慈善的施捨，他就會成為小偷或殺手。我到處聽到人們想出方法要根絕行乞的行為，但又同時盡可能去鼓勵行乞的行為。妳想要在臥房中沒有蒼蠅嗎？

那麼，不要放糖來引誘蒼蠅進入臥房。妳希望法國沒有窮人嗎？那麼就不要施捨他們，尤其要關閉救濟院。那些出生在貧苦中的人，一旦知道自己無法依靠這種危險的東西，就會為自己謀生，聚集大自然所提供他們的各種資源，以脫離開始時的這種困境，他們就不會再向妳要求施捨。請硬下心腸把那些可憎的救濟院夷為平地，因為妳在那兒安置可憐、可怕的陰溝產物，從那兒，每天都有一群新出現的人湧入社會之中，其唯一的希望就在於妳的錢包。我請問，如此謹慎地保留這種人，是基於什麼目的呢？有人害怕法國人口會滅絕嗎？哈！不用怕。

我們這個國家最大的缺點之一是人口過多；由於國家財富有限，這種人口過多的現象會造成很多方面的不足。這些過多的人就像寄生的樹枝，由於只靠樹幹的營養生活，最後總會使得樹幹衰竭。請記住，無論在什麼樣的政治組織中，每當人口超過社會的生存所需要時，社會就會衰微。請好好檢視法國，妳就會觀察到，這就是法國的情況。結果是什麼呢？很清楚。中國人比我們聰明，他們非常小心地避免人口過多所造成的危險。他們不為放蕩行為的可恥結果，即過多的人口，建救濟院；他們不保留過多的人口，他們將之放棄，就像他們放棄消化後的排泄物。他們不為窮人設立機構；中國人完全不知道這種東西。在中國，每個人都工作，在那兒，每個人都快樂，沒有什麼東西會削弱窮人的精力，每個人都會像尼祿（Nero）一樣說：窮人是什麼？

尤金妮，對德·聖安姬夫人：親愛的朋友，我的父親的想法完全跟多爾曼斯先生的想法

一樣：他一生也是不曾做過一件好事，並且不斷責罵我的母親把錢花在慈善事業上。我的母親參加「母性會社」、「慈善俱樂部」；我想不出她沒有參加哪一個協會。我的父親要她停止這一切，他說，如果她再做出類似的愚蠢事情，就要把她的津貼削減到最低的程度。

德·聖安姬夫人：尤金妮，最荒謬同時又最危險的事情，莫過於這些協會。就是因為這些協會，還有免費的公立學校以及慈善機構，所以我們現在才生活在可怕的混亂狀態中。親愛的，我請求妳，永遠不要提供施捨物。

尤金妮：這一點妳不用擔心。我的父親很久以前就叫我不要這樣做，我不會受到「仁慈」的誘惑，因此不會忽視他的命令……不會忽視我內心的意向，以及妳的願望。

多爾曼斯：大自然已經賦予我們每個人仁慈的感覺，我們不要將這種仁慈的感覺浪費在別人身上。別人所遭受到的悲愁，對我算什麼呢？我自己不是已經有足夠的悲愁嗎？不必用自己所陌生的那些悲愁來折磨自己。但願我們自己的感性的爐床只溫暖我們自己的快樂！當它有利於我們自己的快樂時，就讓我們感覺到；當它並不有利於我們自己的快樂時，我們絕對要堅強。一旦如此嚴謹地節省我們的感情，明智地使用感性，就會出現一種有時會令人感到愉快的無情。一個人無法經常做壞事；雖然因此無法享有做壞事的快樂，但我們至少可以從來不做好事，從這種次要但卻刺激的邪惡中發現同等的快感。

尤金妮：天啊，你的論述讓我感到多麼激動啊！我相信我寧願死，也不願聽命去做一件好事。

德·聖安姬夫人：如果有機會做壞事，妳會樂意去做嗎？

尤金妮：誘惑我的女人啊，請妳鎮靜。我要一直等到妳完成對我的教導後，才回答這個問題。多爾曼斯啊，就你所告訴我的一切而言，世界上最沒有關係的事，莫過於做好事或做壞事。難道我們不是應該只取決於我們的嗜好、我們的性情嗎？

多爾曼斯：啊，尤金妮，請不用懷疑，「惡德」與「美德」這兩個詞語，對我們而言就包含了狹隘的觀念。無論妳可能以什麼不尋常的方式去想像，世界上並沒有真正有罪的行為，也沒有可以真正稱之為善良的行為。一切都關係到我們的生活方式以及我們生活其中的地方。一種行為在這兒是一種罪惡，但在離這兒幾百里格遠的地方卻時常是一種美德；另一個半球的美德，在我們這個半球之中很可能變成罪惡。可怕的事情總會在某個地方被視為神聖，美德總會在某個地方受到糟蹋。如果只有地理決定一種行動是否值得讚美或譴責，那麼，我們就不能太看重那些荒謬與無益的感情，而是要全副武裝反抗它們。就算我們的行動引起人們的輕視，但卻能夠為我們帶來一點點肉慾的快感，那麼，我們也要毫無恐懼地對人們的輕視表示歡迎。

尤金妮：但是，我無論如何還是認為，一定有些行為本身很危險，很邪惡，在世界各地都被認為是罪惡。

德·聖安姬夫人：親愛的，沒有，沒有的，甚至偷竊、亂倫、謀殺或殺父也不是。

尤金妮：什麼！這些可怕的事情也在什麼地方被人容忍嗎？

多爾曼斯：它們已被視為、尊為示範的行為，然而在其他地方，深情、正直、仁慈、貞潔，簡言之，所有我們的美德，已經被認為是惡行。

尤金妮：我會請你對我說明此事。我要求對這些罪惡中的每一種加以簡明的分析，但是我請求你先說出你對年輕女孩的放蕩行為的看法，然後是對已婚女人的通姦行為的看法。

德·聖安姬夫人：那麼，尤金妮，注意聽我說明。如果說一個女孩一斷奶，就必須繼續成為父母意志的犧牲品，一直到她死為止，那是很荒謬的。在這個專注於人權和普遍關心自由的時代，女孩不應該繼續相信自己是家庭的奴隸，因為情況很清楚，家庭對她們所施加的這種支配力量是完全虛幻的。關於這麼一個有趣的問題，讓我們諮詢大自然吧。那些支配動物的律則，更加嚴格地符合大自然；但願這些律則暫時提供我們實例。在動物之中，父親的責任難道有超越主要的生理需求嗎？小動物不都是擁有父母所有的自由，所有的權利嗎？一旦牠們能夠單獨走路，自己吃東西，從此刻開始，生產牠們的父母難道還能夠認識牠們嗎？小動物難道有在任何意義上自認依賴誕生牠們的父母嗎？當然沒有。因此，人類的孩子憑什麼要盡其他義務？這些義務的基礎還不是父親的貪婪或野心？嗯，我要問，如果一個開始要去感覺與推理的女孩屈服於這種限制，那是公正的嗎？難道不是一「偏見」獨自設計出這些鏽嗎？最荒謬的事情莫過於：看到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女因為必須壓抑慾望而憔悴，她等待著，並且在等待的時候忍受比地獄的折磨更痛苦的事情，一直到已經先使她度過可憐青春歲月的父母，又進一步犧牲她更成熟的歲月，讓她成為奸詐的貪婪心理的犧牲品，不顧她的願

望，把她嫁給一個丈夫，而這個丈夫並沒有什麼事情可以讓她喜愛，不然就是他的一切都被她所憎恨。

啊，這是最荒謬的事情。尤金妮，這是最荒謬的事情。這種束縛很快就會被切除。一旦女孩達到能夠推理的年紀，就必須脫離父親的家。在接受公開的教育後，她需要在十五歲時離開自己的女主人，想成為什麼就成為什麼。她會被引入罪惡之中嗎？哈！那又有什麼關係？一個女孩同意要為所有要求她的人提供快樂，這種服務難道不是比她單獨為丈夫所提供的服務更重要無數倍嗎？女人的命運是要表現得淫蕩，像母狗、母狼；她必須屬於所有要她的人。如果以一次的婚姻的荒謬束縛限制住女人，那就是違反了大自然強加在她們身上的命運。

希望人們的眼睛會張開；在我們保證每個人的自由時，希望那些不快樂的女孩的命運不要受到忽視。如果她們不幸被遺忘了，那麼，讓她們主動擺脫習俗和偏見，勇敢地摒棄其他人用以壓制她們的可恥鎖銬。她們會很快征服習俗與意見。人類將會變得更加明智，因為他們將會變得更加自由，將會感覺到，那些輕視這種行為的人是不公正的，也將會感覺到，屈服於大自然的催促，雖然被那些遭受束縛的人視為一種罪惡，但自由的人卻不再這樣被認為。

因此，尤金妮啊，要先開始承認這些原則的正當性，無論花費什麼代價，也要掙脫妳的枷鎖。對於一位愚蠢的母親，妳只應表示憎意與詛咒，對於她那無益的告誡要嗤之以鼻。如果妳那身為浪蕩子的父親對妳有所欲求，那麼，要很高興地去找他，讓他享有妳，但是在享有妳時不要束縛妳。如果他想要奴役妳，那妳就要掙脫束縛。已經不只一個女兒以這種方式

對待父親。屌，用一個字來說就是屌：妳生在這個世界就是為了這件事。除了妳的力氣與意志有限制之外，妳的快樂是沒有限制的。地點、時間、對象方面都沒有例外。在所有的時間，在所有的地方，每個人都必須滿足妳的快樂。禁慾是一種不可能的美德，一旦大自然的權利遭受傷害，它就會立刻以一千種痛苦來懲罰我們。只要法律像今日的情況，我們就要有判斷力：高聲的意見強迫我們這樣做，但在私底下與沉默中，讓我們為被迫公開表現的殘酷貞潔自我補償吧。

要讓我們的少女努力去找一位伴侶，這位伴侶在世界上自由自在，可以祕密地讓她品嚐世界的快樂。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就讓她努力去引誘她四周的監視者，要求他們允許她去賣淫，答應把他們能夠藉她賺的錢都歸他們。僅僅這些監視者，或者她們所會發現的女人，即人們所謂的鴿母，不久就會滿足少女的需求。然後要讓她去欺騙周圍的每個人，包括兄弟、表親、朋友、父母。要讓她去獻身於每個人——如果這是隱藏她的行為所需要的。如果需要的话，甚至要讓她去犧牲自己的嗜好與感情。一種陰謀也許會令她不悅，她只會基於策略而接受這種陰謀，但卻會立刻引導她去接受另一種更適意的陰謀，於是她就進入狀況了。但是，不要讓她回歸到童年的偏見、威脅、勸誡、責任、美德、宗教、忠告，要讓她一點也不要去關心其中的一者或很多者。只要是容易讓她再度陷入奴役狀態的事物，只要是——簡言之——無法催促她走向浪蕩行為深處的事物，她都要倔強地拒絕或輕視。

我們的父母預測到浪蕩生涯所帶來的災難，這是很愚蠢的行為。到處都會有荊棘，但是，

在惡德的途徑上，卻會有玫瑰在上面開花。在美德的泥濘途徑上，大自然並不會讓任何人微笑。在惡德的途徑上，所要害怕的陷阱是人們的意見，但是勇敢的女孩，藉著一點沉思，都可以置那些可鄙的意見於不顧。尤金妮啊，經由尊敬所得到的快樂，只不過是道德的快樂，只有一些人會接受，而「屌」的快樂卻可以取悅每個人，而其迷人的特性，不久就會掩蓋虛幻的輕視——雖然一些頭腦冷靜的女人嘲笑大眾的觀點，更加感到快樂，難免遭受這種虛幻的輕視。屌啊，尤金妮，屌啊，我的安琪兒；你的身體是你自己的，僅僅是你自己的；在整個世界中，只有你自己有權利以自認適當的方法去享受它。

要從你生命中最美好的時期去獲得好處。這些黃金般的快樂歲月太短暫了。如果我們很幸運而能享受它們，那麼，在老年時就有美妙的記憶安慰與娛樂我們。一旦這些歲月浪費了……我們就會被最痛苦的悔恨感覺所折磨，椎心的懊悔會與老年的痛苦結合在一起，而墳墓的致命攻擊則全是眼淚與荊棘……但是，你會那麼瘋狂以致希望永生不死嗎？

因此，親愛的，妳藉著「屌」將留存在人類的記憶中。盧克雷希亞（Lucretia，羅馬烈婦——譯註）不久就會被人遺忘，而希奧朵蕾（Theodora，拜占庭帝國女皇——譯註）和梅莎莉娜（Messalina，羅馬淫蕩女皇——譯註）會成為生活中最美好和最常出現的談話的主題。尤金妮啊，一個人怎麼可能不做此選擇？因為它可能在我們的頭髮中編飾這個世界的花兒，然而當我們離開這個世界時，也讓我們懷有受到尊敬的希望。我說，一個人怎麼可能不喜歡這種過程，而去喜歡另一種過程？因為另一種過程，只會使得我們很愚蠢地在這世界上過著

單調的生活，在我們死後只留給我們輕視與遺忘。

尤金妮，對德·聖安姬夫人：哦！親愛的，這些引誘性的言語多麼激動我的內心，迷住我的靈魂！我處在幾乎無法描述的狀態中……我請求妳，妳能夠讓我認識這些女人中的幾位嗎？……（顯得很擔心）如果我要她們允許我賣淫，希望她們會讓我這樣做。

德·聖安姬夫人：尤金妮，此刻以及直到你變得較有經驗的時候，此事是完全由我來處理。請信任我，尤其是相信一件事：為了掩飾妳的過度行為，我採取了警戒措施。我的弟弟以及這位教導妳的可靠朋友，是我希望妳最先獻身的對象。之後，我們會發現其他人。不要擔心，親愛的人兒，我將會讓妳從一種快感飛翔到另一種快感，我會讓妳浸泡在一種歡樂之海中，我會讓妳的酒杯溢滿，我的安琪兒，我會讓妳墜足。

尤金妮，投向德·聖安姬夫人的懷抱：哦，最親愛的，我仰慕妳，妳將會擁有一位最順從的學生。但是，我認為，妳在較早的談話中曾告訴我，如果一個年輕女人過放蕩的生活，那麼她所要嫁的丈夫以後都會知道。

德·聖安姬夫人：親愛的，沒錯，但是有些祕密可以用來消除破綻，我答應讓妳知道這些祕密。就算妳像安東妮特（Antoinette）一樣去屌，我也負責讓妳像出生那天一樣是個處女。

尤金妮：哦，可愛的人兒！來，繼續教導我。要快一點；把一個女人在婚姻中應有的行為教給我。

德·聖安姬夫人：親愛的，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一個女人無論是否已婚或寡婦，都不能有任何事情做為目標、工作，或欲求的對象——除了讓自己從早被扁到晚：這是大自然創造女人的唯一目的。但是，如果為了回應大自然的這種意向，我要求女人將童年的所有偏見棄之如糞土；如果我規定女人要以最正式的方式反抗家庭的命令，對所有親人的忠告表示最強烈的輕視，那麼，尤金妮，妳會跟我一樣認為，在所有要加以打破的束縛之中，我應該很確定地說，最先要打破的是婚姻的束縛。

是的，尤金妮，請想想，一個年輕的女孩，幾乎還沒有離開父親的房子或她自己的公寓，對事情一無所知，沒有經驗：突然之間，她必須從那兒投進自己不曾看到的一個男人的懷抱，被要求走到聖壇旁，被迫對這個男人發誓要服從，要忠實，這對於她而言是更加不公正的，因為她在內心深處只存有想要違反誓言的最強烈慾望。尤金妮，在整個世界之中，難道有一種比這更可怕的命運嗎？無論如何，無論她的丈夫是否讓她高興，無論她的丈夫是溫柔地對待她，還是虐待她，看啊，她是結婚了。她的榮譽將她與自己的誓言結合在一起；如果她不去顧慮誓言，就會損及榮譽，她一定會被判罪或加上桎梏：無論是哪一種情況，她都一定會因為絕望而死亡。啊，不，尤金妮，不！我們出生並不是為了這個目的。那些荒謬的法律是男人的傑作，我們不能屈服於這些法律。而離婚呢？離婚能滿足我們嗎？也許不能。在較早的束縛中我們所無法獲得的快樂，難道就較可能在以後的束縛發現嗎？

因此，我們要為這種荒謬的結合所強加的所有束縛而暗中自我補償；讓我們確知：這種

混亂狀態，無論我們將它導向什麼極端狀態，絕沒有違逆大自然，反而是我們對大自然的一種尊敬。如果我們遵從大自然只讓我們人類才具有的那些慾望，我們就是服從大自然的律則；只有在抗拒那些慾望時我們才冒犯了大自然。男人認為女人通姦是一種罪，他們敢於以死罪懲罰我們。尤金妮啊，通姦只不過是自然律所准許的「宣告無罪」，那些專制的人的一時興致，是永遠無法將這種自然律廢止的。但是丈夫們說：「要我們公開把妳們淫蕩的行為所生的孩子視為我們自己的孩子，當做我們的孩子加以擁抱，這不是很可怕嗎？」這是盧騷所提出的異議；我承認，這是人們反對通姦的唯一微微真實的理由。好吧！過著放蕩的生活同時又不害怕懷孕，難道不是極為簡單的事嗎？如果由於我們的疏忽或不謹慎而導致懷孕，那不是更容易檢查出來嗎？但是，我們會再回歸這個問題，所以讓我們現在只處理核心的問題。我們會看出，這種論辯儘管第一眼看來似乎多麼可信，但無論如何是很荒唐的。

首先，假定我跟我的丈夫睡覺，假定他的精液湧進我的子宮的深處，而我在同一個時間也去找十個男人，那麼，我並無法向我的丈夫證明我所懷的孩子不是屬於他。孩子很可能是屬於他；在這種不確定的情況下，他不能否認一件可能是他自己所做的事情。既然可能是他自己所做的事，那就是他自己所做的事。任何男人只要以懷疑的心理苦惱自己，他就是自找苦惱；縱使他的妻子是一位處女，他也會以擔憂的態度折磨自己，因為他不可能相信女人，他會認為，一個多年表現得很好的女人也可能在某一天表現得不好。因此，如果這個丈夫善疑，他在任何情況下都會如此，他永遠不會相信自己所抱的孩子真的是自己的孩子。既然他

在任何情況中都可能懷疑，那麼，有時讓他的懷疑成為正確的懷疑也無妨，反正他都是不快樂的，因此就讓情況如此吧。嗯，假定他是在完全錯誤的情況中：請想像他是在愛撫妻子的放蕩行為所產生的孩子。那又有什麼罪惡呢？我們的財產不都是共有的嗎？我在家中引進了一個必須享有一份財產的孩子，又會引起什麼禍害呢？這個孩子所將擁有的財富，將是我的那份財產，他並不會從我溫柔的伴侶身上偷走什麼果西。我認為，這個孩子所將繼承的這部分財產，是取自我的嫁妝。因此，這個孩子和我都不會從我的丈夫身上取走任何東西。如果這個孩子是他的，那麼，這個孩子是基於什麼權利要求得到我的一份財產？還不是基於「這個孩子會成為我的後代」這個理由？很好，這個孩子將繼承這一份；由於同樣的親密結合，這一份是孩子合法應得的。就因為這個孩子屬於我，所以我將之視為我的財富的一份。

妳要譴責我什麼呢？孩子獲得贍養了。「但是，妳欺騙妳的丈夫；不誠實是可怕的。」「不，這是一報還一報，」我說，「此事結束了。首先，我被他強加在我身上的依戀之情所騙，所以我報復了，還有什麼事情更簡單的呢？」「但是，妳的丈夫的榮譽遭到真正的傷害。」「這是多麼荒謬的想法啊！我的放蕩行為一點也沒有影響我的丈夫；我的放蕩行為是個人犯錯。這種所謂的恥辱在一世紀前確實意味著什麼，但是我們在今日已經排除了幻象；我的丈夫不會因為我的放蕩而受到傷害，就像我不可能因為他的浪蕩行為而受到傷害。我可能與整個世界的人屌，一點也不會傷害到他。因此，這種所謂的傷害只是一種虛構，其實是不可能真正存在的。現在假定是兩種情況中的一種：我的丈夫是一個粗魯、善妒的人，不然

就是他是一個脆弱的人。就前者而言，我的最好方法是報復他的行為。就後者而言，我並不會使他痛苦；如果他是坦誠的，那麼「我在享樂」的這個事實將會讓他很快樂；高尚的男人都會喜歡看到自己所仰慕的人在享受快樂。」「但是，如果你愛他，妳會希望他做同樣的事嗎？」「啊，如果妻子決定要吃丈夫的醋，那麼她就要受苦了！如果妻子愛丈夫，就讓妻子滿足於丈夫所給她的吧，不要試圖去束縛他；她不僅不會成功，並且不久也會被他所厭惡。只要我很理性，我將不會因為丈夫的放蕩而痛苦。如果他也這樣對我，家中就會一團和氣。」

讓我們重述要點：無論通姦的問題是什麼，就算通姦為家中引進不屬於丈夫的孩子，但是，因為孩子是妻子的，所以孩子有權利繼承妻子的一部分嫁妝。如果丈夫聰明的話，他一定要把孩子看成是妻子前一次婚姻所可能生的孩子。如果他一無所知，情況也不會更糟，因為一個人不會因為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而感到痛苦。如果通姦並沒有造成任何結果，如果丈夫並不知道，那麼就沒有法律專家能夠證明罪惡的存在。此時，通姦對丈夫而言是一種完全無關緊要的事，因為他一無所知，但對妻子卻是非常美妙的事，因為她感到很快樂。如果丈夫發現了通姦，那麼通姦就不再是一種罪惡，因為在未被發現的一會兒之前，它並不是罪惡，而它並不會因此改變其性質。如果有罪惡，那是在於丈夫發現通姦；嗯，這種過失只歸因於丈夫，與妻子沒有關係。

因此，以前懲罰通姦者的那些人只是劊子手，他們專制又善妒，他們以主觀的觀點看待一切，以不公正的方式認為，只要是冒犯他們，就是罪惡，好像一種個人的傷害可以經常被

認為是一種罪惡，好像一個人可以很公正地把一種行為描述為一種罪惡，而事實上這種行為並沒有傷害到大自然或社會，反而顯然有助於大自然與社會。然而，有時通姦很容易被證明，雖然並不見得因此更加是罪惡，但對女人而言卻更加尷尬，例如，丈夫性無能或無法產生後代。由於妻子容易感受快樂，而丈夫不容易感受快樂，所以妻子的舉止無疑變得比較公開。但是，難道她就應該因此感到不安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她所必須採取的一種預防措施是：不要懷有孩子，或者如果這種預防措施失敗了，就要去墮胎。如果由於丈夫有不適當的嗜好，妻子必須因此自我補償，那麼，妻子首先必須滿足丈夫，不要表示嫌棄，並配合他的嗜好，無論他的嗜好可能是什麼性質；其次，她要讓他知道，既然她滿足了他，所以她有權利獲得對應的滿足；她可以向他要求完全的自由，以回報她賜給他的自由。丈夫可能會拒絕，也可能會同意。如果他同意了，就像我的丈夫一樣，她就聽任他支配，加強她的服務，加強對他的幻想的順應。如果他拒絕了，那麼她就完全隱藏自己所做所為，暗中安靜地屌著。如果她性無能呢？那麼，她就離開他。但是，無論可能是什麼情況，她都要放縱自己：她要屌，我的小寶貝，在特殊的情況中也是如此，因為我們是生而要屌，因為當我們屌時，我們是服從並實現大自然的律則，也因為所有人為的法律都違反大自然的律則，其制定只是要我們去輕視它們。

女人是容易受騙的愚人：她們受到荒謬的婚姻所束縛，無法放縱於自己的嗜好之中，她們害怕懷孕，害怕傷害丈夫，或者害怕更愚蠢的事情——玷污她們自己的聲名！尤金妮，妳

剛看到，是的，妳剛感覺到，女人是多麼容易受騙，因為她們很卑微地把自己的快樂和生命的一切喜悅奉獻給最荒謬的偏見。哦，讓她們安然無事地屌吧。難道一種虛假的榮光、一些無益的宗教期待，就可以平衡她的犧牲奉獻嗎？不；不，美德、惡德，全都會在墳墓中混淆。幾年之後，難道大眾就會讚揚美德，譴責惡德嗎？不會的，我再說一次，不會的，而那些生前沒有享受歡樂的可憐蟲，哎，在死時並不會獲得獎賞。

尤金妮：我的安琪兒，妳完全說服我了，妳直接說中我的偏見，妳迅速處理了我的母親灌注在我心中的謬誤原則！哦，我明天就要結婚，以便立刻把妳的格言付諸實行。妳的格言多麼有誘惑力，多麼真實，我多麼喜愛它們！親愛的，妳剛對我說的事情之中，只有一件事讓我感到困惱，並且由於我完全不了解，我也請求妳加以說明：妳說，妳的丈夫在跟妳享樂時，並沒有採取會生小孩的姿勢，那麼，請告訴我，他都怎麼做？

德·聖安姬夫人：我跟丈夫結婚時，他年紀已經很大。在我們的新婚之夜，他把他的幻想告訴我，並向我保證說，他永遠不會干涉我的幻想。我發誓聽他的話。從此以後，我們一直生活在最美妙的獨立狀態中，生活在彼此的了解中。我的丈夫會一時興起，要我吮吸他的性器，而這種動作的自然結果，就是以下這種最不尋常的情況：我對著他彎身，臀部剛好對著他的臉孔，同時愉快地從他的睪丸抽出精液，此時我必須在他嘴中拉屎！……他把屎吞下去！……

尤金妮：這是最不尋常的想法！

多爾曼斯：沒有一種想法可以稱之為不尋常的：一切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大自然在創造人類時，很樂於讓人類的嗜好有所變化，就像它讓人類的臉孔有所不同一樣。大自然讓我們的五官有所變化，我們不應感到驚奇，就像它讓我們的感情有所變化，我們也不應該感到驚奇。你的朋友剛提到的幻想是最為流行的；無數的人，主要是某種年紀的人，非常沉迷於這種幻想。尤金妮，如果有人要求妳這樣做，妳會拒絕合作嗎？

尤金妮，臉變紅：根據我在這兒所被灌輸的準則，我能夠拒絕任何事情嗎？我只要求你們原諒我表現得很驚奇。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一切淫蕩的行為。我必須首先去想像這種行為。但是，在解決問題與表現行動之間，我相信我的導師能夠放心：其中不會有距離，除非他們自己強加距離。無論這一切情況可能如何，親愛的，妳有同意去做妳的丈夫要妳做的這種事情而贏得自由嗎？

德·聖安姬夫人：尤金妮，我贏得最完全的自由。就我而言，我做自己想做的，他沒有加以阻礙，但是我沒有情人：我太喜歡快感，不會有情人。多情的女人是不幸的女人；只要有了一個情人，她就會迷失。然而，十種放蕩的情景，如果她想要的話，每天重複，一旦達成，就會消失在夜晚的沉寂之中。我很富有：我雇用年輕人，他們以隱密的身分屌我，我四周都是迷人的僕役，只要小心謹慎，保證可以跟我享受到最美妙的快感；如果他們開口宣揚，一定會被掃地出門。親愛的，妳不知道，我這樣做，讓我浴在泉湧般的快樂之中。我會經常催促每個以我為榜樣的女人去表現這種行為。在我十二年的結婚生活中，已經有一萬

或一萬兩千個以上的人屏過我，……在我所結交的朋友中，我被認為是行為良好的人！別的女人會擁有情人；當她們把第一個情人換成第二個情人時，她就完了。

尤金妮：這似乎是最安全的行為方式；我一定會採取這種方式。我必須像妳一樣嫁給一個富有的人，尤其是一個有幻想的人……但是，親愛的，妳的丈夫完全受制於他自己的嗜好嗎？他不曾向妳要求別的事情嗎？

德·聖安姬夫人：在十幾年之中，他不曾有一天對他自己不忠實，除了我出遊時，他會以他很想要我帶進家中的一個很漂亮的女孩來取代我，並且事情進行得很順利。

尤金妮：但是他不僅止於那樣，是嗎？家裡以外會有其他東西吸引他，調劑他的快樂，是嗎？

多爾曼斯：尤金妮，當然有，夫人的丈夫是現今最有名的浪蕩子之一，他一年花費十萬金幣以上的錢，沉迷在妳的朋友才在一會兒向妳描述的那種淫猥嗜好上。

德·聖安姬夫人：說真的，我懷疑數目更高。但是，我不介意他的過分花費，因為這樣反而為我自己的過分花費背書，也掩飾我的過分花費。

尤金妮：我請求妳詳細談談年輕人，無論是否已結婚，可能避免懷孕的方法，因為老實說，我非常害怕懷孕，無論是我所必須嫁的丈夫所造成的結果，還是浪蕩行為所造成的結果。妳剛才在談到妳的丈夫的嗜好時指出一種方法，但是，這種享樂的方式對男人可能是高度令人滿意的，然而對女人卻似乎不是很令人快樂的。我希望妳討論我們的那種調情行為，因為這

種調情行為免於我所恐懼的危險。

德·聖安姬夫人：一個女孩懷孕的風險，是與她讓男人入侵她的孔兒的次數成正比的。所以她要小心地避免這種品嚐快感的方式。如果不提供孔兒，則她可以隨意提供自己的手、嘴、乳房或屁股。最後這種通道將會為她帶來很大的快感，遠勝過任何其他通道。藉著其他方式，她也可以提供快感。

就第一種情況來說，也就是用手愛撫，尤金妮，女人是以妳一會兒前所觀察到的方式進行。女人搖動她的朋友的性器，好像在抽動它。經過一會兒的刺激後，精液會射出來，同時男人吻妳，愛撫妳，用這種液體弄濕妳的身體中他最喜歡的部分。如果女人希望這種液體噴在乳房上，那麼她就躺在床上，將男人的陰莖固定在兩個乳頭之間，擠壓乳頭，過了一會，男人就會射精，有時甚至射到臉部。這種方式是最不銷魂的，只適合一些女人，她們的乳房因不斷使用而變得有彈性，也很寬鬆，而這是緊緊夾住男人的性器所需要的。從嘴部所獲得的快感則令人快樂無數倍，對男人和女人而言都是如此。最好的方式是女人側臥，與屏她的男人方向相反，並躺在他的身體上：他把陰莖放進妳嘴中，而他的頭位於妳的大腿之間，做妳為他所做的事，以為回報：他把舌頭伸進妳的孔中，或者在陰核上舐著。在使用這種姿勢時，女人要表現得很有精神，抓著臀部，兩個人要觸摸與輕搔彼此的屁股眼，如要達到完全的銷魂境地，這是經常需要的。有精神的情人，那些充滿想像力的情人，會吞下射進嘴中的精液，巧妙地享受一種美妙的快感：彼此以機械的方式，把這種珍貴的液體從平常的目的地

轉變到他們的身體裡面。

多爾曼斯：尤金妮，這是一種美妙的的方法。我推荐妳去做。這樣做是剝奪了生殖的權利，違反了愚人所謂的自然律，真的是非常迷人。大腿、腋窩有時也為男人的性器提供避難所，提供他安全的地方，讓他的精液可以射出，卻不會有懷孕的風險。

德·聖安姬夫人：有些女人把海綿塞進陰道裡面。海綿會截取精液，使它不致湧入生殖所在的地方。有的女人要求屌她們的男人使用一種用威尼斯的皮所製造的小袋子，本國語叫保險套，精子會充滿其中，不會流出去。但在所有可能的方法之中，屁股所提供的方法無疑是最美妙的。多爾曼斯，我把這一部分的論說留給你。還有誰可能比你更能夠描述一種嗜好？

——如果需要為這種嗜好辯護的話，你會犧牲生命為它辯護。

多爾曼斯：我承認我的嗜好。我也承認，在這個世界上，這是最喜歡的享樂方式。無論在男性或女性之中，我都很崇拜這種方式。但是，我要坦白說，一個少年的屁股所提供給我的快感勝過一個女孩的屁股。「肛交者」一詞是用來指那些擅長此道的人。尤金妮啊，一旦一個人成為「肛交者」，他就不能半途而廢。屌女人的屁股只不過是肛交者的第一部分。大自然其實是希望男人在男上身上進行這種奇技，並且大自然也特別讓男人有這樣的傾向。如果說，這種癖好冒犯了大自然，那是很荒謬的。既然是大自然讓我們有這種想法，怎麼可以說這是荒謬的？難道大自然會主導那種使它自己墮落的事情嗎？不會的，尤金妮，完全不會的。這種方法跟其他方法一樣，是服侍大自然的好方法，也許這是人們非常虔誠地崇拜大

自然的所在。繁殖是歸因於大自然的寬容。如果一種行為挑戰大自然的萬能，大自然怎麼可能把它規定為法律呢？因為繁殖只不過是大自然的主要意向所造成的結果，因為如果我們的種族要被完全毀滅的話，那麼，大自然的新建設會再度成為原始的意向，而這種意向的完成，會更為它的驕傲與力量增光。

德·聖安姬夫人：多爾曼斯，你知道嗎？藉著這種理論，你將要證明一件事：完全毀滅人類，是對大自然的一種幫助。

多爾曼斯：夫人，有誰懷疑此事呢？

德·聖安姬夫人：天啊！戰爭、瘟疫、饑餓、謀殺不再只是意外，不再只是大自然的律則所需要的意外，而人類無論是這些災難的禍首，還是這些災難的犧牲品，從此不再是犯罪的人，也不再是受害者？

多爾曼斯：當人類屈服於蹇運的打擊時，他們無疑是受害者，但是，他們永遠不會成為犯罪的人。關於這些事情，我們還會再談。目前，為了可愛的尤金妮，讓我們來分析肛交的快感，因為這是我們現在討論的話題。就這種追求快感的方式而言，女人最常採用的姿勢是：她俯臥在床緣，臀部張得很開，頭盡量壓低。此時浪子對著一個準備好又誘人的屁股的美妙情景沉思一會，輕拍它一會兒，觸摸它，有時拍擊它或鞭打它，捏它或咬它，然後他用嘴濡濕他所將刺穿的美麗小洞，以舌尖做準備進入的工作。同樣的，他用口水或髮油弄濕自己的「引擎」，輕輕將它推入自己欲想刺穿的孔。他用一隻手引導自己的性器，另一隻手大大分

開所喜愛的臀肉。他立刻會感覺到自己的性器刺穿那個洞了，他必須用力刺戳，小心不要撤退。然後，如果女人是新手或很年輕，她會感覺很痛，但是屌的人完全不去管這種不久會轉變成快感的痛苦，他必須表現得很生動，讓自己的「引擎」往前衝，一寸又一寸地逐漸進入，但又要表現出很決毅的樣子，一直到他最後達到目標，也就是說，一直到他的性器的毛剛好摩擦對方的肛門邊緣。然後他就可以放縱自己。他的途徑上的所有荊棘都拔除了，只剩下玫瑰。為了讓對方仍然經驗到的那種痛苦完全變成快感，如果對方是一個男孩，就抓住他的陰莖，進行手淫，如果對方是一個女孩，則撫弄她的陰核。他如此所引發的快感刺激，會使得對方的肛門強烈地收縮，讓肛交者的快感加倍，沉溺在舒適的感覺之中，由於有那麼多淫蕩的細節，所以很豐富又稠密的精液很快就射進對方的屁股深處。有些人不喜歡讓對方在過程中享有快感，我們會很快說明這種態度。

德·聖安姬夫人：請允許我當一會兒的學生，讓我請問你，多爾曼斯，一個問題：對方的屁股必須處在什麼情況下，才能讓肛交者產生最大的快感？

多爾曼斯：一定要豐滿。不可或缺的一點是，對方要有非常迫切的拉屎慾望，這樣，屌的人的陰莖盡頭，在接觸到屎時才可能深深插入，才可能更溫暖、更溫柔地把精液儲存在那兒，刺激它，使它燃燒起來。

德·聖安姬夫人：恐怕對方的快感會比較少。

多爾曼斯：錯了！在這種享受快感的方法中，屌的人不可能受到傷害，被屌的人一定會

陶醉在七重天之中。沒有其他方法在價值上比得上這種方法，沒有其他方法能夠如此完全地使得彼此滿足。凡是經驗過這種方法的人，都很難放棄它，去採行另一種方法。尤金妮啊，如果要避免懷孕的危險，那麼這就是與男人享受快樂的最好方法，因為女人所享受到的快樂——並且很確定——不僅是把屁股提供給男人，並且也吮吸與手淫他等等。我知道有些放蕩的女人，她們對這種方法的看重，時常勝過對真正的快感的看重。想像刺激快樂的力量。就這種快樂而言，一切都取決於想像力，想像力是一切的主要動力。人們難道不是藉由想像力而經驗到快樂嗎？最強烈的快樂難道不是屬於想像力的快樂嗎？

德·聖安姬夫人：是的，但是尤金妮要注意一點：除非我們的內心完全沒有偏見，不然想像力就無法對我們有助益；只要有一種偏見存在，就足以冷卻想像力。想像力是我們內心善變的部分，它很放蕩，沒有什麼東西能夠限制它。它的最偉大的勝利，它的最顯著的快樂，在於超越所有加諸它的限制。它是所有規則的敵人，它崇拜混亂，崇拜所有貼上「罪惡」標籤的東西。因此，一個很有想像力但卻正在冷冷地與丈夫罵著的女人回答了一句很不尋常的話。「為何這麼冰冷？」丈夫說。「啊，真的，」這個非凡的女人回答，「一切都**很枯燥，你正在跟我做的事很枯燥。**」

尤金妮：我讚賞這句話……啊，親愛的，我是多麼強烈地想要知道混亂的想像力所釋放出的這些美妙的言語！妳永遠不會相信一件事：當我們待在一起時……自從我們見面的那一刻起——不，不，親愛的，妳永遠無法想像我在腦中所愛撫的所有那些肉慾的想法……哦，

我現在多麼了解什麼是罪惡……我的心多麼欲求罪惡！

德·聖安姬夫人：我的尤金妮，但願殘暴、恐怖，但願最可憎的罪惡不會再讓你驚奇。最猥褻、最不名譽、最被禁止的東西，就是最能激起智力的東西……總是這些東西使得我們以最美妙的方式出水。

尤金妮：你們兩人想必已經沉溺於幾乎所有令人無法相信的乘僻行為中了！我多麼喜歡聽聽詳情！

多爾曼斯，親吻並愛撫這位年輕女人：美麗的尤金妮，我一百倍喜歡親眼看到你去經驗我所喜歡去做的所有事情，但我不喜歡向你敘述我已經做過的事情。

尤金妮：我不知道，涉入所有的事情對我而言是不是很好。

德·聖安姬夫人：尤金妮，我不主張這樣。

尤金妮：很好，我不讓多爾曼斯敘述了，但是妳，親愛的，請告訴我，妳一生中所做過的最不尋常的事情是些什麼？

德·聖安姬夫人：我曾單獨與十五個男人搞。在二十四小時之中，我被扁了九十次，前面和後面都有。

尤金妮：純粹是放蕩行為，那些場面，純粹是絕技。我敢打賭，妳做過更不尋常的事。

德·聖安姬夫人：我在一間妓院待了一段時間。

尤金妮：「妓院」是什麼意思？

多爾曼斯：就是公共的房子，在考慮一個雙方同意的價錢後，每個男人找年輕與漂亮的女孩來滿足他的熱情。

尤金妮：最親愛的，妳在那兒獻身嗎？

德·聖安姬夫人：是的，我曾在那兒，是道道地地的妓女。在那兒的整整一星期之中，我滿足了很多色鬼的一時興致，在那兒，我看到最不尋常的嗜好顯示了出來。我被一種類似的浪蕩本質所動，就像著名女皇帝希奧朵蕾，也就是賈斯提尼安的妻子，●我在街上的公共散步場所攔截男人，而藉由這種賈淫行為所賺的錢，我都花在彩券上。

尤金妮：天啊，我知道妳的心態；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德·聖安姬夫人：可能嗎？

尤金妮：是啊！是的，我是這樣想像。妳不是告訴我說，我們最美妙的道德快感是來自想像力嗎？

德·聖安姬夫人：我確實告訴過妳。

尤金妮：那麼，如果讓這種想像力遊蕩，讓它自由踰越那些終極的界限，也就是宗教、禮節、深情、美德，簡言之，我們所有虛偽的義務所會規定的界限，那麼，想像力的過度難道不可能很驚人嗎？

德·聖安姬夫人：確實可能。

尤金妮：嗯，想像力難道不會因為這種過分的情況變得無限伸延而致於更加受到煽動？

德·聖安姬夫人：這是最真實不過了。

尤金妮：如果是這樣，那麼，我們越想要受到刺激，越想要受到強烈的感動，我們就必須越放任自己的想像力。我們必須把自己的想像力轉向不可想像的事物。我們的快樂會因此增加，變得更美好，讓智力跟著而來，並且……

多爾曼斯，吻尤金妮：真美妙！

德·聖安姬夫人：天啊，但是，我們的無賴進步多大啊，並且是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但是，迷人的人兒啊，你知道嗎？藉著妳為我們所描繪的途徑，女人能夠走得很遠的。

尤金妮：我很了解。既然我不會受到禁制，妳就知道我認為女人所可能走出去的程度。

德·聖安姬夫人：走到罪惡，邪惡的人兒啊，走到最黑暗、最可怕的罪惡。

尤金妮，以降低又猶疑的聲音：但是，妳說過，並沒有罪惡存在……畢竟，這只是要刺激內心：一個人會想，但不會去做。

多爾曼斯：無論如何，實現自己所幻想的事情是很美妙的。

尤金妮，臉紅：嗯，那麼，實現吧……兩位親愛的老師，你們難道不是想讓我相信你們不曾去做你們所想像的事嗎？

德·聖安姬夫人：有時我可以去做……

尤金妮：這就對了！

多爾曼斯：啊，什麼樣的心態啊。

尤金妮，繼續說：我問你們的是：你們曾幻想什麼，以及幻想之後你們做了什麼？

德·聖安姬夫人，口吃：尤金妮，有一天我將……把我的生活告訴你。我們繼續我們的教導吧……因為妳會導引我去說出事情……事情……

尤金妮：啊，算了！我看妳並不足夠愛我，不會為我打開心靈。我將等到妳所說的那一天。我們來談個別情況吧。親愛的，告訴我，哪一位是在開始時就對妳有意圖的快樂人兒？

德·聖安姬夫人：我的弟弟：從童年起，他就仰慕我；在我們最早的時候，我們時常被此取樂，沒有達到目的。我答應在結婚後立刻獻身給他。我實現了諾言；很幸運，我的丈夫並沒有受到傷害，我的弟弟享有了一切。我們繼續私通，但是沒有阻礙到我們自己。我和他都只享受到最奇妙的過分放蕩行為。我們甚至互相幫助：我為他找女人，他也為我找男人。

尤金妮：很美妙的安排，但是，亂倫不是一種罪嗎？

多爾曼斯：難道一個人可以這樣看待大自然最優美的融合狀態嗎？大自然非常堅持地為我們規定這種融合狀態，並且熱烈地主張這種融合狀態。尤金妮，請理智地想一會：我們這個星球在經歷過無數不幸後，如果不是經由亂倫，人類如何能夠永續生存呢？關於亂倫，我們不是可以在基督教最尊敬的書中看到例子和證明嗎？亞當的家庭●以及諾亞的家庭還可能靠著什麼其他方法存續呢？請詳查、檢視宇宙的習俗：你到處都會發現亂倫被認可，被視為是一種明智的律則，有助於強化家庭的關係。簡言之，如果愛是產生於相似的關係，那麼，還有什麼愛比兄妹之間、父女之間的愛更完美呢？由於恐懼某些家庭會變得太有力量，所以

當局制定一種不當的政策，禁止亂倫。但是我們不要自我污蔑，以致於把假借利益或野心之名強加在我們身上的東西，誤認為自然律則。我們要探究我們的內心：我總是把我們迂腐的道德家送到我們的內心那兒。我們只要質問這個神聖的器官，就會注意到：最美妙的事情莫過於家庭之中的肉體關係。我們不要再昧於那種關係到兄妹、父女感情的因素。人們把這種感情隱藏在「合法的愛意」的面具後面，那是沒有用的。最強烈的愛是在他們之中所燃燒著的那種獨特感情，是大自然儲藏在他們心中的那種唯一感情。因此，讓我們把這種美妙的亂倫變成兩倍、三倍多，無懼地將它們增多。讓我們相信，我們所欲求的東西越是屬於我們，則我們越能夠享受它們。

我的一個朋友習慣與他與母親所生的女孩同居。不到一個星期前，他搞了一個十三歲的男孩，而這個男孩是他與這個女孩所生的。在幾年的時間後，這個男孩將與他的母親結婚：這是我的朋友的願望。他正在為他們準備一種命運，而這種命運與他所喜歡的計畫相似。我很清楚，他想要享受這種婚姻所產生的後代。他很年輕，有理由期望最美好的事物。溫柔的尤金妮啊，根據一種卑低的想法，這種關係是邪惡的；如果這種想法真的有一點點真實的成分，那麼，我這位誠實的朋友就會被多麼大量的亂倫和罪惡所污染啊。簡單地說，在所有這些事情之中，我的態度是基於一個原則：如果大自然譴責肛交的快感、亂倫的關係、手淫，以及等等的，那麼，大自然難道會讓我們在其中發現那麼多快樂嗎？大自然是不可能容忍那些傷害到它的行為的。

尤金妮：哦！我的兩位美妙的老師啊，我很清楚地看出，根據你們的說法，世界上幾乎沒有罪惡，我們可以安然隨心所欲而為，儘管愚蠢的人會認為這是很異常的，因為他們對一切都感到震驚、驚慌，愚蠢地將社會制度認為是大自然的神聖命令。然而，我的兩位朋友啊，你們難道不至少承認一件事嗎：有些行為是存在著的，這些行為雖然是大自然所責成，卻絕對是令人厭惡的，確實是罪惡。我很願意同意你的看法：這個大自然在創造萬物時，表現得很不尋常，讓我們在嗜好方面有很多變化，有時會促使我們做出殘酷的事情。但是，如果我們墮落了，屈服於大自然這種怪異的催促力量，一旦我們去圖謀同胞的生命，那麼，你會承認——至少我確實這樣希望——這種行為是一種罪惡嗎？

多爾曼斯：尤金妮啊，承認這種事情對我們其實沒有什麼好處。「毀滅」是大自然的主要律則之一，毀滅的力量不可能是罪惡。如果一種行為很有助於大自然，那麼它怎麼可能傷害到大自然呢？尤有進者，人們喜歡誇談這種毀滅，其實這種毀滅只不過是一種幻象。謀殺並不是一種毀滅。進行謀殺的人只是改變了形式，他是把元素歸還給大自然，然後「大自然」這位巧妙的藝匠的手就立刻用這些元素重新創造出其他生命。由於創造只會把快樂提供給創造的人，所以謀殺者就這樣為大自然提供了一種最大的快樂；他提供材料給大自然，大自然很快就使用材料，於是愚人所瘋狂地譴責的行為，在大自然的眼中是很有價值的。我們是因為自傲才把謀殺視為罪惡。我們自視為最重要的宇宙動物，愚蠢地認為，這種尊貴的動物所受到的傷害，必然是一種罪大惡極。我們認為，如果我們美妙的人類被消滅的話，大自然就

會毀滅，其實，整個人種的滅絕，是把大自然交託給我們的創造能力歸還給它，如此使它復甦。大自然會重新擁有我們為了自我繁殖而從它身上剝奪的那種精力。但是，尤金妮啊，一位有野心的君主，能夠很自在又毫無顧忌地毀滅那些有損於其浮誇計畫的敵人，這可真是多麼不合理啊！……殘酷的法律，恣意、專制的法律在每一個世紀也同樣能夠暗殺數百萬的人，而我們，脆弱又可憐的人兒，我們卻不准因報仇或任性而殺害一個人！難道有這樣野蠻、這樣奇異、這樣可笑的事情嗎？我們把自己隱藏在最深沉的神祕中，難道我們不能為這種愚蠢的情況而大大自我補償並報復嗎？●

尤金妮：是的，當然……哦，但是，你的倫理學很吸引我，我多麼喜歡其特殊風格！然而，請等一等，多爾曼斯，現在請問心無愧地告訴我：你在犯罪時是否有時並不會感到滿足？

多爾曼斯：不要強迫我對妳暴露缺點：缺點的數目與種類很可能讓我非常臉紅。也許，有一天我會把缺點坦白告訴妳。

德·聖安姬夫人：犯罪的人在支配法律的刀刃時，時常使用它來滿足自己的熱情。

多爾曼斯：但願我沒有其他要自我譴責的事情！

德·聖安姬夫人，兩臂投向他的頸部：美妙的人兒！……我讚賞你！……你已經經驗了每種快感，這需要多麼高昂的精神，多麼堅定的勇氣啊！只有天才才會有幸打破所有象徵無知與愚蠢的環節與枷鎖。吻我吧——哦，你真迷人！

多爾曼斯：尤金妮，妳要老實告訴我：妳難道不曾希望有任何人死去嗎？

尤金妮：哦，有的！是的！每天在我眼前都有一個可鄙的人，我早就希望她上西天了。

德·聖安姬夫人：我敢說我已猜出她的名字了。

尤金妮：妳認為是誰呢？

德·聖安姬夫人：妳的母親？

尤金妮：哦，讓我隱藏在妳的乳房上！

多爾曼斯：令人銷魂的人兒！輪到我要大肆愛撫她了，她擁有內心的能量與美妙的心智，應該得到這種報酬。（多爾曼斯吻她的整個身體，輕拍她的臀部。他的那話兒勃起，兩手也時常在德·聖安姬夫人的臀部上方游移，因為她的臀部淫蕩地對著他。多爾曼斯稍微恢復理智，繼續說話。）但是，我們為何不將這種高貴的想法付諸實行？

德·聖安姬夫人：尤金妮，我很厭惡我的母親，就像妳一樣，我一點也不猶疑。

尤金妮：我不知道要用什麼方法。

德·聖安姬夫人：毋寧說是沒有勇氣。

尤金妮：啊呀！仍然那麼年輕。

多爾曼斯：但是，尤金妮，現在妳要怎麼做？

尤金妮：什麼都做……只要告訴我方法，你就會看到我怎麼做！

多爾曼斯：尤金妮，我會告訴妳的，我答應，但是我有一個條件。

尤金妮：是什麼呢？或者說，是什麼我不準備接受的條件？

多爾曼斯：來吧，無賴，投進我的懷抱吧，我再也无法忍受了，妳的迷人的臀部必須成為我答應給妳禮物的交換代價，一種罪惡必須以另一種罪惡為代價。來這兒！……不，兩位，妳們兩位，跑過來，以精水的洪流澆熄那在我們心中熾燃的美妙之火！

德·聖安姬夫人：如果你喜歡的話，讓我們在這種歡鬧之中加上一點秩序的成分。甚至「醜名」與「錯亂」的深淵也需要有限度。

多爾曼斯：這是最容易不過了。我認為，主要的目的是：在我射精的同時，為這個迷人的女孩提供所有可能的快感。我要把我的陰莖塞進她的屁股。同時，當她躺在妳的懷中時，妳就手淫她；要盡力而為。藉著我為妳安排的姿勢，她將能夠以同樣的方式回報妳；妳們將彼此吻對方。在對這個孩子的屁股進行幾回合之後，我們就變化一下：夫人，我來扇妳的屁股。尤金妮在妳上面，妳的頭在她的兩腿之間，她的陰核將對著我。我會吮吸它：如此我會讓她第二次達到高潮。接著，我會把陰莖插進她的肛門；妳的屁股對著我，取代她在我鼻子下的孔兒。在她所使用的姿勢中，妳會面對她的孔兒，她的頭是位於妳的兩腿之間。我將吮吸妳的屁股眼，就像我剛吮吸她的孔兒，妳會出水，我也會，而我的手一直擁抱這個迷人的新手的可愛、美麗的小身體，會伸向前去輕搔她的陰核，使她也可能快樂得昏過去。

德·聖安姬夫人：我的多爾曼斯啊，很棒，但是難道不會少了一件東西嗎？

多爾曼斯：陰莖插進我的屁股嗎？夫人，妳說得對。

德·聖安姬夫人：今天早晨就免了這件東西吧。我們下午就會有了：我的弟弟將加入我

們的行列，我們的快感將達到最高點。現在開始工作吧。

多爾曼斯：我想，我要讓尤金妮手淫我一會。（她這樣做了。）是的，很好，就是這樣……稍微快一點，我的人兒……那玫瑰色的龜頭必須經常裸露，不要讓它被遮蓋著，越讓它緊繃，就越能夠促成勃起……妳不能蓋住妳所手淫的陰莖……做得很好……如此，妳讓那要刺穿妳的性器處在適當的狀態中……注意它如何反應，如何剛強地挺起……小母狗，用妳的舌頭……讓妳的屁股靠在我的右手上，同時我的左手撫弄妳的陰核。

德·聖安姬夫人：尤金妮，妳想要讓他經驗到最極端的快感嗎？

尤金妮：當然……我希望使用所有的方法，讓他經驗到最極端的快感。

德·聖安姬夫人：嗯，那麼，把他的陰莖放進妳口中，吮吸一會。

尤金妮，按照對方所說的去做：這樣嗎？

多爾曼斯：美妙的嘴兒！多麼溫暖啊！我認為跟那最美麗的屁股一樣值得……銷魂、機智、熟練的女人啊，一定要把這種快感提供給妳的情人們：這樣就會把他們跟妳永遠結合在一起……啊！上帝啊！啊，簡直是上帝自己在屌……

德·聖安姬夫人：天，多麼冒瀆啊，我的朋友。

多爾曼斯：夫人，我要妳的屁股，如果妳應允……是的，讓它對著我，在我被吮吸的同時讓我吻它，不要對我所說的話感到驚奇。我最大的快樂之一是：在我硬起來時開始詛咒上帝。我的精神似乎會在這樣的時刻昂揚一千倍，會很厭惡、輕視上帝這種噁心的虛構。我很

想發現一種方式，可以更加斥責這種虛構，或進一步蔑視它。在經過可咒的沉思後，我認為，我所憎惡的這個對象並不存在，心中很生氣，立刻想要能夠重造這個幽靈，讓我的憤怒至少有一個目標。妳們兩個迷人的女人啊，如果妳們學我，就會發現這種談話一定會增加妳們的感性。但是，我說啊，我已經完全遭受天咒，無論經驗到什麼快感，我的那話兒都必須從這個美妙的嘴兒中退出來……否則我會把精液留在裡面……好吧，尤金妮，動啊！讓我們進行到我所建議的那一部分，讓我們三個人進入最銷魂的陶醉狀態。（他們安排姿勢。）

尤金妮：哦，親愛的，我多麼害怕你的努力會一無所成！這樣是非常不均衡的。

多爾曼斯：嗯，我每天都與最年輕的人肛交。才在昨天，一個七歲的男孩就被這根陰莖破瓜了，並且所用的時間不到三分鐘……鼓起勇氣來，尤金妮，鼓起勇氣……

尤金妮：哦！你在撕裂我！

德·聖安姬夫人：多爾曼斯，稍微用一點技巧。請記住，我要為這個女孩負責的。

多爾曼斯：那麼，手淫她吧，夫人，她會比較不感覺到痛苦。但是，看啊！說到做到！我整個兒進去了。

尤金妮：哦，天啊！並不是沒有困難……看看我前額的汗，親愛的朋友……啊！天啊，我不曾這麼痛苦過……

德·聖安姬夫人：然而，看啊，親愛的人兒，妳被破了一半的瓜，看啊，獲得了女人的身分。以一點點的不方便為代價去追求這種榮耀，是很值得的。我的指頭完全不會讓妳減輕

痛苦嗎？

尤金妮：如果沒有妳的指頭，我可以忍受嗎！……輕搔啊，摩擦啊，我的安琪兒……我感覺到了，痛苦微微轉變成快感……推啊，多爾曼斯！……衝刺！衝刺！哦，我快死去了！

……

多爾曼斯：哦，上帝的神聖之屌！三倍美妙的上帝之屌！我們改變吧！我撐不住了……妳的臀部，仁慈的女人，我請求妳，妳的屁股，快，就好我告訴妳的位置。（姿勢改變了，而多爾曼斯則繼續說。）這樣比較容易……我的陰莖戳得那麼深……但是，夫人，這個高貴的屁股並不因此變得比較不那麼美妙……

尤金妮：多爾曼斯，我的姿勢對嗎？

多爾曼斯：真棒！我已全部擁有這個小小的處女孔兒，真美妙。哦，我是一個罪人，一個惡棍，我確實知道；這種迷人的東西並不是為我的眼睛而創造的。但是，我很想要為這個女孩提供一種穩固的基礎，讓她表現出肉感，因此顧不得其他考慮了。我想讓她的精水湧出；如果可能的話，我要把她抽空，把她喝乾……（他吮吸她。）

尤金妮：這種快感會要了我的命，我受不了了！

德·聖安姬夫人：我說啊，我要出來了！哦，屌啊！……屌啊！……多爾曼斯，我要出來了！……

尤金妮：我也是，親愛的！哦，我的天，他確實吮吸我！……

德·聖安姬夫人：那麼，詛咒吧，小妓女，詛咒吧！……喊叫出詛咒的話！……

多爾曼斯：就位！……就你的位置！……尤金妮！……我做這種安排與改變會自做自受。（尤金妮就位。）啊，好！我又在原来的地方與所在了……把你的屁股眼露出來，夫人，我會自在抽動……哦，但是我喜歡我剛扁過的屁股。……啊！舐我的屁股吧，聽到嗎？就是當我把精液深深送進你的朋友的朋友的屁股的時候……你會相信嗎？夫人，它進去了，並且這一次毫不費力！啊，扁啊！扁啊！你不知道它如何擠壓著，而她又如何把我夾緊！手淫著的神聖上帝，可真令人狂喜！……哦，來了，到極點了，我再也受不了了……湧出來啊！我的精液湧出來了！……我死了！……

尤金妮：我的朋友啊，他也讓我死去了，我向妳發誓……

德·聖安姬夫人：這個妓女！她多麼快速就沉溺於其中了！

多爾曼斯：是的，但是我知道無數跟她一樣年紀的女孩，世界上沒有什麼事情能夠迫使她們以其他的方式享樂。第一次比較費勁。女人一旦嘗試了這種調味料，就不再吃其他料理了……哦，天啊！我已經筋疲力盡了，讓我喘口氣吧，請讓我休息一會兒。

德·聖安姬夫人：看啊，親愛的，男人嘛，不再看我們一眼了，他們的慾望滿足了。接著而來的空虛狀態會導致他們的厭惡心理，不久會導致他們的輕視心理。

多爾曼斯，冷冷地：嗯，多麼大的侮辱啊，美妙的人兒！（他們擁抱。）你們兩人天生是要受到尊敬的，無論人們處在什麼情況之中。

德·聖安姬夫人：尤金妮，安慰妳自己吧。他們因為饜足所以有權利疏忽我們，難道我們不是也有同樣的權利輕視他們嗎？因為這是他們的行為導致我們這樣去做。既然提伯留斯把剛讓他止餓的東西獻給卡普雷亞，●所以非洲王后仁姑亞也奉獻了她的情人。●

多爾曼斯：這種過度的事情，對我而言無疑是十分單純的，很可以理解，然而我們還是不應該去做。「狼在自己的同伴之中是很安全的，」格言這樣說，雖然無趣，卻很真實。我的兩位朋友啊，不要害怕我。我也許會讓妳們去做很多邪惡的事情，但是我不會對妳們做出任何邪惡的事情。

尤金妮：不，親愛的，我敢於要他為此事負責。多爾曼斯永不會濫用我們給予他的特權。我相信他有浪蕩子的策略，是最好的策略。但是，讓我們把我們的老師引回他的理論上吧。在我們還未恢復理性之前，我請求妳，讓我們回歸到那個在我們前面閃耀的偉大計畫。

德·聖安姬夫人：什麼，妳這樣認為嗎？我還以為那只不過是一點點智力的沸騰。

尤金妮：這是我內心最明確的傾向，我要一直到做了那件犯罪的事才會滿足。

德·聖安姬夫人：哦，很棒！很棒！可是放過她吧，請考慮，她是妳的母親呢。

尤金妮：高貴的頭銜！

多爾曼斯：她說得對。這位母親在把尤金妮帶到這個世界時，有想到她嗎？這個蕩婦讓自己被辱，因為她發現辱是很快樂的事，但是她心中絕對沒有想到這個女兒。就讓她去做自認對母親很適當的事吧。如果我們給予她完全自由，我們就可以告訴她說：無論她走了什麼

極端，她永遠不會做出任何罪惡的事。

尤金妮：我厭惡她，我憎惡她，我有一千個理由憎恨她。無論代價如何，我必須要她的命！

多爾曼斯：很好，既然你的決定是不可動搖的，尤金妮啊，你將會獲得滿足，我向妳發誓。但是，請允許我對妳提出一些忠告，這些忠告在妳行動之前是非常需要的。親愛的，永遠不要把秘密說出口，並且要經常一個人行動：最危險的莫過於共犯。甚至我們自認關係最親密的人，也要經常加以提防。「一個人必須，」馬基雅維利寫道，「沒有共謀者，不然就是一旦利用了共謀者後就把他們處理掉。」不只是這樣而已。狡猾，尤金妮啊，狡猾對於妳正在構想的這種計畫是不可或缺的。在毀滅妳的對象之前，先要比平常更加靠近她。要對她表現出同情的臉色，似乎在安慰她。要哄騙她，分擔她的痛苦，發誓妳崇拜她。還要做更多的事：要說服她；在這種情況中，欺騙不能進行得太過分。尼祿要用一艘三桅船來溺死亞格莉皮娜，卻在船的甲板上愛撫她：要學習他的方法，使用各種狡詐的行為，使用妳的頭腦所能想出的各種欺騙手段。說謊對女人而言經常是必要的，尤其當她們要欺騙別人時，謊言對她們而言是維持生命所必需的。

尤金妮：要記得這些教導，並且一定要付諸實行。但是，我們來進一步探討你推荐给女人的這種欺騙方法。你認為這種欺騙方法在這個世界上是絕對需要的嗎？

多爾曼斯：我可以毫不猶疑地說，我不知道生活中還有什麼東西比這種欺騙方法更有必

要性。一個明確的事實可以證明它的不可或缺：每個人都使用它。就這一點而言，我就要問了：一個真誠的人怎麼可能不會在一個充滿虛偽的人的社會中經常摔倒？如果真的像人們所宣稱的那樣，美德在世俗的生活中是有用的，那麼我請問，為何很多沒有意志力、力量或任何美德的人，並不必要做假、偽裝，就可以獲得競爭者企圖從他們身上奪去的一點點快樂？事實上，美德——或者難道不可能是美德的外表？——真的是群居的人所必要的嗎？請不要懷疑，僅僅美德的外表對他們而言就很足夠了；他們已經獲得美德的外表，他們擁有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了。由於人們在這個世界上只會偷竊、惹惱別人以及推擠別人，所以他們對我們顯露外表不就足夠了嗎？我們要進一步相信，就美德的實踐而言，我們最多只能說，除了對擁有美德的人之外，美德幾乎沒有什麼用。其他人從美德之中幾乎沒有獲得什麼，所以只要那些必須生活在其他人之中的人，在外表上顯得有美德，他們是否實際上有美德一點也不重要。尤有進者，欺騙幾乎一直是成功的確實方法。會欺騙的人，開始時必然是在與他有交往的任何人身上得逞；他以虛假的外表迷惑對方，獲得對方的信任。只要你說服對方，讓對方相信你，你就成功了。我發現某人欺騙我了，我只有譴責自己。如果一個人欺騙了我，而由於自尊的緣故，並沒有抱怨，並以高貴的姿態去忍受，那麼，這個欺騙我的人就做得更漂亮了。他永遠處於支配我的地位；他會是對的，我會是錯的；他會前進，我會後退；他是偉大的，我是無能的；他會變得很充實，我會被毀。簡言之，他總是高高在我之上，會立刻吸引輿論。一旦達到這種地步，我指責他也沒有用，沒有人會聽到我的指責。我們會很大膽地、

不停地沉迷於最聲名狼藉的欺騙中。讓我們把欺騙視為每種恩寵、每種偏好、所有的名聲、所有的財富的要鑰吧。讓我們藉著邪惡的表現所會帶來的強烈快感，撫慰我們在騙人時所感到的良心不安吧。

德·聖安姬夫人：我認為，尤金妮在這件事情上受教，已經超過所需要的程度無數倍。她已經被說服，但也應該讓她放心，鼓勵她。當她喜歡的時候，她會採取行動。現在我們最好再繼續討論男人的各種浪漫幻想；這方面的園地應該是很廣大的。讓我們來考察吧。我們已經剛把一些實踐方面的神祕傳授給我們的學生，我們也不要忽視理論。

多爾曼斯：夫人，有關男性熱情的放蕩細節，並無法為一個女孩的教導提供什麼適當的材料，因為一個像尤金妮這樣的女孩並不命定要從事妓女的行業。她會結婚，既然如此，我們可以很確定的是，她的丈夫將不會有這些嗜好。然而，如果有的話，我們就要很快來描述她應表現的較明智行為：非常溫柔，隨時要表現得很順從，性情很好。另一方面而言，則要相當狡詐，要有很多但卻隱密的補償方法：這幾個字就包含了一切。無論如何，如果妳，尤金妮，想要分析男人在訴諸放蕩行為時的嗜好，那麼，為了非常清晰地檢視這個問題，我們一般而言可以把他們的嗜好簡化為三類：**肛交**、**胃潰的幻想**，以及**殘忍的傾向**。第一種嗜好在今日是很普遍的。我們將在已經說過的部分再加上一些經過仔細推敲的想法。這種嗜好又分成兩類，即主動的和被動的。肛交的男人，無論肛交的對象是男孩還是女人，都是進行主動的肛交；當他自己被人肛交時，他就是一個被動的肛交者。有一個問題時常被提起，那就

是，在這兩種肛交行為中，哪一種比較令人銷魂呢？當然是被動的那一種，因為一個人在一舉之下就享受到前面和後面的快感。改變性別是很美妙的。假裝成妓女；把自己獻給一個男人，而這個男人把我們當成女人看待；把這個男人稱為情夫；承認自己是他的情婦——這一切都是很美妙的！啊！我的兩個朋友，多麼銷魂蝕骨啊！但是，尤金妮啊，我們在這兒將限於一些只跟女人有關的詳細忠告，我是指有些女人，她們把自己轉變成男人，像我們男人一樣希望享有這種美妙的快感。尤金妮，我剛告訴你那些進攻行為了；我已經進行了足夠的觀察，相信你有一天會在這方面有驚人的進步。我勸你認真去追求，視為愛神最美妙的歡樂之一。我非常確定，妳會聽從我的忠告。我將只提出兩、三個建議，是從此以後決定要經驗這種快感或類似快感的每個人所不可或缺的。首先，妳也要注意自己，在被人肛交時要堅持對方手淫妳的陰核；沒有什麼快感會像這兩種快感那樣美妙地協調一致。當妳剛被以這種方式扁了之後，不要去進行灌洗，不要在床上摩擦，不要用毛巾擦。經常讓臀部張開是一個好主意，這樣就會產生慾望，引發興奮的感覺，不久就不會去關心洗淨的問題；我們無法想像快感會伸延到什麼程度。在享受肛交的快樂之前，記得要避免酸味東西，它們會使痔瘡惡化，使得插入很痛。不要讓幾個男人一個接一個在妳的屁股射精。這種精液的混合，儘管它會如何刺激想像力，卻並沒有益處，反而時常對健康是很危險的。要先排除每個人的精液，然後才讓下一個人射精。

尤金妮：但是，如果是射在我的孔兒之中，則把它們排除掉難道不是一種罪過嗎？

德·聖安姬夫人：可愛的小傻瓜，請不要這樣認為。以某種方法把男人的精液導引開，一點也不是錯誤的事情，因為繁殖並不是大自然的目標。大自然只是容忍繁殖。從大自然的觀點來看，我們越少繁殖越好；如果完全不繁殖，則是最好。尤金妮啊，妳要堅決反對這種令人疲倦的生殖行為，甚至在婚姻中也要不斷避免那種奸詐的液體，它們的生長只會破壞我們的身材，如此減弱我們的銷魂快感，使我們凋萎，使我們變老，干擾我們的健康。要讓妳的丈夫熟知這些損失，要引誘他去從事別的事情，讓他忙於別的事情，使他無法在聖堂中製造後代。告訴他說，妳厭惡孩子，指出沒有小孩的好處。親愛的，妳要緊密注意這件事，因為我鄭重告訴妳，我非常害怕生殖，一旦妳懷孕了，我就不要再成為妳的朋友了。然而，如果這種不幸的事情發生了，但並不是妳的錯，那麼，要在前七、八週之內告訴我，我會乾淨俐落地加以處理。不要害怕殺嬰罪；這種罪是想像性的罪；我們一直是我們子宮中的東西的女主人，我們毀滅這種東西並不會造成傷害，就像我們在覺得有需要時以醫學的方法清除另一種東西也不會造成傷害。

尤金妮：但是，如果孩子接近誕生的時辰呢？

德·聖安姬夫人：就算孩子誕生在世界上了，我們仍然有權利毀滅他。在整個世界之中，最確定的特權莫過於母親對孩子的特權。所有的種族都體認到這個事實：這個事實是建立在理性之中，本質上是神聖的。

多爾曼斯：這種權利是自然的……是無可爭辯的。過度的神化體系是造成每種重大錯誤

的來源。那些相信上帝的愚痴人們，認為如果沒有上帝，我們就不存在，一旦胚胎開始成熟，一種小小的靈魂——上帝的投射——就會立刻賦予它生命。我說，這些愚人當然把殺害嬰兒認為是重大罪過，因為根據他們的說法，嬰兒不再屬於人，嬰兒是上帝所創造，是屬於上帝自己所有，殺害他難道沒罪嗎？不可能。然而，由於哲學的火炬已經驅散了所有的那些謊言，由於那天國的怪物已經被摔倒在塵土中，由於我們更加了解物理學的律則與祕密，已經引出了生殖的原則，並且由於這種物質方面的機轉為我們提供了最驚人的小麥胚芽進化，所以，我們已經被喚回大自然身邊，不再犯人類的錯。我們已擴大了我們的權利的領域，所以就體認到，我們可以完全自由地把當初不情願放棄或偶然放棄的東西取回來；我們不可能要求任何人在違反自己意志的情況下成為一個父親或母親；關於有多少小孩生存在世界上，其實不是很重要；簡言之，無論小孩這點骨肉多麼具有生命，我們都確實是他的主人，就像我們是指甲的主人，有權利把它從指頭剪掉，就像我們是糞便的主人，有權利藉由陽子把它排除掉，因為這兩者都是屬於我們自己的，因為我們絕對擁有這些從我們身上發散出去的東西。尤金妮啊，我已經為妳詳細說明謀殺行為在這個世界上並沒有什麼重要性，所以妳一定會看出，涉及生孩子的所有事情也同樣是不重要的，縱使所涉及的對象是一個已經到達理性年齡的人。我不必加以修飾：妳的智力很高，可以加上妳自己的論點，來支持我的論證。如果妳細讀世界所有人民的風俗習慣史，妳就一定看出，這種習俗是普遍性的；妳最後一定會相信，把一種很無關緊要的行為視為罪惡是非常愚蠢的。

尤金妮，先對多爾曼斯：我無法告訴你，你把我說服到什麼程度。（然後對德·聖安姬夫人：）但是，最親愛的人兒，請告訴我，妳曾經為了毀滅胎兒而使用妳所向我建議的那種方法嗎？

德·聖安姬夫人：有兩次，並且兩次都完全成功。但是，我必須承認，我是在開始懷孕時就訴諸這種方法。然而，我知道，有兩個女人在懷孕的中期時使用同樣的方法，她們告訴我，一切都很圓滿。如果妳有需要，就依賴我吧，親愛的，但是我希望妳永遠不會有這種需要。一點兒的預防……但是我們還是言歸正傳，來談談我們答應這個年輕女人的淫蕩細節。多爾曼斯，繼續啊；我們已經談到「冒瀆的幻想」的部分。

多爾曼斯：我想，由於宗教的錯誤，尤金妮已經獲得足夠的開導，她會在內心相信，去嘲弄愚人的虔誠所訴諸的那些對象，並不會有什麼大不了的結果。冒瀆的幻想本身並沒有什麼實質內容，所以只能刺激年輕人的心，因為年輕人在掙脫束縛之餘會感到很快樂。這是一種卑下的報復，會激起想像力，也很可能會激起一會兒的歡悅。但是我認為，一旦一個人到達有理解力的年紀，認為那些我們像偶像般加以崇拜的對象其實並不存在，而我們所嘲諷的這些對象是很貧乏而不足取的，那麼，這些歡樂就會變得很乏味無趣。褻瀆聖蹟、聖像、聖餅、十字架——這一切在哲學家的眼中等於是貶低異教雕像。一旦你在蔑視之餘譴責了那些卑劣的冒牌東西，你就必須讓它們成為人們輕視的對象，把它們遺忘。我們不必為它們保留任何東西，只需保留「冒瀆」，這並不是說，「冒瀆」有很大的意義，因為如果上帝並不存

在，侮辱他的名字又有何用？而是說，在陶醉於快樂時，我們需要說出尖刻與卑鄙的話語，而冒瀆的語言是很有助於想像力的。要完全不留情；要盡量說出你的語詞；你的語詞必須極度地令人駭異，因為令人駭異是很美妙的事；引人駭異會讓人感到自傲。雖然這不是一種很大的喜悅，但也不能加以輕視。兩位夫人啊，我公開地說，這是我的祕密快樂之一。很少有道德的快感能夠比這種快感更加影響我的想像力。尤金妮，去試吧，妳會看到結果的。尤其是，如果妳跟與妳同年紀的人在一起，而她們還在迷信的微光中成長，那麼妳就要努力說出驚人的冒瀆話語。要誇耀妳的墮落行為，要宣佈妳的浪蕩表現；要裝出妓女的模樣，當妳跟她們進入隱蔽的地方時，要讓她們探索妳的乳房，要穿上猥褻的衣服；要以炫耀的方式暴露妳的身體最私密的部分；要要求妳的朋友也這樣做；要引誘她們，調教她們，讓她們看到因為偏見而顯得荒謬的東西；要讓她們親眼看到所謂邪惡的事物；要在與她們為伍時像軍人一樣詛咒著；如果她們比妳年輕，要逼迫她們，要再三對她們提出實例或意見，要以妳所能想到的一切——簡言之，最可能使她們為惡的一切——娛樂她們，如此使她們墮落。同樣的，與男人在一起時，要表現得極為自由開放；要對他們表現出反宗教與厚顏的態度，對於他們的冒昧行為不要表示不快，要以神祕的方式允許他們去做一切的事情，只要他們能快樂而不會危害妳；要讓妳自己接受他們的觸摸，要手淫他們，也讓他們手淫妳。是的，甚至要為他們展示妳的屁股；但是，由於女人的虛偽榮譽與她們身體前面的完整性有緊密的關係，所以不要那麼樂於破壞身體前面的完整性。一旦結婚了，要擁有一位僕從，不是一個情人，不然

就要雇用一些可靠的年輕人。從此以後，一切都要加以掩飾，並且確實也可以做得到。妳的名聲不會受損，沒有任何人會懷疑妳，妳已經學會隨心所欲而為的藝術。讓我們繼續前進吧。

我們答應要加以分析的第三樣事情是「殘酷的快感」。這種東西今日在男人之中是極為普遍的，他們所提出的論點是這樣的：他們說，我們希望被激起慾望，希望心中受到騷動，這是每個追求快感的人的目標；我們會被最積極的手段所動。以此為出發點，問題就不在於「去了解我們的行動是否取悅那個有助於我們的對象」，而純粹在於「讓我們的神經系統接受最暴烈的衝擊」。我們無疑比較容易受到痛苦的強烈影響，比較不容易受到快感所影響。當別人產生痛苦的感覺時，其對我們所造成的反射作用，會比較有力，比較尖銳，會在我們身上造成更有力的回響，會使得動物精神更加激烈地運行，藉著必要的逆行動作，導向身體下面的地方，會立刻刺激肉慾器官，使它們容易接受快感。在女人身上，快感的結果經常是不確定的，時常令人失望。尤有進者，一個年老或難看的男人很難產生快感的結果。如果確實產生了快感的結果，則會顯得很微弱，而神經的衝擊則更微弱。因此，人們必定比較喜歡痛苦，因為痛苦的顯著效果不會欺騙人，其衝擊性比較有力。但是，人們可能會反對男人沉迷在這種狂熱之中，因為這種痛苦會傷害到人們的同伴。為了自己的快樂而傷害別人，這是慈善的事嗎？惡棍們回答說：他們習慣於享受快樂的行為，只想到他們自己，無視於別人的存在，所以他們相信，喜歡他們所會感覺到的東西，而不喜歡他們所不會感覺到的東西，是完全合理的，符合大自然的原動力。他們敢於問道：別人身上的痛苦會對我們如何呢？傷著

我們嗎？不會的；相反的，我們已經證明：別人的痛苦會造成一種令我們快樂的感覺。如果一個人的一種感覺（痛苦），能夠使我們有另一種感覺（快樂），那麼，我們為何應該溫和地對待這個人呢？如果我們確定，一旦在一個人身上施加痛苦，我們就會感覺到很大的快感，那麼，我們為何不應該在他身上施加一種不會讓我們留一滴淚的痛苦？難道我們曾經感覺到，有某種自然的傾向促使我們去喜歡別人而不喜歡我們自己嗎？我們每個人在這個世界上難道不是獨特的嗎？難道不是為了自己嗎？當妳對我們談到這個大自然，說大自然告訴我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妳的語調是很虛假的。這種說詞只會出自人的口中，出自脆弱的人口。一個強有力的人從來不會想到要說出這種話。最先的那些基督徒，由於荒謬的教義的緣故，每天受到迫害，所以對任何想要聽的人叫著說：「不要燒死我們，不要掠奪我們！大自然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真是傻瓜！大自然總是要我們喜歡我們自己，它不曾灌輸我們其他本能、其他觀念、其他靈感。大自然怎麼可能忽然就告訴我們說，如果喜愛自己會引起別人的痛苦，那麼我們就不能喜愛自己？啊！相信我吧，尤金妮，相信我，大自然是我們大家的母親，它只對我們說有關我們自己的事。大自然的訊息是最具利己成分的，我們在其中最清楚地體認到的，是一種不變又神聖的意見：喜歡你自己，愛你自己，無論是以誰為犧牲代價。但是別人卻對你說，他們可能會報仇……就讓他們報仇吧！較強有力的人將會獲勝；他會是對的一方。很好，就是這樣——一種涉及永恆的鬥爭與毀滅的原始狀態，而大自然就是為了這種狀態才創造出我們來；只有當我們處在這種狀態時，對大自然才有利。

親愛的尤金妮，這就是這些人論辯的方式。根據我的經驗和研究，我可以再加上一點：「殘酷」絕不是一種惡德，它是大自然灌注在我們所有人心中的第一種情緒。嬰兒會打破玩具，會咬保姆的乳房，在還不會推理之前早就會勒死金絲雀。「殘酷」銘刻在動物之中，我想我曾說過，大自然的律則在動物身上比在我們身上更明顯可以看出來。「殘酷」存在於野蠻人之中，而野蠻人比文明人更接近大自然。所以，如果堅持「殘酷」是「墮落」所造成的，一種結果，那是很荒謬的。我要再說一次，這種說法是錯誤的。「殘酷」是自然的。我們所有的人出生時都具有「殘酷」的成分，教育才在以後加以緩和，但是教育不屬於大自然，教育會使大自然的神聖作用變形，就像樹木的培植會使樹木變形一樣。在果園中，如果妳將那些接受大自然的安排的樹木，與妳用人工的方法去照顧的其他樹木加以比較，妳就會看出哪一者比較美，妳就會發現妳會從哪一者摘下優秀的果實。「殘酷」其實是一個人所具有的能量，文明還沒有完全將它污染，因此它是一種美德，不是一種惡德。只要廢除法律，去除束縛、懲罰、習慣，那麼，「殘酷」就不會再有危險的作用，因為「殘酷」只有在遇到抗拒的力量時才會顯示出來，此時，「殘酷」就會彼此競爭，經常產生衝突。「殘酷」只有在文明狀態中才会有危險，因為受到攻擊的人幾乎總是缺少力量或方法來避開傷害。但是在非文明狀態中，如果「殘酷」所施加的對象很強，那麼他就會擊退「殘酷」；如果此人很弱，那麼情況只不過是：根據大自然的律則，受到攻擊的弱者要屈服於強者——情況全都一樣，並沒有麻煩存在，為何要自找麻煩？

我們可以不必說明男人在淫蕩的快感中所表現的「殘酷」。尤金妮，妳已經稍微了解到這種快感所容易導致的幾種過度行為。妳有強烈的想像力，想必很容易了解到，對於一位堅定又堅忍的人而言，這種快感不應受到限制。尼祿、提伯留斯、赫利歐加伯勒斯，都殺害孩子，引起自己性器的勃起。馬雷恰爾·德·雷茲、恰樂萊斯、孔德也犯了放蕩的謀殺罪。其中的第一位，在受到質疑時曾宣稱：他所經驗到的最強烈快感是，當他的牧師和他自己在男女嬰孩身上施加折磨時所獲得的那種快感。在他位於布雷頓的「座城堡」中，人們曾發現了七、八百個被殺害的孩童。我剛剛已向妳證明，一切都是十分可以想像的。我們的體格，我們的身體系統，我們的器官，液體的流動，動物精神的能量——這一切都是生理的原因，在同一個時辰有助於像提特斯和尼祿這樣的人，有助於像梅莎莉娜或香朵兒這樣的人。我們不再會為了那種會為惡德而懊悔的美德感到自傲，我們不再會譴責大自然讓我們生而為好人，也不再會譴責大自然讓我們生而為犯罪的人。大自然根據自己的計畫、觀點、需求而採取行動；讓我們接受這一切吧。所以我接下去只要檢視女性的殘酷。由於女人的器官過分地敏感，所以女性的殘酷總是比男性更加強烈。

一般而言，我們可以分辨出兩種殘酷。第一種源於愚蠢。不思想的人由於愚蠢，不曾推理、分析，所以成為猛獸一樣的人。這種殘酷不會提供快感，因為有這種殘酷傾向的人，不會有所分辨。這樣的人所表現的殘酷行為很少有危險性：我們總是很容易去防範他們。另外一種殘忍是源於極端的器官敏感，只有那些身體極為敏感的人才會表現出來，而他們被迫去

表現的極端行為，是取決於智力，與感覺的精細程度。這種敏感狀態以微妙的方式形成，對於印象很是敏銳，對於「殘酷」的反應最靈敏，也是即刻的。這種敏感狀態在「殘酷」中甦醒，「殘酷」將它解放。能夠了解這些特性的人多麼少啊！……感覺到這些特性的人多麼少啊！然而這些特性卻確實存在著。妳在女人身上，將最經常發現這第二種「殘酷」。好好研究女人，妳就會看出：是不是她們過度的敏感導致她們表現殘酷的行為？妳就會看出：是不是她們極端強烈的想像力——智力的敏銳程度——使得她們去犯罪，表現得很殘忍？哦，她們是迷人的人兒，每一位都是。每一位女人都能夠把一個明智的男人變成一個頭暈目眩的傻瓜——只要她去嘗試。很不幸，我們的習俗很僵化，或者說很荒謬，所以無法激勵她們的殘酷表現。她們不得不以表面上的善良與慈善的行為來隱藏自己，來偽裝，來掩飾自己的癖好，但她們在內心深處卻很厭惡這些表面工作。只有在較黑暗的幕帷後面，藉著表現最大的警戒措施，借助於一些可靠的朋友，她們才能夠順應自己的嗜好。這種女人很多，所以不幸的女人很多。妳想見見她們嗎？只要妳宣佈什麼地方有殘酷的情景，有燒死人的場合，有戰鬥，有鬥士的比武，那麼，妳就會看到她們成群跑過來。但是，這種場合不夠多，無法滿足她們的狂熱。她們忍耐著，她們很痛苦。

讓我們很快看看這種女人。安果拉的王后仁姑亞是最殘酷的女人，她在與情人行完好事後會立刻殺害他們。她時常讓戰士打鬥，自己在一旁觀賞，勝利的人可以獲得她本人做為獎賞。為了滿足自己殘忍的性情，她把三十歲以下的孕婦放在一個杵臼中，把她們磨碎。●佐

兒是一位中國皇帝的妻子，她最大的快樂是親眼看到犯人被斬首。如果沒有犯人可以被斬首，她就把奴隸處死，同時與丈夫相扁；這些可憐的人兒所忍受的痛苦越大，她的高潮越強烈。她努力要增強施加在受害者身上的痛苦，所以發明了有名的中空洞柱，把受害者密封在裡面後再加熱。賈斯提尼安的妻子希奧朵蕾，以親眼目睹太監被闖而自娛。梅莎莉娜在自己手淫的同時安排男人在她面前被手淫至死。佛羅里達的女人讓丈夫的性器勃起，然後把小小的昆蟲放在龜頭地方，造成很可怕痛苦；她們結合在一起進行這種事情，有幾個女人攻擊一個男人，以便更能進行這種事情。當西班牙人來臨時，她們抓住自己的丈夫，讓這些歐洲野蠻人殺死他們。佛以新夫人和拉·布蘭維利爾斯夫人毒死別人，只為了享受單純的犯罪快感。簡言之，關於女人的殘酷，歷史上有千萬計的詳細情節。由於她們具有這種自然的傾向，由於她們具有表現殘酷行為的本能，所以我很想要讓她們去習慣於積極的鞭打動作——本來這是殘酷的男人藉以緩和其殘忍性情的方式。我知道，有一些男人已經有這種習慣，但是女人還沒有使用這種方式，至少還沒有達到我所想要的程度。藉著女人這種發洩野蠻性情的方法，社會會獲得很多好處，因為她們雖然無法以某一種方式表現得很邪惡，卻可以以另一種方式表現得很邪惡，如此把她們的邪惡散播到各地，使得丈夫和家人不再存有希望。女人在有機會做好事時拒絕去做好事，以解除不幸，如此為一些女人天生的殘忍性情提供了相當的原動力，但是，這一切都是脆弱而無力的，時常無法滿足她們想要做更壞的事情的需求。既敏感又殘忍的女人，無疑可以使用其他方法來鎮定自己放縱的情緒，但是，尤金妮啊，這些方法

是危險的方法，我不敢推荐給你……然而，我的天啊！親愛的安琪兒，你是怎麼回事？夫人，看看你的學生的樣子！

尤金妮，手淫著：哦，天啊！你們把我逼瘋了！看看你們所說的有關手淫方面的話造成什麼結果！……

多爾曼斯：夫人，伸出援手吧，如果你要的話，請幫助我！難道我們要讓這個可愛的孩子出水，而我們卻袖手旁觀？……

德·聖安姬夫人：哦，這樣會多麼不公平啊！（抱著尤金妮。）美妙的人兒，我不曾看過像妳這麼敏感的人，不曾看過這麼可喜的心智！……

多爾曼斯：夫人，妳照顧她的前面，我要用舌頭滑過這個美麗的小屁股眼，在這兩片臀肉上輕拍幾下。我們必須讓她以這種方式至少出水七、八次。

尤金妮，眼神狂野，無法控制自己：啊，扁它的！不會很困難的！

多爾曼斯：兩位女士，妳們可以用現在的姿勢吮吸我的性器，一個接一個。我在興奮之餘可以表現出更多的精力，增加我們這位迷人的學生的快感。

尤金妮：親愛的，我要跟妳競爭，爭取吮吸這個高貴的性器的榮譽。（她抓住性器。）

多爾曼斯：哦，多麼舒服！多麼銷魂的熱氣！尤金妮，妳在這個重要的時刻會表現得很好嗎？

德·聖安姬夫人：她會嚥下去，哦，我向你保證，她會將它吞下去；然而……另一方面，

如果她由於幼稚……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疏忽了應該表現的淫蕩行為……

多爾曼斯，色慾大作：夫人，那我就不會原諒她，不會寬貸她！……一種鑑戒性的懲罰……我發誓，她會遭受鞭打……鞭打到血流出來……啊，去妳們兩個人的，我出來了……我的精液出來了！……尤金妮，吞下去啊……吞下去啊，一滴也不要漏掉！而妳，夫人，注意我的屁股，它已經為妳準備好。……妳看到它張開了嗎？妳沒有看到它在召喚妳的指頭嗎？扇它的！我已達到完全狂喜的境地……指頭再伸進去啊，一直到手腕地方！啊，我們再站好，我再也無法……這個美妙的女孩像天使一樣吮吸我……

尤金妮：親愛的、可愛的導師，一滴也沒有漏掉。吻我，我的愛，你的精液現在是在我的內臟的深處。

多爾曼斯：她很美妙……這個妓女出水多麼多！……

德·聖安姬夫人：她被淹沒了——但是，我聽到什麼啊？有人在敲門？會是誰來打擾我們呢？我的弟弟……魯莽的人兒！

尤金妮：但是，親愛的，這是背叛！

多爾曼斯：空前的背叛，不是嗎？尤金妮，不要怕，我們只是為了讓妳享受快感而工作。

德·聖安姬夫人：我們會很快讓她相信此事！進來，親愛的弟弟，對這個小女孩的羞怯就一笑置之吧；她正要藏起來，不想被你看到。

●請見普羅柯匹亞 (Procopius) 所著《軼事》一書。

●亞當和諾亞都是人類的重建者。經過一次可怕的災難之後，亞當單獨活在世界上，就像諾亞也在經過一次類似的事件後單獨活在世界上；但是亞當的傳統已不可考，而諾亞的傳統則被保存下來。

●這一部分將再進一步加以詳細探討；目前我們只限於奠下一些基礎，讓體系可以在以後發展出來。

●請見蘇伊托尼斯 (Suetonius) 與尼卡伊的狄恩·卡修斯 (Dion Cassius of Nicaea) 的作品。

●請見《安果拉的王后仁姑亞的歷史》(History of Zingua, Queen of Angola)。

●請見一位傳教士所寫的《安果拉的王后仁姑亞的歷史》一書。

第四次對話

德·聖安姬夫人

尤金妮

多爾曼斯

德·米維爾武士

武士：可愛的尤金妮，我請求妳要自在一點，我是非常謹慎的。這兒有我的姊姊和我的朋友在，兩人都可以為我負責。

多爾曼斯：我只看到一種方法可以結束這種荒謬的禮儀。武士，看啊，我們正在教育這個美麗的女孩，我們把一個像她這個年紀的小女孩所應該知道的所有事情都教給她。為了更能好好教導她，我們把理論付諸實行。我們必須為她準備一幅活人畫，描述陰莖射精的情景，我們目前就進行到這兒；你要當模特兒嗎？

武士：當然，這個建議太給面子了，不能拒絕，而這位小姐具有魅力，很快可以促成所欲求的上課效果。

德·聖安姬夫人：那麼我們繼續；開始工作吧！

尤金妮：哦，真的，太過分了，你們濫用我的沒有經驗，到達這個程度……但是，這位先生要把我當成誰呢？

武士：尤金妮，我要把你當成一個迷人的女孩……當成我所曾看過的最可愛人兒。（他吻她，兩手在她的小飾物上方徘徊。）哦，天啊，多麼新奇，多麼可愛又吸引人的東西！……真迷人！……

多爾曼斯：武士，少閒聊，我們來採取行動。我來支配情景，這是我的權利。我們的目的是要尤金妮見識射精的力學。但是，因為她很難冷靜地觀察這樣一種現象，所以我們四個人就靠在一起。妳，夫人，手淫妳的朋友，我則負責處理武士。談到男人的手淫，男人會非常喜歡把此事委託給另一個男人，不是一個女人。男人知道什麼最適合自己，同樣的，他也知道如何處理另一個男人。……嗯，我們開始吧。擺出姿勢吧！（他們安排姿勢。）

德·聖安姬夫人：我們不是太靠近了嗎？

多爾曼斯，手已經放在武士身上：不可能太靠近的，夫人。我們必須讓妳的朋友的臉孔與胸房沾滿妳弟弟的生殖力的證據。要讓他瞄準她的鼻子，就像格言所說的。我擅長抽水，會以某種方式指引水流，讓她的臉上沾滿水。同時妳要手淫她身體的每個情慾部分。尤金妮，妳的所有想像力要專注在浪蕩行為的終極放縱情境上。要認為妳將看到其最妙的神祕在妳眼前運作。要拋開每種限制，要摒除每種限制。矜持從來就不是一種美德。如果大自然希望我們隱藏身體的某一部分，那麼它會自己去注意此事，但是，大自然創造我們時，我們是裸體狀態，因此，大自然希望我們以裸體狀態呈現，所有相反的習俗都徹底違背它的律則。孩童們還沒有任何有關快感的觀念，因此也沒有想到要藉著矜持來增強快感；他們把自己的一

切顯露出來。人們也會時常遇見一種奇異的現象：在有些國家之中，雖然不會見到禮貌的矜持，但是服裝的矜持卻很常見。在大溪地，女孩子穿著衣服，有人要求時，她們才脫下來……

德·聖安姬夫人：我喜愛多爾曼斯的地方是，他一會兒的時間也不會浪費的。他一直在談論著；請觀察他如何行動，請看看他以多麼贊同的模樣檢視我弟弟的美妙屁股，他以多麼肉感的方式手淫這個年輕人的堂皇陰莖。……來，尤金妮，我們不要耽擱。抽水機的噴嘴在空中，不久我們會被噴得滿身都是。

尤金妮：哦，最親愛的朋友，多麼怪異的性器啊！……我幾乎無法用手去觸碰！……天啊，性器全都像這樣大嗎？

多爾曼斯：尤金妮，你知道，我的性器在大小方面相當遜色。這種「引擎」就一個年輕人而言是很可怕的；妳非常清楚，像這樣的一個「引擎」在刺穿時是不可能沒有危險的。

尤金妮，已經在接受德·聖安姬夫人的手淫：為了享樂，我會勇敢面對一切！

多爾曼斯：妳說得很對，一個女孩不應該被這樣一種東西所驚嚇。大自然會助一臂之力，它會賜給妳大量的快感，很快就補償了先前稍微的不便之處。我曾看過比妳還年輕的女孩忍受著更大的陰莖。只要有勇氣與耐性，生命最大的障礙都可以克服。如果認為我們只能以很小的陰莖來破小孩的瓜，那是很瘋狂的想法。我的看法剛好相反，認為處女應該送到最大的「引擎」那兒，以便處女膜一旦破裂，她就能夠更快速享受到快感。是的，她一旦吃了這種美食，就很難放棄它，去尋求較不刺激、較貧乏的食物。但是，只要她很富有、可愛又年輕，

就會發現很多這樣大的性器，要多少就有多少。她要保持機智；如果有人提供她很平庸的這種東西，而她卻很想使用它，那就把它放在屁股中吧。

德·聖安姬夫人：是的，並且為了更加感到快樂，讓她同時使用較大的這種東西以及較小的這種東西吧。當她刺激在前面屌她的男人產生銷魂的快感時，就會有助於在後面屌她的另一個男人很快達到狂喜的境地。當她沉溺在兩個人的精水時，讓她也在欲仙欲死的狀態中釋放出自己的精水。

多爾曼斯：（必須指出的是，在整個對話中，手淫的動作持續著。）夫人，我認為，應該再有兩、三隻陰莖出現在妳所描繪的情景中。難道妳不認為，妳的這個女人應該在嘴中有一根陰莖，兩隻手又各有一根嗎？

德·聖安姬夫人：她也許可以有一隻陰莖在她腋窩下輕輕拍擊著，頭髮中也有幾隻；如果可能的話，她的四周應該安排三十隻。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女人一定是只擁有陰莖，只觸碰陰莖，只吮吸陰莖，被陰莖所淹沒，並在同一時刻出水。啊，多爾曼斯！雖然你是浪蕩子，但我敢說，你在這種美妙的享樂戰鬥中並無法跟我匹敵……在這方面，我已經做了所有可能做的事。

尤金妮，繼續讓她的朋友手淫，就像武士讓多爾曼斯手淫：哦，親愛的！……我感到頭暈目眩了！……嗯，我自己也能夠享有這種快樂！……我可以委身於一大群男人！……啊，多麼快樂！……最親愛的人兒，妳的手淫真好……妳就是快感女神……這根美妙的陰莖勃起

得多兇啊……它那雄偉的龜頭變得多麼大，多麼紅啊！……

多爾曼斯：他離收場的時間不遠了。

武士：尤金妮……姊姊……靠近……哦，多麼美妙的胸房！……多麼柔軟、豐滿的大腿！出來啊！兩個都出來，我的精水將與妳們的精水結合在一起！……它會湧出來！會跳躍！天啊！（在緊要關頭之中，多爾曼斯小心把他的朋友噴出的精液導向兩個女人，主要是導向尤金妮，尤金妮全身濕透了。）

尤金妮：美妙的情景！多麼高貴，多麼雄偉……我全身充滿了！……它彈進我的眼睛之中！……

德·聖安姬夫人：親愛的，等著，讓我收集這些無價的珍珠。我要將其中的一些擦在妳的陰核上，更加速妳自己出水。

尤金妮：啊！好的，親愛的，好的！美妙的主意……開始吧，我會投進妳的懷中。

德·聖安姬夫人：美妙的孩子，吻我一千次……讓我吮吸妳的舌頭……讓我吸進妳那被快感熱氣激起的銷魂氣息！啊，屌啊！我自己出水了……弟弟，把我結束掉吧，我請求你把我結束掉！……

多爾曼斯：是的，武士……手淫你的姊姊吧。

武士：我倒喜歡屌她……我仍然處在這種狀態中。

多爾曼斯：很好，把它推進去，並把屁股對著我；我會在這整個銷魂的亂倫過程中屌你。

然後，尤金妮裝上這個印度橡皮陰莖，從後面屌我。她註定有一天要扮演所有這些淫蕩的角色，必須努力在我們現在所傳授的課程中，把所有的角色都扮演得同樣好。

尤金妮，裝上假陰莖：哦，我欣然接受！一涉及放蕩行為，你永遠不會發現我有所不足。放蕩行為現在是我唯一的神祇，是我的行為的獨特律則，是我的所有行為的唯一基礎。（她捅多爾曼斯的後門。）親愛的主人，以同樣的方式嗎？做得好嗎？……

多爾曼斯：太棒了！……真的，這個小無賴就像男人一樣屌我！很好！我認為我們四個人彼此完美地結合在一起，我們必須開始了。

德·聖安姬夫人：哦，武士，我快死了！……我無法習慣你那可愛的陰莖的悸動！……多爾曼斯：啊，但是這個要命的，這個迷人的屁股提供我快感！哦，屌啊！屌啊！讓我們一起出水！天啊，但是我完了，我沒氣了！啊，我一生中不曾如此銷魂地達到高潮！武士，你射精了嗎？

武士：你看看這個孔兒，糊糊的，一片混濁，不是嗎？

多爾曼斯：哦，我的朋友，但我的屁股中也是如此！

德·聖安姬夫人：休息吧，停下來，我已奄奄一息了。

多爾曼斯，吻尤金妮：這個無與倫比的女孩像神祇一樣屌我。

尤金妮：事實上，我覺得很享受。

多爾曼斯：只要一個人是浪子，一切過度的行為都會提供享受。一個女人最好加倍表現

這些過度行為，甚至超越可能的程度。

德·聖安姬夫人：我經由一個公證人存了五百金幣。只要有人，不管他是誰，能夠教授我現在所不知曉的一種熱情，能夠讓我經驗到我所不曾享受過的一種狂喜，那麼，這些錢就屬於他。

多爾曼斯：（此時，所有對話的人都把自己安置好，除了談話外不做其他事。）夫人，這個主意很奇怪，我會去試試，但是我很懷疑，妳所追求的這種不尋常的東西，是否很像妳剛剛經驗過的美妙快感。

德·聖安姬夫人：你到底在說什麼！

多爾曼斯：老實說，我不知道有比享受孔兒更令人厭倦的事。夫人，一旦一個人，像妳自己一樣，經驗到屁股所提供的快感，我是無法想像她怎麼可能放棄那種快感，去尋求其他的快感。

德·聖安姬夫人：那是由來已久的習慣。當一個女人的想法跟我一樣時，她希望每個地方都被屌；不管「引擎」刺穿什麼部分，只要感覺它在那兒，她就快樂。無論如何，我完全贊同你的想法，並向所有耽於肉慾的女人證實：她們的肛門被屌時所經驗到的快感，將總是遠勝過她們讓男人屌孔兒時所經驗到的快感。就這方面而言，讓她們去問問那個在整個歐洲中兩方面都最有成就的女人。我敢保證，這兩方面一點也不能相比；她們在證實了屁股的快感之後，會很不情願回到孔兒的快感的。

武士：我的想法並不完全相同。我準備接受對方期望我做的任何事情，但是，就嗜好而言，我在女人身上確實只喜歡大自然指出要加以尊敬的那座聖壇。

多爾曼斯：嗯，真的，那是屁股！親愛的武士，如果你小心檢視大自然的律則，你會發現，大自然除了指出屁股眼之外，不曾指出另一座聖壇來讓我們供奉。大自然特意地支配屁股眼。啊，天啊！要不是大自然要我們屌屁股眼，它難道會讓這個洞那麼剛好適合我們的陰莖嗎？這個洞難道不是圓形的嗎？就像這個陰莖？哎！一個人無論多麼沒有常識，也不會認為，大自然會為我們圓柱形的陰莖創造出女人橢圓形的孔兒！如果你去沉思這種圓整方柄的情況，就會立刻了解大自然的意向。我們很明顯地看出，人類對女人這個圓形的孔兒過分地奉獻，增加人口的繁殖；雖然大自然對此加以容忍，但大自然無疑會感到不悅。不過，我們還是繼續我們的教育吧。尤金妮剛剛非常自在熟視了射精的高度神祕。現在我要她學會如何支配精液的流動。

德·聖安姬夫人：你已經筋疲力竭了，這樣會為她惹來很多麻煩。

多爾曼斯：沒錯，所以我才希望妳的房子或田裡有一位強壯的年輕小夥子，能夠當模特兒，讓我們藉著他來提供我們的課程。

德·聖安姬夫人：我有你所需要的人。

多爾曼斯：不會是一個年輕的園丁吧？他看起來很可愛，大約十八歲或二十歲，我就在一會兒前看到他在妳的菜園裡工作。

德·聖安姬夫人：奧古斯丁？正是，是奧古斯丁，他的性器達十四吋長，圓周八又二分之一吋！

多爾曼斯：老天啊！可真是怪物！……會射精嗎？……

德·聖安姬夫人：射精就像瀑布！……我去找他。

第五次對話

多爾曼斯

武士

奧古斯丁

尤金妮

德·聖安姬夫人

德·聖安姬夫人，介紹奧古斯丁：請看看我所提到的這個男人。我們開始吧，朋友們，我們開始作樂吧。如果生活中沒有一點小娛樂，會成什麼樣子呢？過來這兒，你這個笨蛋！哦，笨蛋！……你們會相信嗎？六個月以來，我一直努力把這個大笨蛋轉變成適合文明社會的人，但卻沒有結果。

奧古斯丁：是的，夫人，妳時常這樣講，所以我現在不會表現得那麼差了。每當有一塊土地沒有耕種，妳總是讓我去耕作，總是我的份。

多爾曼斯，笑著：哦，真棒！……很迷人！……這個可愛的男孩，他既坦白又清新……（介紹尤金妮。）奧古斯丁，仔細看，我的孩子，現在有一個花壇沒有耕種，你要不要用你的鏟子在上面試試呢？

奧古斯丁：哦，先生，應該說是用撬門棍！這樣高雅的小東西不是為像我這樣的人而準

備的。

多爾曼斯：小姐，開始吧。

尤金妮，臉紅：我感到那麼羞愧！

多爾曼斯：抖落掉妳那種脆弱的感情。所有的行為，尤其是放蕩的行為，都是大自然在我們身上激起的，所以沒有一種行為，無論是哪一種行為，會讓我們感到羞愧的。尤金妮，放聰明一點，跟這個男人表現出妓女的本色吧。要認為，一個男孩所感覺到的每種刺激，以及一個女孩所促成的每種刺激，都是一種自然的奉獻。當妳的性器獻給我們的性器時，那是妳的性器侍奉大自然最好的方法。簡言之，妳只有在被屌時才誕生。如果一個女孩不服從大自然所針對她的這種意向，那麼，她就不配再活下去。妳自己把這個年輕人的褲子褪到他好看的大腿下面吧，把他的襯衫捲到他的背心下面，這樣他的前面……以及他的後面，順便一提，他的後面是很棒的，這樣，這兩者就會任憑妳使用……現在，用妳的一隻手抓住那塊瘦的肉。雖然這塊肉現在是下垂的，但是我保證，它不久就會以新的形式讓妳感到驚奇。然後用妳的另一隻手探險他的臀部，如此輕搔他的肛門縫隙……是的，以這種方式……（為了讓尤金妮知道怎麼做，他在奧古斯丁身上示範。）揭開這個透紅的龜頭。當妳在手淫它時，不要讓它被蓋住，要讓它裸露著……把皮膚伸展開，是的，讓它緊繃……看啊，妳看到我的教導所產生的效果了嗎？……而你，我的男孩，我請求你，不要站在那兒，雙手放在背後。難道你不能把手放在別的地方嗎？讓你的手在這個美妙的胸房上面遊移，在奇妙的臀部上方

遊移……

奧古斯丁：先生，我難道不能吻這個小姐一兩次嗎？這樣我會很快樂的。

德·聖安姬夫人：嗯，吻她吧，你這個白痴，你想吻她多少次就吻多少次。當我跟你躺在床上時，你不是都吻我嗎？

奧古斯丁：哦，天啊！美麗的小嘴，那麼清新，氣味那麼美妙……好像我的鼻子置身在我們的花園的玫瑰中。（露出勃起的陰莖。）看啊，先生，它變成這樣了，你看到了嗎？
尤金妮：老天！它變得多大啊！

多爾曼斯：現在，你的動作規則一點，有力一點……來，把位置讓給我一會的時間，仔細看我的動作。（他手淫奧古斯丁。）妳看到了嗎？這種動作比較能達到目的，同時也比較柔和。嗯，再開始，尤其是讓龜頭裸露著……很好！它已經完全展現活力了。現在讓我們確定它是否比武士的東西大。

尤金妮：你去加以確定吧。你很清楚，我無法用手去握住它。

多爾曼斯，衡量著：是的，沒錯：十四吋長，圓周八又二分之一吋。我不曾看過這麼大的東西。這是所謂的雄偉的性器。而妳，夫人，妳說妳使用它嗎？

德·聖安姬夫人：經常，我在這兒鄉下過夜時都使用它。

多爾曼斯：但是我希望不是使用在屁股中？

德·聖安姬夫人：使用在屁股中比使用在孔中次數多。

多爾曼斯：啊，天啊！多麼放蕩！說真的，我不知道我是否做得到。

德·聖安姬夫人：多爾曼斯，不要畏縮，他會很乾淨俐落地刺穿你的屁股，就像刺穿我的屁股。

多爾曼斯：我們等著瞧。我相信我們的奧古斯丁會給我面子，把一些精液射在我的屁股裡面。我會回報他同樣的東西。但我們還是繼續吧，我們要上課……尤金妮，仔細看，注意，這隻蛇將吐出牠的毒液，妳準備好，眼光緊盯著這件雄偉的武器的頭。當妳看到它膨脹，表示即將射精，當妳看到它出現較深、較紫的顏色，那麼，妳的動作就要變得很狂熱。他射精之前，妳那輕搔他肛門的指頭要盡量深入。妳要完全獻給這個在妳身上享樂的浪蕩子。要湊向他的嘴，去吮吸它。要施展妳的魅力，服從手的命令……他射精了，尤金妮，這是妳勝利的時刻。

奧古斯丁：啊！啊！小姐，簡直要我的命！我再也受不了了！再多一點，繼續，給我多一點，用力點，小姐，請用力點，小姐！啊，上帝萬能！我無法看清楚！……

多爾曼斯：尤金妮，加倍努力吧！三倍努力吧！小心，他會放屁，他陶醉了，處在劇痛之中！……天啊，多麼豐富的精液！……以多麼大的力量噴出來啊！……注意看最先噴出時的途徑；它射出十呎遠，不，更遠！屌它的！房間都濕了。我不曾看過可以相比的射精情景。夫人，妳告訴我說，這個東西昨天屌妳嗎？

德·聖安姬夫人：我想是九次或十次；我們很久以前就不再算幾次了。

武士：可愛的尤金妮，妳的身上沾滿了那東西。

尤金妮：但願我溺死在其中。（對多爾曼斯說：）親愛的老師，請告訴我，你滿意嗎？

多爾曼斯：開始就有這種成績，太好了。但是有幾個插曲妳忽略掉了。

德·聖安姬夫人：等著；這些插曲對她而言不會有什麼意義，除非它們是經驗的成果。

就我自己而言，我承認，我對我的尤金妮極為滿意。她顯然具有最快樂的性情。我想我們現在應該讓她享受另一種情景。我們讓她親眼看看陰莖在屁股所造成的結果。多爾曼斯，我要把我的屁股獻給你，同時我將置身在我的弟弟的懷抱中，由他屌我前面的孔兒，而你則捅我的後面。尤金妮會把你的陰莖準備好，把它塞進我的屁股，指揮所有的動作，詳加研究，一切都是為了熟悉這種事情，因為她以後將委身於這種事情，到了那時就要見識這位大力士的美好陰莖了。

多爾曼斯：我非常渴望看看這個美麗的小屁股，因為它曾被勇敢的奧古斯丁的激烈衝擊所刺穿。但是，我同意妳的提議，夫人，不過卻要再加一個細節：我用手腕摩擦奧古斯丁的性器一兩次，讓它再度硬起來，然後在我屌妳後面的同時，由他屌我的屁股。

德·聖安姬夫人：我衷心贊同這種安排。這樣我也會受益，而我的學生會從兩次優秀的教導中獲得好處，不是一次。

多爾曼斯，抓著奧古斯丁：來，我的健壯的情郎，我將讓你重獲生命精力……，嗯，看看這個愚蠢的人如何反應！吻我，親愛的朋友……你仍然全身被精液沾濕了，而我向你要的

是精液。啊，天啊，我在手淫他的同時，必須抽動他的屁股！……

武士：姊姊，靠近吧。為了順從多爾曼斯的要求，以及你的要求，我將在這張床上伸展身體。你就躺在我的懷中，對他露出美妙的臀部，你要把屁股張開來……是的，就是這樣：我們準備要開始了。

多爾曼斯：不，還沒有，等等我。我必須首先進入你姊姊的屁股，因為奧古斯丁低聲告訴我要這樣做。然後，我讓你們兩位結合。記住，我們不要疏忽任何的原則，也要記住，有一個學生在觀察我們，我們要把最準確的示範呈現給她看。尤金妮，過來，在我確定這個粗俗的傢伙的巨大「引擎」時，妳來手淫我，幫助我勃起，手淫我的陰莖，輕輕地，在妳的臀部上動一動。……（她這樣做了。）

尤金妮：這是應該做的嗎？

多爾曼斯：妳的動作總是顯得太膽怯。尤金妮，要更加緊壓妳所手淫的陰莖。如果手淫是令人愉快的話，那是因為陰莖此時比在屌的時候更受到擠壓，因此，對於手所運作的「引擎」而言，合作的手，必須比身體的任何部分更成為無限狹窄的通道……好一點了！是的，這樣好一點了！把妳的屁股稍微張開一點，這樣，在每一次衝擊時，我的陰莖的末端就能夠向前滑，觸碰妳的屁股眼……是的，很好，真的很好！武士啊，在等著的時候，你手淫你的姊姊。我們一分鐘後就任你指使……啊，很棒！我的那話兒硬起來了！夫人，現在準備好。把那美妙的屁股對著我那不聖潔的熱情東西。尤金妮，妳指引這根刺針，必須靠妳的手把它

導向那個孔，你的手必須讓它刺穿那個孔。它一進去，就抓住這兒這位好人奧古斯丁，讓他的陰莖充滿我的內臟。這些都是一位學生應該做的工作，因此要多學習。親愛的，這就是我為什麼要你做這種麻煩工作的原因。

德·聖安姬夫人：多爾曼斯，我的臀部是你想要的地方嗎？啊，我的安琪兒，但願你知道，我是多麼渴望得到你，多麼長久地等待一個屌屁股的人屌我！

多爾曼斯：夫人，你的願望將會達成，但是容我在我的偶像腳旁停留一會。在進入聖堂的深處之前，我要讚美它……這是多麼美妙的屁股！……讓我吻它！讓我舐它，舐它一千次，再一千次！……來，這是你所渴望的陰莖！……婊子，感覺到嗎？告訴我，感覺到它刺穿嗎？……

德·聖安姬夫人：把它推進我內臟的黑暗處吧！……哦，美妙的淫蕩，你的最高權威是什麼啊！

多爾曼斯：這是我一生不曾屌過的屁股，配得上天神的酒童根尼米德！尤金妮，來啊，立刻讓奧古斯丁屌我的後面。

尤金妮：我把他帶來給你；來了。（對奧古斯丁說：）醒過來，可愛的安琪兒，你看到所要刺穿的洞嗎？

奧古斯丁：是的，我看到了。老天啊，可真是一個大洞！小姐，我進去裡面，比進去你的洞容易。稍微吻吻我，進去就會很順。

尤金妮，擁抱他：哦，你想吻多久就吻你多久，你是那麼清新！……但是，要推啊，你聽到嗎！龜頭不見了——倒是很快，我敢說，其餘的會緊跟在後面……

多爾曼斯：衝刺，衝刺啊，我的好人兒……如果必要的話，把我扯裂……看到我的屁股嗎？不是準備好了嗎？它沒有招呼你嗎？嗯，推啊……啊，天啊！好大的棍棒！我不曾接受過這麼大的東西……尤金妮，外面還有幾吋長？

尤金妮：還不到兩吋。

多爾曼斯：那麼，我的屁股裡面有十一吋……多麼強烈的狂喜啊！他把我劈成兩半了，我再也受不了！武士！你準備好了嗎？

武士：摸摸看，把你的看法告訴我。

多爾曼斯：來這兒，兩個孩子，讓我把你們結合在一起……讓我盡可能加快這種美妙的亂倫情境。（他把武士的陰莖引進他姊姊的孔中。）

德·聖安姬夫人：嗯，兩個親愛的人兒，我的兩邊都被屌了！天啊！多麼美妙的快感！不，整個世界上都找不到像這樣的快感。啊，屌啊！我多麼同情沒有這種經驗的女人！多爾曼斯，振動我的身體，用力衝擊……藉著你的激烈動作，讓我的弟弟的鋒刃刺穿，而妳，尤金妮，妳要注意看我。來，看著置身在老虎鉗中的我。來，從我的實例中學會去品嚐，學會被陶醉，學會以愉快的心情去享受……注意，我的愛，注意看我同時所做的一切：醜聞、引誘、壞榜樣、亂倫、通姦、肛交！哦，撒旦啊！我的靈魂的唯一神祇，在我的身體裡再灌輸

更多的東西吧，為我冒氣的內心提供進一步的墮落，然後，你將看到我會如何投進這一切之中！

多爾曼斯：啊，銷魂的人兒，妳多麼激發我的精液，妳的熱情，以及妳的屁股中的不尋常溫度多麼刺激精液射出來！這一切都會讓我頃刻之間達到高潮。……尤金妮，請激起這個屌我的人的勇氣，拍打他的身體兩側，掰開他的臀部。妳現在已熟悉這種藝術，知道如何振作猶疑不決的他心中的慾望……只有妳的接近才會為那根屌我的陰莖提供能量……我感覺到，衝刺更有力了……哦，妳這婊子，我必須把藉著屁股的快感才能射出的精液對妳射出……等我啊！等一等，聽到嗎？哦，我的朋友們，讓我們一起出來：這是生命唯一的快感！……

德·聖安姬夫人：屌！屌！你想出來就出來吧……因為我再也不受得了！被屌的上帝的雙重名字！屌後門的神聖上帝！我出來了！……把我淹沒吧，我的朋友們，浸濕、浸透、溺死你們的妓女吧！把你們的精液灑到這個熾燃的靈魂的中心！它的存在只為了被你們的精液之潮平息、解渴！啊！啊！……屌啊！……屌啊！……多麼令人無法相信的過度銷魂！……我被宰了！……尤金妮，讓我吻妳，讓我吃妳，當我釋出精水時，讓我飽飲妳的精水！……（奧古斯丁、多爾曼斯以及武士行動一致。由於擔心會顯得單調，所以我們沒有去記錄在這種場合中很容易彼此相像的表情。）

多爾曼斯：這是我曾經經驗過的最美妙的屌。（把奧古斯丁引介給其他人。）這位屌屁股的人，在我身上灑滿了精液！但是，夫人，我想，我也在妳身上射出了同樣多的精液。

德·聖安姬夫人：啊，不要跟我談到此事；我深深陷在裡面了。

尤金妮：我不能說這麼多，我不能！不能！（以打趣的姿態投進她的朋友的懷中。）妳說妳犯了很多的罪，最親愛的，但是至於我，感謝上帝！我沒有犯任何的罪。哦，如果我必須以這種方式喝冷湯，我會不消化。

德·聖安姬夫人，爆笑出來：這個人兒多麼逗人笑啊！

多爾曼斯：但是，多麼迷人！來這兒，小乖乖，我來稍微打妳幾下。（他打她的屁股。）吻我吧，很快就會輪到妳了。

德·聖安姬夫人：從現在起，我們必須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她身上。弟弟，注意她吧，她是獵物。檢視那迷人的處女膜吧，它不久就將屬於你。

尤金妮：哦，不！不要從前面！這樣會過分傷害到我。從後面，隨你喜歡，就像多爾曼斯一會兒前在我身上所進行的。

德·聖安姬夫人：天真又可愛的女孩！她對你所要求的東西，正是人們很難從別人身上得到的東西。

尤金妮：哦，其實並不是沒有一點自責的，因為妳並沒有完全讓我對這種罪大惡極的事感到放心，我經常聽到人們說這種事是罪大惡極的，尤其是如果在男人與男人之間進行，就像多爾曼斯和奧古斯丁剛才所做的。先生，請告訴我，你的哲學如何說明這種罪行。這是很可怕的，不是嗎？

多爾曼斯：尤金妮，從基本的一點開始吧。在放蕩行為中，沒有什麼事情是可怕的，因為放蕩行為所暗示的一切，也是一種自然的啟發。最不尋常的、最怪異的行為，那些似乎最嚴重地與每種律則、每種人類制度衝突的行為（至於天堂，我沒有什麼可說的），嗯，尤金妮，甚至那些行為，也不是可怕的，而其中每一種行為都可以在大自然的範圍裡獲得證明。沒錯，可愛的尤金妮，妳所說的那一種，人們在聖經的枯燥虛構中發現這樣一則奇異的傳說，與此有關，而聖經是一位未受教育的猶太人在巴比倫被捕時所編的沉悶作品。這則軼事是虛假的，完全沒有可能性與真實性，因為這則軼事指出，為了報復這種墮落行為，那些城市，或者毋寧說那些城鎮，就被火燒掉了。索多姆（Sodom）和哥摩拉（Gomorrah）位於古代火山的火山口，所以就像義大利的城市被維蘇威火山的岩漿所淹沒了。這就是所謂的奇蹟。然而，無論如何，他們卻從這個最簡單的事實出發，以卑鄙的方式捏造出火劫一事，其矛頭是針對歐洲一個地區中那些不幸的人，因為他們喜歡「肛交」這種自然的東西。

尤金妮：哦，這種事是自然的嗎？

多爾曼斯：是的，很自然，我是這樣斷言。妳知道，大自然並沒有兩種聲音，並沒有一種聲音整天譴責另一種聲音所支配的東西。那些沉迷於這種癖好的人，無疑只從大自然的聲音中獲得訊息，促使他們去追求這種癖好。那些想要污辱這種嗜好或禁止實踐這種嗜好的人就宣稱，這種嗜好有害於人口。他們是多麼愚蠢啊，這些愚痴的人，他們只想到自己的後代的繁殖，只要是導致不同結果的事情，他們就認為是罪惡。難道大自然真的像他們要我們相

信的那樣，非常需要這種人口過多的現象嗎？只要一個人不去進行這種愚蠢的人口繁殖，難道就真的犯了大罪嗎？為了讓我們自己相信，讓我們稍微檢視大自然的運作與律則吧。如果大自然真的只創造而不破壞，我就可能跟那些沉悶的詭辯家一樣相信，最崇高的行為是不斷地努力生產，接著又跟他們一樣認為，拒絕生產是一種罪惡，必然是一種罪惡。然而，只要稍微看一看大自然的運作，難道看不出：「破壞」和「創造」都是大自然的計畫所必要的，「破壞」和「創造」的功能是彼此緊密地關聯、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如果沒有其中一者，另一者就不可能運作，如果沒有「破壞」，就沒有「誕生」，沒有「更生」。因此，「破壞」就像「創造」，是大自然的一種命令。

如果承認這種本質，那麼，我的拒絕創造又怎麼可能冒犯大自然呢？「肛交」就算有罪惡的成分，無疑也絕對不像「破壞」的行為那樣有罪惡，而我剛剛已經證明，「破壞」是大自然的律則之一。如果一方面而言，我接受大自然所提供我的嗜好，製造出損害與破壞，那麼，另一方面而言，我必須加以檢視，看看損害與破壞是不是大自然所需要？還有，我在破壞時是否符合大自然的意志？如此加以考慮後，那麼，我請問妳，罪惡何在呢？但是，愚人与贊成人口繁殖的人卻繼續表示反對，而反對的理由只有一個——生殖用的精液出現在生殖器官中，其唯一的目的就是繁殖，如果誤用它，就是一種冒犯的行為。我剛已證明情況剛好相反，因為這種「誤用」的情況甚至不等於「破壞」，而比「誤用」更加嚴重的「破壞」並不是罪惡。首先，大自然並不意在讓人們只把精液用在生殖上。如果是這樣的話，大自然就

不會讓精液在任何情況射出來——除了適合生殖的情況。但是經驗顯示，相反的情況可能出現，因為我們事實上都在所希望的任何時間與地點失去精液。其次，大自然會禁止精子的損失——除了在性交之中；然而，當我們做夢和回憶時都會出現精子損失的現象。如果大自然很珍惜這種寶貴的液體，那麼，它就會只容許精液流進生殖器之中；它一定不會在我們把精液導向別處時，還讓我們感覺到這種銷魂快感，因為大自然不可能在我們大肆侮辱它時，還同意賜給我們快感。我們再進一步說吧。如果「生殖」對大自然而言是那麼可貴的，那麼女人就會只為生殖而誕生在這個世界上，但是，如果是如此，難道女人在整個一生之中只會有不超過七年的時間能夠受孕與生產嗎？難道會這樣嗎？難道大自然熱心渴求繁殖嗎？難道凡是不合乎這個目的的一切都會冒犯它嗎？在一百年的生命之中，註定要生殖的女性卻只有不超過七年的生殖時間！大自然只希望繁殖，然而它給予人類做為生殖之用的精液，卻任憑人類隨心所欲隨時隨地浪費、誤用！人類喜歡浪費精液，就像他們喜歡好好使用精液，一點也沒有不便之處！……

讓我們不要，好朋友們，讓我們不要再相信這種荒謬的事情，這樣會危害到我們的理性。啊！肛交者與女同性戀者絕不違悖大自然，相反的——我們要非常相信——這兩種人是有助於大自然的，因為他們倔強地避開一件事，以免生產出來的後代令大自然厭煩。我們要弄清楚，繁殖並不是大自然的一種律則，繁殖並不是大自然對我們的要求，最多是大自然所容忍的事情；我已經告訴過妳了。哎！如果人類在地球上完全消滅了，這對大自然而言又有什麼

差異！大自然嘲笑我們很自傲，因為我們告訴我們自己說，如果這種不幸發生了，一切都會完了，大自然會這樣做嗎？嗯，大自然才不會去注意呢。難道妳認為人類還沒有滅過種嗎？布風（Burton）就指出，有幾種人類已經不見，而大自然對這樣大的損失一點也沒有抱怨！整個種族可能消滅，但空氣並不會因此變得比較不純潔，星星並不會因此變得比較不明亮，宇宙的前進也不會變得比較不精切。只有愚痴的人才會認為，我們人類對世界是很有用的，所以凡是不繁殖人類的人，或者凡是干擾繁殖的人，都一定會成為罪犯！讓我們不要再這樣盲目了，但願較有理性的人所樹立的榜樣，讓我們相信我們是錯的。在世界上的每個角落，所謂的肛交罪惡都有崇拜者與支持者。希臘人將之視為一種美德，還為「愛神卡利皮吉亞」立了一座雕像；羅馬人派人到雅典學習法律，帶回了這種美妙的嗜好。

請看看這種嗜好在皇帝的統治下所呈現的進展情況！這種嗜好在羅馬之鷹的保護之下，從地球一端傳播到另一端。隨著帝國的崩潰，這種嗜好托庇於王位近處，追隨義大利的藝術，傳給我們之中那些行事明智的人。我們發現了一個半球，我們在其中發現肛交。廚子在一個新世界中安頓下來，肛交就君臨那兒。如果我們的氣球到達月球，也會在那兒發現肛交。美妙的嗜好，大自然與快感之子啊，凡是有人類的地方就一定有你，只要有人認識你的地方，他們就會為你建立聖壇！哦，我的朋友們，世界上會有這樣過分的事情嗎？——竟然認為一個人一定是個怪物，活該失去生命，就因為他喜歡享受屁股眼，而不喜歡享受孔兒，就因為他在一個年輕的男人身上發現兩種快感——即同時是情人與情婦的快感——之後，就很喜歡

年輕男人，而不喜歡只提供他一半快感的年輕女孩！他是一個壞人，一個怪物，就因為他希望扮演不是屬於自己的性別的角色！真是的！那麼，大自然為何在創造他時，使他容易感受到這種快感？

如果我們來檢視這種男人的身體結構，就會觀察到，這種男人與那些不幸沒有插後門偏好的其他男人，其間的身體結構有著極端的差異。前者的臀部比較好看、豐滿，不會有一根毛遮蔽著那座快感聖壇，其內部有著較微妙、較具官能、較敏感的薄膜，跟女人陰道的內部屬於同樣的種類。這種人的性格也是跟其他男人不同，比較溫和、比較柔順、比較微妙。你在他身上會發現女人生來具有的幾乎所有惡德與美德。你甚至會發現他具女人的弱點；所有的這種男人都具有女性的癖好，有時具有女性的習慣與特性。大自然如此讓他變得很像女人，一旦他們有了女人的嗜好，大自然怎麼可能會生氣呢？情況難道不是很明顯嗎？這類的男人不同於另一類的男人；大自然創造這類男人，是為了減少繁殖，或使其減少到最低限度，因為過分的繁殖一定會傷害到大自然……啊，親愛的尤金妮，你知道那種快感是多麼美妙嗎？——當一隻沉重的陰莖充滿了臀部，當陰莖插入到只剩睪丸，在臀部裡面顫動、悸動，然後退到包皮的地方，猶疑著，又回歸，再度衝刺，一直到陰毛的地方！不，不，在整個廣大的世界中，沒有一種快感足以與這種快感相比。這種快感是哲學家的快感，是英雄的快感，也會是天上神祇的快感，只不過一個人在美妙的交合中所使用的身體部分，其實就是我們在這個塵世上所應尊敬的唯一神祇，所以，這種快感不算是天上神祇的快感！●

尤金妮，很感動：哦，我的朋友們，請扇我的屁股吧！……來，我的臀部準備好了……我把臀部獻給你們！……扇我吧，因為我出水了！……（她說完這些話後，投入德·聖安妮夫人的懷中，後者抓住她，擁抱她，把這個年輕女人翹高的屁股對著多爾曼斯。）

德·聖安妮夫人：美妙的老師，你難道會抗拒這個提議嗎？你難道不會被這個高貴的屁股所引誘嗎？看看它張開來，對著你眨眼！

多爾曼斯：美麗的尤金妮，我請求妳原諒。如果妳真的想要的話，並不是由我來熄滅我自己所燃起的慾火。親愛的孩子，在我眼中，妳具有身為女人的很大缺點。我是那麼體貼，所以忘記了很多有關破妳的瓜的事情。我不想再進一步了，請不要認為我不夠意思。武士將接下此事。他的姊姊有假陰莖，將會為她弟弟的屁股提供最強有力的衝擊，同時又把自己高貴的臀部提供給奧古斯丁，由奧古斯丁扇她的屁股，同時我又扇奧古斯丁。不瞞你們說，這個美妙的男孩的屁股一直對我示意，已有一小時之久，並且我非常希望回報他為我所做的事。

尤金妮：我接受這種修正後的情況。但是，事實上，多爾曼斯，雖然你說話坦白，卻無法彌補其中的不禮貌。

多爾曼斯：小姐，一千個抱歉，但是我們其他的捅後門的人，對於「坦白」這個問題以及原則的精確性是很講究的。

德·聖安妮夫人：然而，那些像你一樣只習慣捅後門的人，我們通常不會讚美他們很「坦白」。

多爾曼斯：我們確實有點詭詐，是的，有一點不老實，妳可以這樣認為。但是，畢竟，夫人，我已經向妳證明，這種性格對於社會中的男人是不可或缺的。與我們生活在一起的那些人，整天忙著隱藏自己，不讓我們看到他們，掩飾自己的罪惡，以便顯示那些他們不曾尊重的美德。我們命定與這種人生活在一起，如果我們只對他們表現得很坦白，那會是非常危險的，因為如此的話，我們將提供他們所有的優勢，而他們卻不提供我們同樣的優勢，受騙的情況會很明顯。我們需要掩飾與偽裝，這是社會所遺留給我們的，我們要接受這個事實。夫人，請給我一會兒的時間，讓我把我自己的實例告訴妳。世界上確實沒有人比我更壞。嗯，與我同時代的人都被我所騙。你問他們對多爾曼斯的看法，他們全都告訴你說，我是一個誠實的人，然而，我卻從所有的罪惡中享受到最奇妙的樂趣。

德·聖安姬夫人：哦，我不會相信你做了殘暴的事情。

多爾曼斯：殘暴的事情……真的，夫人，我做出了可怕的事情。

德·聖安姬夫人：呸，你就像一個人對聽告解的神父說：「先生，不必詳細說了；除了謀殺與偷竊之外，你可以確定我什麼都做了。」

多爾曼斯：是的，夫人，我應該這樣說——那兩個例外也加上去。

德·聖安姬夫人：什麼！浪蕩子啊，你已做了……

多爾曼斯：所有的事情，夫人，所有的事情。像我這種性情和本質的人，難道會拒絕去做任何事情嗎？

德·聖安姬夫人：哦，讓我們來扁吧！扁吧！……我再也無法忍受這種語言了，我們以後再說吧！多爾曼斯，你還是把你的告白留待以後吧。如要好好聽你的告白，聽眾必須腦筋很清楚。當你勃起時，你所說的話就不再真誠，你會說出可怕的事情；我們看到一種強烈的想像力散發出浪蕩的亮光，卻偽裝成真實的情況。（他們就位。）

多爾曼斯：再等一會，武士，再等一會。我是引介的人，但卻是藉著預備性的方式來引介。我要可愛的尤金妮原諒，她必須允許我打她幾下，好讓她處在適當的情緒中。（他打她。）

尤金妮：我告訴你，這種儀式並沒有目的……多爾曼斯，請承認，這樣會滿足你的淫慾，但是我請求你，在做的時候，不要裝腔作勢，並且要認為，你是在為我而做任何事情。

多爾曼斯，愉快地打著尤金妮：啊，妳等一會就會有我的消息……妳還不熟悉這種預備性的力量……來，來，小婊子，妳要挨打！

尤金妮：我的天，他變得多麼狂熱啊！我的屁股也是，全都著火了！……但是，真的，你把我弄疼了！

德·聖安姬夫人：親愛的人兒，我會為妳報仇，我會以牙還牙。（她拿起一根鞭子，鞭打多爾曼斯。）

多爾曼斯：我心甘情願；我只請求尤金妮答應一件事：請她同意讓我隨心所欲重重地打她。妳注意到，我是多麼遵守自然律，但是，請等一下，我們來安排一下，夫人，讓尤金妮

爬到妳的兩側，她會抓住妳的頸部，像被母親背在背上的孩童。這樣子，我的手下面就會有兩個屁股，我會一起敲擊它們。武士和奧古斯丁，你們兩人敲擊我的臀部……是的，就是這樣……嗯，好了……多麼強烈的狂喜啊！

德·聖安姬夫人：我懇求你們不要放過這個小惡棍。我不要求寬恕，所以我要你們也不要寬恕任何人。

尤金妮：啊！啊！啊！我相信我的血液在流動了！

德·聖安姬夫人：這樣臀部有了血色，等於裝飾臀部……要勇敢，我的安琪兒，要勇敢，要記住，一個人是經由痛苦而獲得快感的。

尤金妮：我受不了了！

多爾曼斯，停了一會，沉思自己的動作，然後又再度開始：尤金妮，還要五十下，是的，正是，每一邊各五十下就可以了。哦！婊子！妳在屌的時候將會感覺到多麼強烈的快感啊！

（姿勢崩潰了。）

德·聖安姬夫人，檢視尤金妮的臀部：哦，可憐的小東西，她的臀部全是血！畜生，你多麼喜歡親吻「殘酷」的遺跡啊！

多爾曼斯，手淫自己：是的，我不會有所掩飾；如果創傷更嚴重，我的快感就會更強烈。

尤金妮：但你是一個怪物！

多爾曼斯：我確實是。

武士：至少他很誠實。

多爾曼斯：武士，開始吧，屌她的屁股。

武士：抓住她的身體吧，三下子就完成了。

尤金妮：哦，天啊！你的東西比多爾曼斯粗……武士，你把我扯裂了！……我請求你，輕輕地！……

武士：我的安琪兒，不可能的，我必須達到目標……請想想：我正在我的老師的眼前表現自己；他的聲譽和我的聲譽都面臨考驗。

多爾曼斯：就是那兒！我非常喜歡看到陰莖的陰毛摩擦肛門的邊緣……夫人，來吧，捅妳弟弟的後門。我們有奧古斯丁的陰莖，將以很美妙的方式進入妳的身體，我答應妳，我不會放過屌妳的人……很棒！我認為，我們已經把我們的念珠串在一起了，現在只想到射精吧。

德·聖安姬夫人：看看這個小蕩婦！她顫動、蠕動得多麼厲害！

尤金妮：是我的錯嗎？我快樂得快死了！那種鞭打……這根巨大的陰莖……這位溫和的武士，他在手淫我！親愛的，我受不了了！

德·聖安姬夫人：天啊！我也受不了了！我出來了！……

多爾曼斯：朋友們，動作稍微一致一點；再給我兩分鐘，讓我趕上你們，這樣我們就會一起達到高潮了。

武士：沒有時間了；我的精液流進可愛的尤金妮的屁股中了……我快死了！啊！屌著的

萬能上帝的聖名啊！多麼舒服！……

多爾曼斯：朋友們，我跟隨你們好了……我緊緊跟隨你們……我也扁得眼睛了……

奧古斯丁：我也是！……我也是！……

德·聖安姬夫人：多麼不尋常的情景！這個捅後門的人已經把我的屁股塞滿了！……

武士：去澡盆那兒，女士們，去澡盆那兒！

德·聖安姬夫人：不要，真的，不要，我喜歡這樣，我喜歡；我喜歡精液留在我屁股中的感覺，我要它盡可能長久留在裡面。

尤金妮：不要了，夠了……朋友們，現在請告訴我，如果有人向一個女人提議，她是否必須總是接受如此被扁？

德·聖安姬夫人：必須總是接受，親愛的，不能拒絕。尤其是，由於這種扁的方式很令人愉快，她應該向自己所利用的男人要求以這種方式進行。但是，如果她依賴提供她快樂的人，如果她希望從他身上獲得好處，包括禮物或感謝，那麼，她就要抑制自己的渴望之情，不要毫無代價就獻出屁股。要在對方催促、懇求、阿諛之後才同意。凡是具有這種嗜好的男人，都會為了一個女人而毀了自己——只要這個女人足夠聰明，拒絕進一步激起他的情慾。如果一個女人只有在被男人施壓時才屈服，那麼，她就能夠從男人身上取得她想要的一切。

多爾曼斯：嗯，小安琪兒，妳改變想法了嗎？妳不再相信捅後門是一種罪過了嗎？

尤金妮：就算是一種罪惡，我又介意什麼？你不是已經證明罪惡不存在嗎？現在，幾乎

沒有什麼行為在我眼中是罪惡了。

多爾曼斯：親愛的女孩，沒有什麼事情是罪惡的，不管是什麼事情。最恐怖的事情也有可喜的一面，不是嗎？

尤金妮：誰會否認呢？

多爾曼斯：嗯，我們此刻所做的事完全不具罪惡的層面。如果藉著傷害別人而使自己受益是一種罪惡，則首先必須證明，受害的人對大自然而言，比造成傷害和有助於大自然的人更重要、更珍貴。由於所有的人在大自然眼中都同樣重要，所以大自然不可能偏愛某一個人。因此，某件事情因為使一個人受苦而有助於另一個人，對大自然而言是完全無關緊要的。

尤金妮：但是，如果行為傷害到很多人……而我們所得到的好處只是很少量的快感，那難道不是很可怕的事情嗎？

多爾曼斯：不會的，因為我們不可能去比較別人的經驗以及我們的感覺。別人最大的痛苦在我們看來並不算什麼，而我們的一點點快感卻會影響我們。因此，我們無論如何會喜歡那種使得我們著迷的微小快樂，而不會喜歡別人的強烈痛苦，因為別人的痛苦不會影響我們。但是相反的，如果我們的感官很奇特，如果我們身體有一種怪異的特性，使得我們對別人的痛苦感到快樂——這種情況有時會發生——那麼，我們無疑會喜歡別人那種會使得我們快樂的痛苦，而不喜歡別人沒有痛苦，因為後者對我們而言是一種匱乏。我們所有的道德錯誤的來源，是在於我們很荒謬地承認兄弟之誼的關係——這是基督徒在不幸與痛苦的時代所發明

的。如果我們不得不祈求別人的同情，那麼，宣稱所有的人都是兄弟不失為聰明的方法。一旦這種假設為人接受的話，人們怎麼會去拒絕別人的幫助呢？但是，要以理性的態度接受這種假設是不可能的。難道我們不是生而為孤立的人嗎？我還要說：我們生在這個世界上，難道不全是敵人嗎？難道不是彼此為敵嗎？難道不是處在永恆與彼此的交戰狀態中嗎？我要問，如果它們確實存在，我是說，如果所謂的兄弟之誼的關係以及它所責成的美德確實存在，那麼，情況會是如此嗎？——我們會處在永恆與彼此的交戰狀態中嗎？難道這種兄弟之誼的關係以及它所責成的美德，確實是很自然的嗎？如果它們是大自然的聲音在人類之中所激發出來的，那麼，人類在出生時就會意識到它們的。從出生以後，同情、善事、慷慨就會成為天生的美德，無法加以抗拒，並且會使得野蠻人的原始狀態與我們所觀察到的情況完全相反。

尤金妮：然而，縱使像你所說的，大自然使得人們生而為孤立的人，全都不依靠別人，但是，你至少必須承認，人們有需求，所以他們就與其他人聚集在一起，如此，一定會在其中間建立一些關係，因此產生了血親關係，愛情關係，友誼關係，感恩關係。我希望，你至少會尊敬這些關係。

多爾曼斯：我不會尊敬這些關係，就像我不會尊敬其他關係。但是，我們來分析這些關係吧，我很想這樣做。尤金妮啊，我們很快來看看其中每一種關係吧。例如，我有需要結婚、延長我的種族、安排我的財富，或確定我的未來；難道這種需要就一定要我和我所結合的對象建立永遠不變或神聖的關係嗎？我請問妳，這樣的辯解不是很荒謬嗎？只要性交的動作持

續，我就一定會繼續需要那個對象，以便參與這種動作。但是，一旦性交的動作結束，我很滿足了，那麼，我懷疑，我和這種性交的結果之間會有關係嗎？其他的關係都是源於父母的恐懼，他們害怕在老年時被遺棄。我們在幼年時代，父母對我們所顯示的權宜性關照，其目的只是為了他們在年老時也值得同樣的關照。我們不要再被這種無稽之談所欺騙了。我們並沒有虧欠父母什麼……一點也沒有，尤金妮。既然他們的辛苦不是為了我們，而是為了他們自己，所以我們可以名正言順地考驗他們，如果他們的行為激怒我們，我們甚至可以排除掉他們。只有在他們與我們相處得很好時，我們才應該愛他們，而此時我們對他們的愛意，不應比我們對其他朋友的愛意多一點，因為生產權並不證實什麼，它並不是什麼事情的基礎；一旦我們明智而仔細地加以檢視，就會發現，我們有理由憎恨父母，因為他們當初只想到自己的快樂，時常只提供我們不快樂和不健康的生存狀態。

尤金妮，妳提到愛的關係。但願妳從來就不知道這種關係！啊！為了我希望妳享有的快樂，但願這樣一種感情不曾接近妳的胸懷！愛是什麼呢？我認為，我們只能把愛視為：一個美麗的對象所具有的特性，對我們所產生的影響。這些影響會讓我們分心，它們會讓我們變得激動。如果我們擁有這個對象，我們就會感覺很好。如果我們不可能擁有它，我們就會失望。但是，這種情緒的基礎是什麼呢？是慾望。這種情緒的結果是什麼呢？是瘋狂。讓我們注意這種情緒的原因，防止其所產生的結果。這種情緒的原因是：要擁有這個對象。很好！讓我們努力去獲得這個對象，但是卻是使用我們的頭腦，不失去理智。當我們得到時，讓我

們享受它；如果沒有得到，讓我們安慰自己。有數以千計其他相同且時常更美好的對象，可以舒慰我們的遺憾心情和自尊心。所有的男人、所有的女人都彼此相像；人們不會因為失去愛，就去抗拒健全的想法對他們所具有的舒慰作用。如果我們沈溺在陶醉狀態中，以致於除非藉著我們所瘋狂地仰慕的對象，不然就看不到什麼，不再能活下去，那麼，這可真是大大受騙了！這樣真的是生活嗎？這樣難道不就是自願剝奪了自己生命中所有美好的東西嗎？這樣難道不就是想要徘徊在一種熱狂之中，讓這種熱狂吞噬我們，耗損我們，只享有一種形而上的喜悅，而這種形而上的喜悅很像瘋狂所造成的結果？如果我們要一直愛著這個可愛的對象，如果我們確實永不放棄它，那麼，這無疑仍然是過分的行為，但至少是可以原諒的行為。然而，這種情況會發生嗎？難道這種永不消失、永不放棄的永久關係或結合有很多實例嗎？經過幾個月的溺愛與調情，這個對象很快就會恢復到它正常的樣子；當我們想到自己在那座聖壇上浪費了馨香，不禁要臉紅；我們也時常會懷疑它怎麼可能引誘我們。

哦，令人銷魂的年輕女人啊，要隨心所欲，時常把妳們的身體獻給我們！屌啊！尋樂啊！這是最基本的事物；但要快速逃離愛。布風說，這樣做會提供我們大自然的好處；身為好哲學家，布風藉著對大自然的了解來發揮自己的理性。我再說一遍，要去尋樂，但絕對不要去愛，也不要讓自己被人所愛。妳們不應在悲傷之中把自己弄得筋疲力盡，不應在嘆息之中變得憔悴，不應在送秋波和眉目傳情中貶低自己，不應寫情書。妳們要做的事情是屌，增加屌妳們的人，以及時常改換屌妳們的人，尤其是堅決不受到任何一個人的奴役，因為不斷的愛

所產生的結果，會將妳和他結合在一起，使妳無法獻身於別人；這樣一種殘酷的自私不久就會對妳的快樂造成致命的危險。女人不是為單單一個男人而生；大自然是為一般的男人而創造女人。讓她們只聽這種神聖的聲音，獻身於所有想要得到她們的男人，不要有所區別。要經常成為妓女，不要成為情婦，要遠離愛，要崇拜快感。她們在生涯中將只發現玫瑰；她們將只獻給我們花兒！去問吧，尤金妮，去問那個迷人的女人，她那麼好心地同意負責妳的教育，妳去問她：一個女人在享受了一個男人之後，要如何處理他。（聲音變低，以免讓奧古斯丁聽到。）去問她：她是否會費心去保有這位奧古斯丁，雖然他是她今天所享有的快樂的來源。如果有人想要從她身上偷走他，她會再去找另一位，不會再把心思放在這個人身上，然後一旦在不久之後厭倦了新的男人，如果發現新的愉悅對象，就會在兩個月之內犧牲他。

德·聖安姬夫人：我的親愛的尤金妮，妳要確實知道，多爾曼斯是在描述我的內心以及其他每個女人的內心的傾向，好像我親自向他揭露。

多爾曼斯：我所做的分析的最後一部分，將涉及朋友的關係以及感恩的關係。如果朋友的關係對我們有用，我們就會看重它，很好。只要朋友對我們有幫助，我們就保有他們；一旦他們對我們沒有進一步的用途，我們就遺忘他們。我們應該只以自私的態度去愛別人。為了他們自己而去愛他們是騙人的。大自然在人類的靈魂中只會提供那些證明有某種用途、對什麼事情有好處的動態、感情。大自然是最大的利己主義者，所以，如果我們想要順從大自然的命令，就讓我們也成為利己主義者吧。至於感恩，尤金妮啊，這無疑是所有的關係中最

脆弱的。人們是為了我們自己而對我們好嗎？親愛的，一點也不是；是經由虛飾，為了自尊。如此成為別人的自尊的玩物，不是很沒面子嗎？如因此而感激他們，那不是更沒有面子嗎？一個人接受別人的仁慈，那是最大的負擔。沒有中庸之道，沒有妥協：你必須回報，不然就要準備挨罵。對有自尊的人做了好事，他們會感到很沉重的壓力，所以他們會對做好事的人感到憎恨。大自然在創造我們時，是讓我們孤立的，現在卻有了這些束縛；妳認為它們是什麼束縛呢？那些建立起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束縛，是什麼束縛呢？我們為何應該愛別人呢？為何應該珍視他們呢？為何應該喜歡他們而不喜歡我們自己呢？我們憑什麼應該解除他們的痛苦？誰說我們必須解除他們的不幸？我們靈魂中那個產生裝飾性又無用的美德的地方何在呢？所謂的裝飾性又無用的美德，我是指慷慨、人情、慈善，而這些美德都出現在一些愚蠢的宗教教條的荒謬法規中，這些宗教教條由騙子或窮人所宣揚，被虛構出來，以獲得營養與寬容。為什麼，尤金妮，為什麼妳還承認人是具有神聖的成分？妳有理由不去喜歡自己而去喜歡別人嗎？

尤金妮：你所說的話那麼令我興奮，我無法加以反對。

德·聖安姬夫人：尤金妮，這些說法是以大自然為基礎，妳贊成它們，就是明證。妳的感覺是剛剛從大自然的子宮中孵化出來的，怎麼可能是腐化的結果？

尤金妮：但是，如果你所談到的所有錯誤都是在大自然之中，為什麼我們的法律要反對它們？

多爾曼斯：那些法律是為了普遍應用而設計出來的，永遠與個人的利益衝突，就像個人的利益總是與一般的利益抵觸。我們的法律對社會很好，但對於構成社會的個人卻很不好，因為只要我們的法律有一次保護了個人，就會在他一生四分之三的時間中阻礙、困擾、束縛他，所以，明智的人，也就是很輕視這些法律的人，就會對這些法律小心翼翼，就像他們對爬蟲類和毒蛇小心翼翼——這些爬蟲類和毒蛇雖然會使人受傷或喪命，卻有時有益於醫藥。明智的人會對法律採取警戒的態度，就像他會對有毒的野獸採取警戒的態度，他會以預防措施、神祕來保護自己，為了謹慎起見，這是很容易做到的。尤金妮啊，如果你有強烈的犯罪慾望，那麼妳一定要知道，在妳的朋友和我的陪伴下，妳可以很平安無事地做到。

尤金妮：啊，我已經很想去犯罪了！

德·聖安姬夫人：尤金妮，什麼樣的幻想騷動著妳呢？妳可以祕密告訴我們。

尤金妮，眼睛露出狂野的神色：我要一位受害的對象。

德·聖安姬夫人：妳希望是什麼性別？

尤金妮：我的性別！

多爾曼斯：嗯，夫人，妳滿意妳的學生嗎？她有足夠快速的進步嗎？

尤金妮，跟剛才一樣：一位受害的對象，最親愛的，一位受害的對象……哦，天啊，這將為我的生命帶來快樂！……

德·聖安姬夫人：妳要對她做什麼事呢？

尤金妮：做一切的事情！……一切的事情！……只要讓她成為最可憐的人兒。哦，最親愛的，最親愛的，請同情我！我再也無法忍受了！

多爾曼斯：天啊！多麼強烈的想像力！……來，尤金妮，妳很可愛……來，讓我吻妳一千次！（他把她抱在懷中。）看啊！夫人，妳看到嗎？妳看到這個蕩女在精神上出水了嗎？並沒有人觸碰她。我必須再一次徹底捅她的後門。

尤金妮：之後我將可以得到我所要求的嗎？

多爾曼斯：是的，瘋狂的人兒！……是的，我們向妳保證，妳可以得到！……

尤金妮：哦，我的朋友，我的屁股在這兒！……想對它做什麼就做什麼吧！……

多爾曼斯：等一會，等我以一種足夠淫蕩的方式安排這個享樂的回合。（當多爾曼斯下命令時，每個人都按照命令去做，各就各位。）奧古斯丁，躺在床上。尤金妮，妳靠在他懷中。我在捅她的後門時，會用奧古斯丁很棒的陰莖的龜頭摩擦她的陰核。奧古斯丁必須節省精液，要注意不要射精。高雅的武士不要說一句話，在傾聽我們時輕輕手淫自己，要靠在尤金妮的肩上，露出他的臀部讓我吻。我會全力手淫他；這樣我的「引擎」就會在一個屁股中，兩手各有一根陰莖可以手淫。而妳，夫人，我已經成為妳的老師，現在我要妳成為我的老師：裝上最大的假陰莖吧。（德·聖安姬夫人打開一個裝滿假陰莖的箱子，我們的男主角選了最大的一根。）好極了！根據標籤上的說明，這一根是十四吋長，十吋寬。夫人，把它裝在妳的生殖器上，不要對我稍假寬貸。

德·聖安姬夫人：真的，多爾曼斯，你最好再考慮。我會用這個東西把你癱瘓掉。

多爾曼斯：不要怕。推啊，我的安琪兒，衝刺啊。要等到妳巨大的假陰莖深入我的屁股，我才進入妳親愛的尤金妮的屁股……就是這樣！就是這樣！哦，小耶穌！……妳要把我送到天堂！……不要發慈悲，可愛的人兒……我告訴妳，我要突然屌妳的屁股……哦，可愛的上帝！美妙的屁股！……

尤金妮：哦，我的朋友，你要把我扯裂了……至少要先做準備。

多爾曼斯：天啊，我不會做那種事。這種愚蠢的殷勤行為會讓我失去一半的快感。尤金妮，妳要注意我們的原則。我只為我自己而努力。暫時當一會的受害者吧，可愛的安琪兒，不久就輪到妳主其事了。……啊！神聖的上帝，它進去了！……

尤金妮：你快把我弄死了！

多爾曼斯：啊，上帝！我碰到底了！……

尤金妮：啊，隨你的意思了，到達了……我只感覺到快感！……

多爾曼斯：我多麼喜愛用這根大陰莖在一個處女的陰核上摩擦！……你，武士，讓我看一個美好的臀部……浪蕩子，我有好好手淫你嗎？……還有妳，夫人，請屌我，屌妳的妓女……是的，我是妓女，希望成為……尤金妮，出水啊，我的安琪兒，是的，出水啊！……奧古斯丁受不了了，他的精液充滿了我的身體裡面……我接受武士的精液，我的精液與他結合在一起……我再也受不了了……尤金妮，擺動妳的臀部，抓住我的陰莖，我要把熾燃的精液

深深射進妳的內臟……啊！屌後門的上帝！我死了！（他抽出來，五人的連鎖關係崩潰了。）看啊，夫人，妳的小小蕩女又充滿精液了，她的孔兒的人口被精液浸濕了。手淫她吧，用力敲擊她那被精液弄濕的陰核。這是所能做出的最美妙事情。

尤金妮，身體顫抖：哦，親愛的，你讓我感到多麼快樂啊！啊，親愛的，我燃燒著淫蕩之火！（她擺出姿勢。）

多爾曼斯：武士啊，既然是你要破這個可愛的孩子的瓜，所以將你的動作與你的姊姊的動作結合在一起，讓她可能在你懷中昏過去，並且裝出被捅後門的姿勢，我要屌你的屁股，同時奧古斯丁對我做同樣的事情。（動作完成。）

武士：我的姿勢還令人滿意嗎？

多爾曼斯：你的屁股那麼輕輕地抬起，抬高吧，抬高一丁點兒，我的愛。對了，就是這樣……不要潤滑劑吧？武士？

武士：嗯，上帝保佑我！隨你喜歡好了。在這個可愛的女孩的子宮中，我除了感覺到快感之外，還能感覺到什麼嗎？（他吻她，手淫她，一隻手指埋在她的孔兒中，同時德·聖安姬夫人亂摸尤金妮的陰核。）

多爾曼斯：親愛的，至於我自己，我，真的，我在你身上所獲得的快感，多過在尤金妮身上所獲得的快感。男孩與女孩的屁股有很大的區別……所以，奧古斯丁，捅我的後門吧！要叫你動，可真要一番工夫！

奧古斯丁：真是的，先生，這是因為一會兒前，我的那話兒忙著進入這隻美麗的斑鳩中，而現在你又要它立刻為你那真的不是很美的屁股準備好。

多爾曼斯：白痴！為何要抱怨？這就是大自然的旨意。嗯，繼續吧，可靠的奧古斯丁，繼續你那不分青紅皂白的衝刺。一旦有一天你稍微有點經驗，你就會告訴我，一個屁股是否值得三十個孔兒……尤金妮，好好對待武士。妳只關心妳自己。嗯，蕩女，妳做得對，但是，為了妳自己的快感，手淫他吧，因為他要摘取妳最先的果實。

尤金妮：但是，我是在手淫他，我確實在吻他，我快要發瘋了……啊！啊！啊！我的朋友們，我再也無法忍受了……請同情我的情況……我快死了……我出水了！哦，天啊！我陷入狂喜的狀態中！……

多爾曼斯：至於我自己，我選擇謹慎與節制。我只希望這個美妙的屁股讓我處在正常的情況中。我要把正在我身體中燃燒的精液留給德·聖安姬夫人。把最後要在一個人的屁股上進行的事情，先在另一個人的屁股上進行，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我說，武士啊，你似乎準備得很妥當……我們要開始破瓜了嗎？……

尤金妮：哦，天啊！不，不是由他，我會喪命的。多爾曼斯，你的東西比較小。我請求你，但願由你來進行！

多爾曼斯：我的安琪兒，這是不可能的。我一生之中不曾扁過一個孔兒，不能在像我這樣的年紀開始。妳的處女膜屬於武士。在所有這些人之中，只有他配贏得它，妳不要剝奪他

正當的戰利品。

德·聖安姬夫人：拒絕一個處女膜……像這個處女膜那麼清新，那麼美——有誰敢說我的尤金妮不是法國最可愛的女孩——哦，先生！先生，真的，這就是我所謂的太堅守原則了！

多爾曼斯：夫人，妳是說我顧慮太多了嗎？這是不厚道的。我有很多同事，他們在「崇拜」方面比我嚴格，一定不會捅妳的後門……我，我已經做了，並且會再做。這不是像妳所認為的那樣，不是崇拜的程度達到狂熱的地步。

德·聖安姬夫人：嗯，那麼武士，工作是由你來做了，開始吧。但是要小心一點，要考慮到你所要航行的水道很狹窄。容量與容器之間的比例如何呢？

尤金妮：哦，這會要了我的命，我確定，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有被扁的狂熱慾望，所以我毫無畏懼地冒險……來，衝刺啊，親愛的，我將自己委身於你。

武士，緊抓著自己勃起的陰莖：扁啊，是的！讓它進去……姊姊，多爾曼斯，你們各抓住她的一隻腿……啊，天啊，多麼困難的工作……是的，是的，必須像甜瓜一樣把她分裂開，分成兩半，天啊，天啊，是的，那話兒必須進去！

尤金妮：輕輕地，輕輕地，很痛啊……（她尖叫；淚水滾到臉頰。）幫幫我！我的好朋友……（她掙扎著。）不，我不要讓他做……如果你堅持，我就要呼救了！……

武士：小毛頭，隨妳喜歡盡量叫；我告訴妳，縱使把妳扯裂成碎片，它也必須進去。

尤金妮：多麼野蠻啊！

多爾曼斯：屌啊！硬起來時還要當紳士嗎？

武士：哈！看！進去了……在裡面了！天啊……屌啊！處女膜為魔鬼而破裂了！……看看它流很多血！

尤金妮：狼虎之徒，繼續啊……如果你想要的話，把我扯裂成絲帶……我一點也不介意……屠夫，吻我啊，我讚賞你……哦，一旦進入就不算什麼了：一切的痛苦都忘了……逃避這種攻擊的女孩可真悲哀……她們很輕易就放棄了多麼強烈的快感……衝刺！衝刺！推進去！武士，我要出來了！把你的精液灑在創傷的地方……把它送到我的子宮底……啊！痛苦被快感取而代之……我準備要昏過去了！……（武士射精。他在屌的時候，多爾曼斯撫弄他的屁股與睾丸，而德·聖安姬夫人輕搔尤金妮的陰核。他們的姿勢崩潰了。）

多爾曼斯：我認為，當門徑打開時，奧古斯丁就可以立刻屌這個小婊子！

尤金妮：奧古斯丁……那麼大的陰莖！……啊！還要立刻進行！……我在流血的時候……你是想要我的命嗎？

德·聖安姬夫人：親愛的人兒……吻我吧，我同情妳……但是已經宣判了，最親愛的，不能上訴，妳必須服從。

奧古斯丁：啊，哎呀！我準備好了，也就是說，一旦安置好這個美麗的女孩，我就會來，天啊，一路上從羅馬來，用走路的。

武士，抓住奧古斯丁的大性器：尤金妮，看看吧，看看它多麼勃起……多麼值得取代我

尤金妮：哦，慈悲的天堂，多麼不平凡的東西！哦，很清楚，你是意在要我的命！……

奧古斯丁，抓住尤金妮：哦，不，小姐，這東西不會要任何人的命。

多爾曼斯：等一會，美妙的男孩，等一會。你在屌她的時候，她的屁股必須對著我……是的，就是這樣，夫人，來這兒；我答應要插妳的後門，我會遵守諾言，但是妳的姿勢必須是：在我屌妳時也能夠碰到這個屌尤金妮的人，同時讓武士鞭打我。（大家都準備好了。）

尤金妮：哦，屌啊！他把我屌裂了！……輕輕地，大鄉巴佬！……啊，插後門的人！他挖進去了！……就是這樣，屌小子！……他已插到底了！……我快死了！……哦，多爾曼斯，你多麼用力啊！……我的前後都要點燃了；你要讓我的臀部著火了！

多爾曼斯，使勁揮動鞭子：妳會著火……妳會燃燒，小婊子！……妳只會更美妙地出水。聖安姬，妳可真會手淫她……讓妳靈巧的指頭撫慰奧古斯丁和我在她身上所引起的痛苦吧！……但是妳的肛門收縮……我看到了，夫人，我看到了！我們將要一起達到高潮……哦，我不知道弟弟和姊姊之間會這麼棒！

德·聖安姬夫人，對多爾曼斯：屌啊，我的人兒，屌啊！……我不相信我已經享受了這麼多快感！

武士：多爾曼斯，我們來換手。要敏捷一點，從我的姊姊的屁股換到尤金妮的屁股，讓她體驗中間人的快感。我將插我的姊姊的後門，而她同時大肆鞭打你的屁股，就像你剛把尤

金妮的臀部打得流血。

多爾曼斯：按照指示去做：好的……好了，我的朋友，曾看過比這更熟練的變換動作嗎？

尤金妮：什麼！他們兩個都在我上頭，老天啊……接著會是什麼呢？我真的已經受夠了這位白痴……啊，這種雙重的快感會消耗我多少精水啊……精水已經流出來了。如果沒有那種快感的射精，我相信我已經死了……嗯，最親愛的，妳在模仿我……哦，聽聽這個婊子在詛咒……出來啊，多爾曼斯……出來啊，我的愛……這個肥胖的鄉下人把我淹沒了，他射到我的內臟的深處……哦，屌我的好人兒，這是什麼？一次兩位嗎？好老天……接受我的精水吧，親愛的伴侶們，我的精水跟你們的精液結合在一起……我被消滅了……（姿勢崩潰了。）嗯，親愛的，你認為你的學生如何……現在我表現得夠像一位妓女了嗎……但是你讓我處在什麼樣的情況啊……多麼刺激啊……哦，是的，我在陶醉狀態中發誓，我發誓，如果必要的話，我會跑到街中央被人屌……

多爾曼斯：她這樣多麼美啊！

尤金妮：你！我嫌惡你，你拒絕了我。

多爾曼斯：我可以違悖我的信條嗎？

尤金妮：很好，我原諒你。我必須尊重那些把我引向狂野行為的原則。我只希望生活在罪惡之中，怎麼可能不承認這些原則呢？怎麼可能不採行這些原則呢？讓我們坐下來閒談一會，我筋疲力盡了。多爾曼斯，請繼續對我的教導吧，說一些事情，安慰我對於過分行為的

沉迷，壓制我的自責，鼓勵我。

德·聖安姬夫人：這是十分公正的。就像我們所說的，實踐之後要來一點理論。這是造就完美門生的方法。

多爾曼斯：嗯，尤金妮，妳想討論什麼話題？

尤金妮：我想知道，禮儀在一個被管理的社會中是不是真的是必要的，其影響力是否對國家的風氣有任何支配力量。

多爾曼斯：嗯，天啊，我手邊有一份東西。今天早晨離開家時，我在「平等宮」外面買了一本小冊子。如果可以相信標題的話，這本小冊子應該可以回答妳的問題……這本小冊子是剛出版的。

德·聖安姬夫人：我來看看。（她讀著：）「法國人，如果你們要成為擁護共和政體的人，還要再努力。」說真的，這是一個不尋常的標題，很有希望。武士，你有很好的聲音，讀給我們聽吧。

多爾曼斯：除非我想錯了，這本小冊子應該可以完全回答尤金妮的問題。

尤金妮：當然！

德·聖安姬夫人：奧古斯丁，你出去，這件事不適合你在場。但是不要走得太遠，如果我們要你回來，會拉鈴做信號。

武士：嗯，我要開始唸了。

法國人

如果你們要成為擁護共和政體的人

還要再努力

宗教

我想提出一些重要的觀念，這些觀念將會有人聽到，將會有人加以沉思。就算不是所有的觀念都中聽，還是有一些會中聽的。因此，我將以某種方式幫助我們時代有所進步，並且也會感到滿足。我們很接近我們的目標，但卻又躊躇不前。我坦白說，我為一種預感感到不安，那就是，我們又要功虧一簣了。難道有人認為，一旦我們終於有了法律，目標就可以達成了嗎？請不要有這種想法。沒有宗教的我們，要如何處理法律呢？我們必須有一個信念，這個信念很適合共和政體的特性，不會讓我們再去崇拜羅馬。在這個時代，我們相信，道德必須成為宗教的基礎，不是宗教成為道德的基礎。在這樣的時代中，我們需要很多信念，它們符合我們的習俗及習慣，是習俗與習慣所造成的必然結果，並且能夠提升心靈，把心靈永遠保持在「這種珍貴的自由」的高水平上——在今日，心靈已經將這種珍貴的自由視為獨一無二的偶像。

嗯，我請問，難道提特斯（Titus）的一位奴隸，一位來自猶地亞的笨拙演員，所提出的

教義，適合一個剛重生的自由和尚武的國家嗎？不，我的同胞們，不適合的；不要有這種想法。如果法國人很不幸地將自己埋葬在基督教的墳墓中，那麼，一方面而言，教士的自傲、他們的專制、他們的獨裁、罪惡，將永遠出現在那群淫穢的人之中，另一方面而言，這種聲名狼藉和神話似的宗教的教條與神祕，所透露的卑鄙、狹隘、陳腔濫調，會鈍化共和政體精神的銳利鋒刃，而法國人的活力昨天才加以粉碎的那種束縛，很快又會加在他們頸子上。

我們不要昧於一個事實：這種幼稚的宗教正是我們的獨裁者的最佳武器之一。其最主要的教條之一是把凱撒的歸於凱撒。然而，我們已經推翻了凱撒的王位，我們不再把任何東西歸於凱撒。法國人啊，請不要認為，你們今日那種需要發誓的教士，基本上不同於昨日那種不用發誓的教士。還是有先天的罪惡存在，是不可能改正的。不到十年的時間，一旦你們的教士使用基督教及其迷信與偏見，儘管照樣發誓，儘管沒有了財富，但卻一定會在他們暗中破壞與截獲的靈魂之上重新建立帝國。他們將會恢復君主政治，因為國王的力量一直都強化宗教的力量，而你們的共和政體大結構的基礎一旦遭受噬蝕，就將崩潰。

哦，你們手中有斧頭，儘管對於迷信之樹給予最終的一擊吧。不要以修剪樹枝為滿足，要把已經很有傳染性的植物連根拔起。要清楚地了解到，你們的自由與平等體制冒犯了基督聖壇的教士，所以，只要他們能夠重新支配人們的良心，他們之中就沒有了一位會真誠地採行自由與平等體制，他們會努力去推翻這種體制。教士們將今日所淪落的地位跟以前所享受的地位加以比較，有哪一位不會盡力贏回自己所失去的自信與權威呢？有多少脆弱與膽怯的人

兒不會很快再度受到這些狡猾的人所奴役呢！為何要認為，以前所存在的壞事不會再度出現來折磨我們？在基督教創立的初期，難道教士不像現在那樣野心勃勃嗎？你們會觀察到，他們進展得多麼快速。你們認為他們的成功要歸因於什麼呢？還不是要歸因於宗教所提供他們的方法？嗯，如果你們不完全禁止這種宗教，那麼那些提倡這種宗教的人，由於擁有同樣的方法，不久就會達到同樣的目的。

所以，請永遠消除那種有一天會毀了你們的工作的因素。你們的努力成果將只保留給你們的子孫，所以基於責任與誠實的原則，你們不應該把這些災難的種子留給你們的子孫，因為這樣對他們而言可能意味著重新淪入我們才剛剛辛苦擺脫掉的混亂之中。現在，我們的偏見正在減弱。人民已經放棄了天主教的荒謬情事。人民已經禁止教堂的建立，拋棄了神蹟，並認為婚姻純粹是世俗的事情。被搗毀的懺悔所變成了公共會場。從前的信徒拋棄了使徒的盛會，把用麵粉糰所塑造的神像留給了老鼠。法國人啊，不要再猶疑了。整個歐洲的人已把手舉到一半的地方，準備把眼罩拿下來，他們期望你們從他們頭上把眼罩取走。要快一點；神聖的羅馬一心一意要壓制你們的精力。要快，否則羅馬就會有時間緊緊抓住依附在它身上的少數信徒。要毫不留情地、不顧一切砍掉它那高傲而顫動的頭。不到兩個月之後，那使得「彼得之椅」的殘骸黯然失色的自由之樹，將勝利地高聳在所有可鄙的基督教遺跡與偶像上方，因為這些遺跡與偶像無恥地出現在卡圖與布魯特的骨灰之上。

法國人啊，我再重複說一次：歐洲等待著被從君權與宗教中解救出來。你們要知道，如

要將歐洲從王室的專制中解放出來，就一定要同時打破其宗教迷信的枷鎖。前者的桎梏與後者的桎梏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如果你們讓其中一者殘留下來，那麼你們就免不了受制於所放過的另一者。一位擁護共和政體的人，不再必要匍匐在一個想像的神或一個卑鄙的騙子面前。現在，一位擁護共和政體的人的唯一神祇，必須是勇氣與自由。當初，基督教在羅馬宣揚，羅馬就立刻消失了；如果法國繼續尊崇基督教，法國也就完了。

只要我們仔細檢視這個可厭的宗教的荒謬教條、可怕的神祕、令人無法忍受的道德，我們就會看出：它是否適合一種共和政體。如果我剛剛看到一個人跪在耶穌的愚蠢教士面前，那麼，你們真的會相信我會受到這個人的見解所支配嗎？不會的，絕對不會的！這個永遠卑下的人將藉由他的卑下態度，永遠依附於舊制度的暴行。一旦他接受一種可憐的宗教的愚行（我們很瘋狂，所以都承認這種可憐的宗教），那麼，他就不再能夠支配法律，也不再能夠把學識傳達給我。我只會把他視為偏見與迷信的奴隸。

如果我們不相信，我們只要去看看那群人，他們依附著我們的祖先那種愚鈍的崇拜。我們將會看出：他們是否全都是現今體系固執的敵人，我們將會看出：他們是否包含那些被人藐視的保皇黨員和貴族。如果一位強盜國王的奴隸喜歡的話，就讓他匍匐在一個灰泥偶像前吧。這樣一種偶像是為他的泥土靈魂而塑成的。凡是會服侍國王的人一定會崇拜神。但是我們，法國人啊，但是我們，我的同胞們啊，我們不願再度爬行在這種可鄙的足跡下面，寧願死一千次，也不願再一次自我貶抑！既然我們認為一種儀式是必要的，那麼就讓我們模仿羅

馬人：行動、熱情、英雄——這是他們所尊敬的對象。有關這二者的神祇提升了靈魂，震撼了靈魂。尤有進者，這種神祇把受尊敬的對象所具有的美德傳達給心靈。米妮娃（*Minerva*，羅馬的智慧女神——譯註）的奉獻者追求智慧。崇拜馬爾斯（*Mars*，羅馬戰神——譯註）的人內心充滿勇氣。這種屬於偉大人民的神祇，全都具有精力。這些神祇都把燃亮著自己的火，注入崇拜他們的人的心靈中。每個羅馬人都希望有一天自己也受到崇拜，每個人都渴望至少能夠變得跟自己視為典範的神祇一樣偉大。但是，相反的，我們在基督教那些無用的神祇之中發現了什麼呢？我想知道，這種痴人的宗教提供了你們什麼呢？●難道那位骯髒的拿撒勒騙子在你們心中激起任何偉大的思想嗎？他那位骯髒的母親，那位無恥的瑪利亞——她有激起人們任何的美德嗎？你們在那些裝飾「基督教天堂」的聖者之中發現了「偉大」的典範嗎？發現了「英勇」或「美德」的典範嗎？這種可憐的信仰是那麼與高貴的觀念格格不入，所以，藝術家都無法在所建立的紀念碑中使用這種信仰的表徵。甚至在羅馬，天主教宮殿的大部分裝飾，也是源於異教精神。只要這個世界持續下去，則只有異教精神會喚起偉人的活力。

我們在純粹的有神論中會發現更多莊嚴的主旨嗎？接受一種怪物，就能夠把共和政體的美德所不可或缺的那種高度能量灌注進人心之中嗎？就會促使人們去珍視和實踐這些美德嗎？請不要這樣想了。我們已經跟那個幽靈說再見了；現在，無神論是所有傾向於理性的人的一種教義。當我們逐漸走向啟蒙的境地時，我們就越來越感覺到：動態本來就存在於物質之中，

所以原動力（神——譯註）其實只是一種幻象；所有存在的東西，基本上都必須在動，所以，原動力是沒有用的。我們感覺到，這個荒唐的神是由最早的立法者刻意捏造出來的，只是他們手中用來奴役我們的又一種方法。只有他們有權利讓這個幽靈講話，所以他們很清楚如何讓這個幽靈只說出一種話，來支持他們宣稱有助於我們的那些荒謬法律。李克格斯、努瑪、摩西、耶穌基督、穆罕默德，所有這些大無賴，所有這些思想的大暴君，都知道如何將他們所捏造出來的神，跟他們自己無止境的野心結合在一起。他們確知，藉著認同這些神祇，就能夠誘惑人們，所以眾所皆知，他們總是很勤於去諮詢這些神祇有關他們自認有助益的事情，或者讓這些神祇對這些事情做出反應。

因此，現在就讓我們也同樣輕視騙子們所讚揚的那種空洞的神祇，也輕視荒謬的信仰所充斥著的那種滑稽的宗教狡猾。自由的人不再需要以這種美觀的廉價品來自娛。因此，讓我們把禮拜式與宗派完全排除掉，把它們從宣揚於歐洲各地的原則中完全排除掉。我們不要只滿足於破除君權；我們將永遠粉碎偶像。從迷信到保皇主義之間只有一步的距離。●有人懷疑這一點嗎？那麼讓他永遠了解一個事實，那就是，在每一個時代中，國王所主要關心的一件事是：維持有力的宗教，使之成為最能保住王位的政治基礎之一。但是，既然王位被消滅了，既然很幸運地，王位被永遠消滅了，所以讓我們也毫不疑懼地粉碎那成為其基礎的東西。

是的，公民們，宗教與自由主義是彼此不能相容的。你們已經了解到這一點。一個自由

人永遠不會屈服於基督教的神祇。基督教的教條、儀式、神祕或道德永遠不會適合一位擁護共和政體的人。再努力吧。既然你們很辛苦地破壞了所有古老的基礎，所以就不要讓它們其中有一者殘存，因為只要讓其中一者持續下去，那就足夠了，其餘的就會恢復了。如果你們所寬容的一者，確實是所有其他各者的本源，那麼它們更確定會再生！讓我們不要再認為教會對人們有用。一旦我們有了很好的法律，我們就可以不用宗教了。但是，他們卻告訴我們說，人們需要宗教；宗教娛樂他們，他們被宗教所舒慰。很好！那麼，如果是這樣的話，給我們一種適合自由人的宗教，給我們異教精神的神祇。我們會願意崇拜朱比特、赫鳩勒斯、巴拉斯，但是我們不需要一個不具重要性的神祇，何況這個不具重要性的神祇，以其「廣大無限」充滿在萬物之中；我們不需要一個萬能的神祇，何況這個萬能的神祇不曾做到他想要做的事情；我們不需要一個至善的神，何況這個至善的神只創造出不滿的人；我們不需要一個井然有序的朋友，何況在他的統治之下，一切都處在騷亂的狀態之中。不，我們不再需要一個神祇是與大自然不和的，是混亂之源，是在人們陷於恐懼時來感動他們的。這樣一個神祇會讓我們氣得發抖，我們會把他永遠遺忘掉，只有聲名狼藉的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希望把他召喚出來。●

法國人啊，我們將要放棄這個不足取的幽靈，代之以堂皇的神祇，也就是那個使得羅馬成為大地主人的神祇。讓我們對待每一種基督教影像，就像我們對待君主政治的象徵。我們已經在暴君一度坐過的地方安置上自由的表記。我們將以同樣的方式，把偉大人物的雕像放

置在一度被基督教徒所崇拜的騙子雕像所佔據的台座上。●我們不要再懷疑無神論在這個國家的影響力。難道農民們不都是感覺到有必要廢除天主教儀式嗎？——就因為天主教儀式與真正的自由原則有所抵觸。難道他們不是毫無畏懼地、毫無悲愁或毫無痛苦地看著他們的聖壇和祭司神被搗碎？啊，請放心，他們會以同樣的方式拒斥他們那個荒謬的神祇。戰神馬爾斯、智慧女神米妮娃以及自由女神的雕像，將會被立在村莊中最顯目的地方，每年都將在那兒慶祝假日，獎品將頒給最可敬的公民。在一處隱密森林的入口，維納斯、婚姻之神以及愛神的雕像，將立在一座鄉村的神廟下面，接受情人的禮敬。在那兒，藉著「三女神」的手，「美」將為「忠貞」戴上王冠。為了爭取三重冠的候選資格，所需要的不僅是「純然的愛」而已。「配得到愛」是必要的條件。勇敢、能力、人性、寬闊的心胸、明確的公民精神——這些是情人必須呈現在情婦腳旁的憑證。它們比一個自傲的愚人所要求的出生與財富證明遠更有價值。這種崇拜至少會產生一些美德，然而，我們很喜歡聲稱的那種崇拜，卻只會產生罪惡。這種崇拜會結合以我們所效力的自由，會活化、滋養、激化自由，然而有神論就其本質而言，卻是我們所讚賞的自由的致命敵人。

當異教的偶像在東方帝國統治之下被毀時，有流過一滴血嗎？那些再度成為奴隸的人民，表現得很愚蠢，為革命鋪了路，所以，革命在毫無阻礙或抗議的情況下完成了。我們為何要害怕哲學的運作，視為比專制的運作更令人痛苦呢？只有教士們仍然掌握著人民，而你們都猶疑不決，不快速去啟蒙那些膜拜想像的神祇的人民。只要從人民之中排除掉教士，那麼，

掩飾的面紗自然會掉落下來。請相信，這些人民比你們所認為遠更明智，一旦去除掉暴政的镣铐，不久也會去除掉迷信的桎梏。你們竟然害怕那些不受束縛的人民——多麼荒謬啊！啊，請相信我，公民們，如果一個人不會被有形的正義之劍所阻，那麼他幾乎也不會在道德上害怕地獄的折磨——他從小就嘲笑地獄的折磨。簡言之，你們的有神論導致了很多罪惡，卻不曾阻止一種罪惡的產生。

如果激情真的是盲目的，會使我們籠罩在烏雲中，昧於近處的危險，那麼，那些遙遠的危險，諸如你們的神所宣稱的懲罰，又怎麼可能排除烏雲，讓我們看清？「法律」本身的鋒刃雖然經常高懸在「激情」上方，但它甚至都無法刺穿那烏雲。如果神的觀念顯然沒有抑制作用，如果我們證明神的觀念會造成其他的危險，那麼，我想知道，神的觀念又有什麼用？我們又基於什麼動機應該讓神的觀念持續下去？

有人會告訴我說，我們還不夠成熟，無法以如此優秀的方式來鞏固我們的革命。啊，同胞們，我們在八九年所走的路，比現在仍然在我們前面展現的路遠更困難，然而，我們卻很容易克服自從攻陷巴斯底監獄以來一直紛紜的意見。我們要堅定地相信：我們這個民族足夠明智與勇敢，所以才把一個厚顏的君王從榮耀的高峰拉到斷頭台的底端，我們這個民族在過去的幾年之中，一直能夠克服那麼多偏見，掃除那麼多荒謬的障礙，所以，我們這個民族將會表現得足夠明智與勇敢，把事情解決，為了共和國的福祉，在殺了一個真正的國王的頭之後，革除一個純然的幽靈。

法國人啊，只要踏出最初的攻擊步伐，你們的國家教育就會將其他的事辦好。要趕快去從事訓練年輕人的工作，這必須成為你們最重要的工作。尤其是要把年輕人的教育建立在一種健全的倫理基礎上，因為這種倫理基礎在你們的宗教教育中很被忽略。不要以神化的愚行去疲勞轟炸你們的孩子們的稚嫩器官，要以優越的社會原則來取代神化的愚行。不要教他們無用的祈禱；到了十六歲時，他們就會很高興將這些無用的祈禱遺忘掉。要把他們對於社會的責任教給他們。要訓練他們珍視一些美德，因為你們在以前幾乎沒有提到這些美德；如果沒有你們的宗教神話，這些美德就足夠讓他們享有個人的快樂。要讓他們了解，這種快樂在於讓別人變得幸運，就像我們希望自己幸運那樣。如果你們將這些真理寄望在基督教怪物上，就像你們愚蠢地表現出來的樣子，那麼，你們的學生一旦看出其基礎的荒謬無用，就會立刻推翻整個大結構。他們會變成歹徒，只因為他們認為，他們所推翻的宗教禁止他們成為歹徒。另一方面而言，如果你們讓他們感覺到美德的必要性，只因為他們的快樂依靠美德，那麼，基於利己心，他們會變成誠實的人，而支配他們的待人行為的這種律則，就會成為最確實、最健全的律則。因此，我們要非常小心，不要把宗教的幻想與國家教育混而一談。請不要忘記一個事實：我們希望塑造的是自由人，不是對於一個神祇表現出可憐的崇拜。要讓一個單純的哲學家引導這些新學生去了解大自然那不可思議但卻美妙的莊嚴之處。要讓這位哲學家向這些學生證明一件事，那就是，意識到一個時常對人有危險性的神祇，並不會有助於他們的快樂。如東他們承認一個神祇創造了萬物，而他們並不了解萬物，甚至更不了解這個神祇，

那麼，他們並不會更快樂。比較重要的，是享受大自然以及服從大自然的律則，而不是探究大自然的作用。大自然的律則很單純，也很明智。大自然的律則寫在人心之中，我們只需要詢問內心，就可以看出大自然的力量何在。如果他們非常需要你們對他們談到一位造物主，那麼，你們就回答說，萬物一直是現在的樣子，不曾有一個開始，也永不會有一個結束，因此，如果人們以想像的方式去追溯萬物的起源，那是沒有用的，也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樣做並無法說明任何事情，不會有一點兒好處。要告訴他們說，人類無法真正了解一個神，因為我們的任何一個感官都不會感覺到這個神的影響力。

我們的觀念都代表那些會影響我們的客體。一個神祇的觀念代表什麼呢？這個神祇顯然是一個沒有客體的觀念。當你們跟他們談的時候，你們會補充說，這樣一種觀念是不可能的，就像沒有因的果一樣是不可能的。一個沒有原型的觀念，只不過是一種幻象。你們會繼續說，有些學者告訴我們說，神祇的觀念是天生的，人類在母體中時就有這個觀念了。但是你們會說，那是錯誤的。每一種準則都是一種看法，每一種看法都是經驗的結果，而經驗只有藉著發揮官感才可獲得。因此，宗教的準則也是如此，一點也不是天生的。你們會繼續說，宗教的準則不可能讓有理性的人相信；最難了解的事物對他們而言是最重要的。人類已經受到恐嚇。當一個人害怕時，他就不再思考。尤其是，我們被告知不要去信賴理性，要抗拒理性。當頭腦受到騷擾時，一個人就會去相信任何事情，不會去檢視任何事情。你們會不斷告訴他們說，無知與恐懼是每一種宗教的學生基礎。

人對於神祇感覺到不確定，這正是他執著於宗教的原因。人在黑暗中感到恐懼，這種恐懼是生理的，也是道德的。恐懼變成他的習慣，變成需求。縱使他並不希望獲得什麼，也沒有恐懼什麼，他還是會認為自己缺少了什麼。接著，回到道德的功利主義價值吧。關於這個廣大的問題，你們要提供他們更多的實例，不是教訓，要提供他們更多證明，不是書籍，這樣他們就會成為好公民。你們會使得他們成為很好的戰士，很好的父親，很好的丈夫。你們會塑造出一種人，他們更加奉獻於國家的自由，其心靈將永遠免於奴性，永遠厭惡奴役，其天賦將永遠不會苦於任何宗教的恐懼。然後，真正的愛國精神將閃亮在每個人的心靈中，將君臨每個人的心靈，表現出它的力量與純真，因為它將在每個人的心靈中成為獨立自主的感情，任何外來的觀念都不會稀釋或冷卻其能量。然後，你們的第二代將會變得確定、可靠，而你們自己的工作會因此變得鞏固，成為宇宙的律則。但是，如果由於恐懼或怯懦，這些忠告被忽略了，如果我們自認已加以破壞的那些結構基礎其實還完整無缺，那麼，情況會如何呢？他們將會在這些基礎上重建同樣的巨大石像，只是有一個差異，並且是一種殘酷的差異：新的結構會具有很堅固的力量，你們這一代和以後各代都無法對抗它們。

我們不要懷疑：宗教是專制的搖籃。最大的專制者是教士。羅馬的第一個國王與第一個皇帝努瑪與奧古斯都，與祭司結合在一起。康斯坦丁與柯羅維斯是方丈而不是君主。赫利歐加巴勒是太陽的祭司。在所有的時代中，在每一個世紀中，專制與宗教都結合在一起，有一千次以上的證明非常明顯地顯示出，破壞其中一者，就一定會削弱其中另一者，理由很簡單：

前者總是會提供法律幫助後者。然而，我並不建議使用屠殺或驅逐的方法。開明的人不會想到這種可怕的事情。不，完全不要殺人，完全不要驅逐別人。這些是國王才會做的殘暴事情，是那些模仿國王的強盜才會做的殘暴事情。如果你們的行為跟他們一樣，那麼，人們就不會以恐懼的心理去看待那些犯這些罪行的人。我們要保留力量來對付那些偶像。只要以嘲笑的方式就足以對付那些崇拜偶像的人了：朱利安的嘲諷比尼祿的所有折磨更加傷害到基督教。是的，我們將一直破壞任何涉及神祇的觀念，讓教士成為戰士。其中一些教士已經成為戰士。要讓他們繼續做這個工作，讓他們成為戰士，因為這是很配得上擁護共和政體的人的工作。但是，不要再讓他們提供我們這個荒謬的神，也不要再讓他們提供我們那種充滿無稽之談的宗教，因為這種宗教正是我們所輕視的唯一目標。

如果那些可咒的江湖術士中，有誰先來對我們說出有關神祇或宗教的話語，那麼，讓我們譴責他；讓我們把他帶到法國最大城市的所有公共廣場和市場，遭受人們嘲笑以及丟擲髒東西。只要有人再次犯同樣的錯，他的報應就是終生監禁。然後要充分且公開地核准最具侮辱性的冒瀆言詞，以及最具無神論成分的作品，以便從人的內心與記憶中排除童年那些可怕的消息。要傳播一些作品，也就是那些最能以最終的方式讓歐洲人了解這件重要事情的作品。如果有人說出並證明有關這方面的一切，讓同胞們擁有一把大鐮刀去掃除所有那些幽靈，讓他們擁有一顆堅定的心去憎惡那些幽靈，那麼，國家就要頒給這個人很厚重的獎品。在六個月之中，一切都將完成。你們那聲名狼藉的神將不再存在，但正義則繼續存在；我們希望獲

得別人的尊敬，但仍然是很誠實的人。人們會了解到，國家的真正的朋友，無論如何不能像國王的奴隸那樣被怪物牽著鼻子走。簡言之，是什麼力量引導著一位擁護共和政體的人呢？既不是對一個較美好的世界存著無益的希望，也不是對於大自然施加在我們身上的最大不幸表示恐懼；一位擁護共和政體的人的唯一指標是道德，其唯一的顧慮是良知。

禮儀

在明白指出有神論並不適合一個共和政體的政府之後，我認為有需要來證明另一件事，那就是，法國人的禮儀也同樣不適合一個共和政體的政府。這一點是更加重要的，因為所要頒佈的法律是來自禮儀，也將反映禮儀。

法國人啊，你們很聰明，一定會了解，新的政府需要新的禮儀。我們無法想像，一個自由國家的公民，行為竟然像一位專制的國王的奴隸。他們的利益、責任、彼此之間的關係已變得不同了，這種不同，基本上決定了完全不同的行為方式。很多不重要的錯誤，很多微不足道的社交缺失，在國王的統治之下被認為是很根本的錯誤與缺失，因為國王們的期望是基於他們的需要；他們認為有需要強加約束，以便在臣民的眼中顯得很體面，無法接近。但是，這些不重要的錯誤與微不足道的社交缺失，在我們眼中卻是無足輕重的。還有其他的罪行以「弑君」和「瀆聖」為我們所熟悉；這些罪行在一種不再有國王與宗教的體系中，在一個共和政體中，也一定會被消除掉。如果允許了良知的自由與出版的自由，公民們，請考慮是否

也必須允許行動的自由，因為前者與後者實際是同樣的事物。除了與政府的基本原則直接衝突的情況之外，應該責罰的罪行是少之又少的，因為事實上，在一個以自由和平等為基礎的社會中，幾乎沒有什麼有罪的行為存在。如果我們好好衡量事情，仔細檢視萬物，就會發現，只有排斥律則才是真正的罪行。大自然把惡德和美德同樣施加給我們，那是基於我們的體質結構；以更富於哲理的方式來說，那是基於大自然需要惡德，也需要美德。對大自然而言，它在我們心中所灌輸的東西，會成為一種很可靠的標準，藉以準確地調整善與惡。但是，為了更能開發我對這個重要問題的想法，我們將把人的一生中到現在都被稱之為罪行的不同行為加以分類，然後把擁護共和政體的人的真正責任，以對應的方式列舉出來。

在每個時代中，人的責任是根據以下三個分類來考量：

1. 他的良知與輕信心理強加在他身上的責任，涉及一種至上的神；
2. 他必須為同胞履行的責任；
3. 最後，那些只跟他自己有關的責任。

我們必須確定不讓神祇干預我們的事情。我們也必須確信，我們是大自然的必要生命體，就像植物與動物；我們生存在這個世界上，因為我們是不可能不生存在這個世界上的。非常清楚的，這種不可動搖的確信一舉就掃除了第一類的義務——我想說，這一類的義務，就是對於我們錯以為有義務的上帝的義務。既然掃除了第一類的義務，所有的宗教罪行就消失了，也就是包含在以下不確定的名稱之中的所有宗教罪行：**不虔誠、褻瀆神聖、冒瀆、無神論等**

等；簡單地說，就是雅典人很不公正地據以處罰亞爾希比德，以及法國人很不公正地據以處罰拉巴雷的那些宗教罪行。如果世界上有任何過分的事情，那就是，心智膚淺和觀念貧乏的人產生了神祇的觀念，想到了這個神祇對他的期望，於是他無論如何就希望去決定什麼事情會取悅或者惹怒他想像中的荒謬幽靈。因此，我們不能只是冷漠地去容忍我想要加以限制的各種禮拜式；我希望，我們應該有完全的自由來嘲笑所有這些禮拜式。有些人聚集在任何的神殿中，召喚著那個具有他們的影像的上帝；我倒希望我們看到這些人的可笑行為，就像我們在戲院中看到很多滑稽演員，每個人都可能笑著他們的滑稽動作。以任何其他觀點來看，宗教都會變得很嚴肅，然後再度變得很重要。宗教不久就會鼓動並支持輿論。人們一旦為宗教而爭論，有些人就會被迫去接受對他們有幫助的宗教。●由於對其中一種宗教的偏愛或保護，「平等」會遭受到破壞；一旦如此，政府就會很快消失，貴族政治很快就會從重建的神權政治之中重新出現。我再怎麼強調也不為過：不要再相信神祇了，法國人，不要再相信神祇了，除非你們希望在神祇的致命影響下重新淪入專制的一切恐怖之中。但是，你們只有藉著譏笑的方式才能消滅神祇。如果你們把神祇看得非常重要，那麼，神祇所會帶來的所有危險就會立刻全部再現。如果你們表現得怒不可遏，那就能夠推翻神祇的偶像嗎？一點兒也不可能。如果你們對神祇稍微採取嘲弄的態度，神祇就會粉身碎骨。神祇一旦衰亡，輿論自然會崩潰。

我相信我已說得足夠清楚了：我們不應該制定法律來懲罰違犯宗教的人，因為宗教是一

種幻象，違犯宗教並沒有違犯什麼。如果有人因為違背或輕視一種信條或禮拜式而受到處罰，而這種信條或禮拜式之所以優於其他教條或禮拜式是毫無根據的，那麼，這就是最高度的矛盾了。不，這樣一定會顯示出一種偏頗的現象，因此影響到「平等」的天平，而「平等」是你們的新政府的最重要法則。

現在，我們來談人類的第二種義務，也就是對於同胞的義務。這是三種義務中最廣泛的一種。

就「人類與同胞的關係」而言，基督教的道德是非常模糊的。基督教的道德在這方面所提供的基礎充滿了詭辯，我們完全無法接受，因為如果一個人想要建立準則，他就要很小心地避免把準則建立在詭辯上。這種荒謬的基督教道德，要我們愛鄰人有如愛自己。是的，如果虛假的事物可能是美麗的，那麼，這是最驚人的了。重點完全不在於「愛同胞有如愛自己」，因為這是違反所有大自然的律則的，因為大自然的律則是指導我們生活中所有行為的唯一聲音。重點是在於「愛別人有如愛同胞」，有如愛朋友；朋友是大自然給予我們的，我們在一個共和政體的國家中，能夠與這些朋友過著更美好的生活，因為在一個共和政體的國家中，距離消失了，一定會使關係變得緊密。

但願「人性」、「兄弟之誼」、「仁慈」規定我們彼此的責任，讓我們個別去履行這些責任——使用大自然賜給我們去達到這個目的的那種單純程度的能量。我們在這樣做的時候，

如果有人脾性比較冷淡，或性情比較尖刻，不會在這些很動人的社會關係中注意到別人所會發現的親切和優雅的成分，那麼，我們也不要譴責他們，尤其是不要懲罰他們，因為大家都同意，努力去強加那些普遍性的律則是很明顯的荒謬行為。這樣做是很可笑的，就像一位將軍要所有的兵士都穿同樣大小的制服。如果要求不同性格的人都受制於同樣的法律，那是非常不公正的：對於一個人而言是美好的事情，對於另一個人而言可能一點也不美好。

我們必須承認，我們不能有多少人就制定多少法律，但是法律可以很寬厚，並且數目很少，這樣所有的人，無論是什麼性格，都能夠很容易遵守它們。尤有進者，我也要求，這些少數的法律都是所有不同性格的人所能適應的。凡是制定法律的人都要遵從一個原則，那就是，法律要多多少少適用於其所針對的對象。有人指出，有些美德是某些人所不可能去實踐的，就像有些藥物並不適合某些體質。如果你用法律去打擊那種無法屈服於法律的人，那難道不是無限制的不公正嗎？這種不公正難道不就像強迫瞎子去分辨顏色嗎？

根據這些初步的原則，我們認為有需要制定有彈性和溫和的法律，尤其是有需要永遠廢除殘酷的死刑，因為那種奪去人們生命的法律是不實際的、不公正的、不可容許的。我以後會明白指出，其實有很多例子顯示出，人類曾經在不冒犯大自然的情況下（這一點我會加以證明）自由奪取彼此的生命，純粹是發揮他們從共同的母親所獲得的一種特權。但是，法律是不可能獲得同樣這種特權的，因為法律是無情又不具人格的，完全昧於人類的激情，而人類的激情能夠為人類的殘酷謀殺行為提供正當的理由。人類從大自然接受印象，大自然能夠

原諒他們這種行為。相反的，法律總是與大自然對立，沒有從大自然接受什麼，所以沒有權利表現這種過度的行為。法律不具有同樣的動機，所以不可能具有同樣的權利。很多人不知道這種明智與微妙的區分，因為他們之中很少人會思考，但是，通達事理的人在我提出這些區分時，將會了解並記住它們。我希望，這些區分將會對於正在被制定的新法律發揮某種影響力。

為何必須廢除死刑的第二個理由是：死刑不曾壓制罪行的產生。罪行每天都在斷頭台旁產生。簡言之，廢除死刑的原因是：這是一種最差勁的計算方法。一個人因為殺死了另一個人而被處死。就現在的情況而言，其明顯的結果並不是「少了一個人」，而是「忽然少了兩個人」。這種算術只使用在劊子手與傻瓜之中。無論如何，我們在同胞身上所可能造成的傷害可以分成四類：其一是毀謗；其二是偷竊；其三是由不道德所引起的罪行，可能對別人產生令人不快的影響；其四是謀殺。

這一切在君主政治之中都被認為是最嚴重的罪行。但是，它們在一個共和政體的國家之中有那麼嚴重嗎？我們將要借助哲學的知識之光來分析這個問題，因為只有藉著這種亮光才能去探究這個問題。請不要譴責我是一位危險的改革者。請不要說，我是藉著自己的作品努力要減弱為惡者內心的自責；請不要說，我的人倫理是邪惡的，因為它增強了為惡者的犯罪傾向。我希望很正式地在這兒聲明，我沒有這種乖僻的意向。我所提出的觀念，自從我開始會推理的年紀以來就出現在我心中，並且無數世紀以來，聲名狼藉的暴君都在阻止這種觀

念的表達與實現。更惡劣的情況是，有些人很容易被任何觀念所敗壞；更惡劣的情況是，有些人只會堅持哲學見解中有害的部分，很可能為任何事物所敗壞。誰知道呢？這些人可能因為閱讀辛尼加（Seneca）和恰隆（Charon）的作品而受到毒害。我的對象不是這些人；我所針對的對象，只是那些能夠聽我講完的人；他們讀我的作品不會有任何危險。

我非常坦誠地承認，我不曾認為毀謗是一種罪惡，尤其是在像我們自己這樣的一個政府之中。在這樣的一個政府的統治之下，我們所有的人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彼此更接近，顯然更有興趣於彼此的熟悉。情況免不了是以下兩者之一：其一，「毀謗」的對象是真正邪惡的人，其二，「毀謗」是加在善良的人身上。我們都同意，就前者而言，如果一個人已經做了很多壞事，那麼加諸他一點毀謗，並不算什麼；也許那種不存在的罪惡，反而會彰顯出那種存在的罪惡，於是那位做壞事的人就會比以前更加原形畢露了。

我們現在假定有一種有害健康的氣息籠罩在漢諾威上方，但是，如果我到那個空氣不衛生的城市，只會發一場燒。此時有一個人為了阻止我前往漢諾威，卻告訴我說，一個人一旦到達那兒就會喪命，那麼，我可能譴責他嗎？不可能，當然不可能，因為他使用一種較大的惡來驚嚇我，讓我免除一種較小的惡。

如果相反的，一個善良的人受到了毀謗，那麼他並不必驚慌，他只需要表現自己本來的面目，那麼，毀謗者所有的毒液不久就會彈回到他自己身上。對這樣一個人而言，毀謗只不過是考驗他的清白的一個機會，使他的美德比以前更加顯眼地出現。事實上，他的個人考驗

可能有利於美德在共和政體之中的優勢，對美德有所增益。這個善良又敏感的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刺激，將會致力於培養更大的美德。他會想要去克服這種他本來自認不會加諸他身上的毀謗，而他的這種優秀表現會對應地提供他一種更大的能量。如此，在第一種情況中，毀謗者強化了他所攻擊的危險對象的惡德，如此導致十分有利的結果。在第二種情況中，所獲致的結果是很優越的，因為美德必須完整地呈現給我們。

嗯，我真的不知道，為何毀謗者值得你們恐懼，尤其是在一種政權之中，指出邪惡的人以及增強好人是很必要的。因此，我們要很小心地避免對毀謗者有偏見的任何說詞。我們要把毀謗看做是一種揭露惡德的明燈，也是一種激勵美德的力量，兩者都是非常有用的。立法者的所有想法必須是廣博的，就像他所從事的工作是偉大的；他不應顧慮那種只涉及到個人的罪惡所產生的影響。他必須考慮的是一般、整體的影響。如果他以這種方式觀察毀謗所產生的影響，那麼我敢說，他就不會認為毀謗應該受到懲罰。我敢說，他就不會認為那種懲罰毀謗者的法律有一丁點兒公正之處。如果相反的，我們的立法者鼓勵並獎賞毀謗的行為，那麼他就會成為最公正的人。

我們要加以檢視的第二種道德罪過是偷竊。

如果翻一翻古代的歷史，我們就會發現，偷竊在所有的希臘共和國之中都是允許的，不，甚至可以獲得回報。斯巴達和拉塞德蒙兩地曾公開贊同偷竊。有幾個其他民族認為偷竊是戰士的美德。可以確定的是，偷竊可以培養勇氣、力量、技巧、機智，簡言之，培養對共和體

系有用，因此也對我們自己的體系有用的所有美德。請拋開偏見，回答我這個問題：偷竊的結果可以讓財富分配得更加均勻，現在在我們追求平等的政府統治之下，難道可以把偷竊視為錯誤的事情嗎？顯然答案是否定的。偷竊會促進平等，尤有進者，偷竊會使得財產的保存更加困難。以前有一個民族，他們不是懲罰小偷，而是懲罰被偷竊的人，這是為了教被偷竊的人照顧好自己的財產。由此，我們會對事情採取更宏觀的思考方式。

我並不是想要在這兒攻擊國家所剛要求遵守的誓約——誓約對財產表示尊重。但是，我可以談談這種誓約的不公正之處嗎？一個國家之中所有的人所發的誓，其中的精神何在呢？難道不是要維持公民完全的平等，讓所有的公民同樣遵守法律，保護所有人的財產嗎？嗯，現在我請問，如果法律要一無所有的人去尊敬擁有一切的人，那麼這種法律是真正公正的嗎？社會契約的要素是什麼呢？難道不是要一個人讓出一點自由和財產，以便確定和維持每個人的生存？

所有的法律都奠定在這些基礎之上。如果一個人濫用自己的自由，法律就有理由懲罰他。同樣的，法律也設定條件。如果一位公民被要求讓出東西來，他就不會抗議，因為他知道，一旦他讓出東西來，他其餘的東西就會受到保護。但是，你們憑什麼要一個「一無所有」的人遵守那種只保護「擁有一切」的人的契約？你們藉著你們的誓約，在保護富人的財富時表現出公正的行為，但是，你們要求一無所有的人也這樣發誓，難道不是很不公平嗎？一無所有的人會從你們的誓約中獲得什麼好處嗎？你們如何能夠期望他去發誓遵守這種契約呢？因

為這種契約只對那些與他之間有很大差距的富人有利。這確實是最不公正的。一種誓言必須對所有發誓的人有同樣的結果。如果一個人沒有興趣遵守誓言，那麼，這種誓言就不可能約束他，因為這種誓言就不再是自由人之間的一種協定，而是強者對付弱者的武器，而弱者必須不斷反抗強者。我們的國家剛剛要求所有的公民要發誓遵守誓約，尊重財富；這種誓約正好造成了上述的這種情況。藉著這種誓約，只會使得富人去束縛窮人，只有富人會從這種契約中獲利，因為窮人很輕率地落入這種契約的陷阱中，沒有看出別人在利用他們的誠實，強迫他們發誓，結果他們做了一件不能把自己考慮在內的事情。

一旦你們相信這種殘酷的不平等，那麼，如果有一個一無所有的人敢於從一個擁有一切的人那兒偷取什麼東西，就不要懲罰他，因為懲罰他就會使得不公正的情況更加惡化。由於你們立下不公平的誓約，所以他更有權利去做這種事情。由於你們強迫他立下一種對他而言很荒謬的誓約，所以他就破壞誓約，因此，他在破壞誓言後所犯的所有罪行，都是有道理的。他做這種事是你們所引起的，所以，你們不能懲罰他做這種事。我不必再多說，你們應該清楚，懲罰竊賊是非常殘酷的事情。請去學習我在不久之前所談到的那個民族所訂定的明智法律，那就是，懲罰那些因為疏忽而被偷的人，而不懲罰偷竊的行為。請想想，你們的誓約是否准許這種行為，還有，犯這種罪行的人是否與大自然最神聖的動態——不顧任何代價維持一個人自己的生存——和諧一致。

關於人類對於同胞的第二種責任，我們所考慮的罪行還包括一些行為，其起因可能是放

蕩不檢。有些行為與那些被認可的行為特別無法相容，包括賈淫、亂倫、強暴以及肛交。我們應該認為，所謂的道德罪行，也就是我們剛剛所提到的各種行為，在一個政府的統治之下，是完全不重要的，因為這個政府的唯一責任，是在於以任何可能的方法保存對其永續存在所不可或缺的形式：這就是一個共和政體政府的獨一無二的道德。嗯，共和國由於不斷受到四周的專制君主所威脅，所以維持其生存的方法不能被視為道德方法，因為共和國只能以戰爭維持生存，而戰爭是最不道德的。我請問，如果一個國家因其有責任在身，以致於變得**不道德**，那我們又如何能夠指出這個國家之中的個人必須是**有道德**的呢？我要進一步說：如果這個國家中的個人並不是有道德的，那倒是好事。希臘的立法者非常了解，敗壞公民是極為必要的事情，因為公民的**道德敗壞**與體制及其價值產生衝突，就會導致**叛亂**（反叛政府），而叛亂是一種象徵幸福的政治體系所經常不可或缺的——這種政治體系像共和政體政府一樣，一定會激起所有外國鄰邦的憎意與嫉羨。這些明智的立法者認為，叛亂完全不是一種道德狀態；然而，叛亂必須是共和國的一種永恆狀態。因此，如果有些人使得已建立的秩序處在永恆的**不道德顛覆**狀態中，卻又要求他們要成為**有道德**的人，那是既荒謬又危險的，因為一個有道德的人的狀態是寧靜又和平的，而一個**不道德**的人的狀態是永遠的不安定，使得他進入（並認同）必要的叛亂狀態，而擁護共和政體的人身為政府的一分子，必須使政府經常處在叛亂狀態中。

現在我們可以進行詳細的討論，開始分析「羞怯」狀態。「羞怯」是與不道德的感情抵

觸的一種怯懦、消極的傾向。如果大自然意在使得人類羞怯，那麼它一定不會讓人類在誕生時裸著身體。有無數的人不像我們那樣因為文明而墮落，他們裸著身體到處走動，並不因此感到羞愧。穿衣的習俗無疑是源自天氣嚴寒，以及女人想要賣弄風騷，引起男人的慾望，藉此得利，而不是讓男人在沒有女人的情況下自己產生慾望，自己獲得滿足。女人進一步認為，大自然創造她們時是有缺點的，所以如果用裝飾品來隱藏這些缺點，她們就更能夠使用各種方法來取悅別人。因此，「羞怯」絕非是一種美德，其實只是墮落的最早期結果之一，是狡猾的女性最先所想出來的策略之一。

黎克格斯和梭倫非常相信，「不羞怯」可以讓公民處在不道德狀態中，而不道德狀態是共和政體政府的運作所不可或缺的，所以他們兩人強迫女孩在戲院中裸體展示自己。●羅馬人也樣做。在佛羅拉的娛樂活動中，女孩都裸體跳舞，大部分的異教神祕都以這種方式被加以讚揚。在一些民族之中，裸體甚至被視為一種美德。無論如何，「不羞怯」是源於淫蕩的傾向。這種傾向所產生的結果，就包括了我們正在討論的罪惡，而賣淫就是這種罪惡最先所導致的結果。

我們已經再度站穩住腳，打破那些束縛我們的偏見；我們最近已經排除了很多的偏見，所以更加接近大自然。因此，我們只傾聽大自然的聲音；我們非常相信，如果有任何事情是罪惡的，那就是，去抗拒大自然對我們所灌輸的嗜好，不去好好處理這種嗜好。我們相信，色慾是這種嗜好所產生的結果，不能加以壓抑，也不能立法禁止，而是要想出方法，以便可

能以和平的方法來滿足激情。因此，我們必須在這種事情之中引進秩序，建立所需要的安全狀態，一旦公民在有需求的時候接近色慾的對象，就能夠做出他在激情之中所必須做出的事情，不會受到任何事情所阻礙，因為在人的生命中，只有在這個時刻，廣大的自由對他而言是那麼地重要。每一個城市的各個據點，都必須建立各種服務站，充滿歡樂氣息，很是衛生，很是寬敞，設備齊全，並且在各方面都很安全。在這些服務站之中，要盡可能安排各種性別、年紀、類別的人，以滿足來解悶的浪蕩子的幻想。來到這兒的每個人，都可以要求最絕對的服從；只要稍有拒絕或不順從的情況，受害的一方可以立刻以及獨斷地施加懲罰。我必須更詳細地說明最後這一點，並與共和政體的禮俗加以比較。我已經承諾從開始到結束都使用同樣的邏輯，我會遵守諾言。

雖然我在一會兒之前告訴你們說，這種激情最需要最廣大的自由，但是，這種激情無疑也是最專制的。男人喜歡在這方面支配別人，要別人服從他，讓四周都有奴隸，強迫他們滿足他的慾望。嗯，只要你們不讓他以祕密的方式發洩出大自然在他內心深處所灌輸的專制氣息，他就會尋求其他管道，將之發洩在附近的對象上，造成政府的困惱。如果你們想避免這種危險，那就要讓這種專制的慾望有自由表達與放縱的機會，因為這種慾望一定會不停地折磨男人。如果你們很盡責而他又有錢，使他能夠享受一群女人與年輕男人，讓他在其中發揮小小的支配力量，那麼他就會在滿足之餘離開，心平氣和，對政府存有一種歡喜的感覺，因為政府很親切地提供他每種滿足色慾的方法。另一方面而言，如果以一種不同的方式進行，

使用一些古代的荒謬障礙，去阻止公民滿足色慾，也就是專制的教士以及我們那些類似沙達那巴魯的淫蕩人物●所發明的那些障礙，那麼公民不久就會怨恨你們的政權，不久就會妒忌你們所運用的專制，於是他們就會掙脫你們加在他們身上的桎梏，厭倦你們的統治方式，像他們剛剛所做的那樣，以另一種統治方式來取代之。

但是，請觀察希臘的立法者，他們完全吸收這些觀念，是如何看待拉色德蒙和雅典地方的放蕩行為。他們並不去禁止，而是使公民沉醉其中。當局並不禁止他們任何種類的色慾行為。被神諭描述為希臘最明智哲學家的蘇格拉底，雖然隨意地從女色亞絲芭希亞的懷抱投向男色亞爾希比德的懷抱，卻並不因此減少其在希臘的光榮地位。我要進一步論述。由於我的目的是要證明一點，那就是，如果我們希望維護我們所選擇的政府，我們就必須快速改變當今的習俗，所以，無論我的想法多麼抵觸當今的習俗，我都要讓你們相信，誠實的女人賣淫，並不會比男人賣淫更危險；還有，我們不僅必須讓女人在我們所建的房子之中從事色慾的行為，並且我們甚至也必須為她們建一些房子。她們一時的興致以及性情方面的需求，跟我們一樣強烈，只不過方式十分不同，但都可以在這些房子之中以兩性為對象獲得滿足。

首先，你們有什麼權利主張：女人不應當盲目屈服於大自然在男人身上所支配的那些幻想？其次，你們有什麼其他權利支持女人禁慾？因為禁慾就她們的生理結構而言是不可能的，對她們的榮譽而言是完全無用的。

我要分別處理這兩個問題。

在大自然的狀態中，女人確實天生享有其他雌性動物的優勢，並且完全像其他雌性動物一樣屬於所有雄性動物。這無疑是大自然的原始律則，也是男人的最早期社會的唯一慣例。由於自私自利、利己心以及愛的緣故，這種很單純又自然的原始態度就變得墮落了。人們認為，娶女人為妻，再加上妻子家中的財產，就變得富裕了：我所剛提到的三種感覺中的前兩種——自私自利、利己心——獲得了滿足。更常見的情況是，女人是被強迫的，所以男人就對她存有愛意，於是我們發現了第三種動機——愛——在運作，並且在每種情況下都是不公正的。

一種佔有的行動是不可加在一個自由人身上的。完全佔有一個女人跟佔有奴隸一樣不公正。所有的人都是天生自由的，全都有同等的權利，我們不應昧於這些原則。根據這些原則，男女兩性都沒有正當的權利獨佔另一性，兩性或兩個階級，都不可能獨斷地佔有另一性或階級。同樣的，一個女人存在於純粹的大自然律則中，不能因為自己對一個人的愛，就有理由拒絕另一個欲求她的人，因為這樣一種反應是以「排除」為基礎。每個男人都可以擁有一個女人，因為一個女人顯然屬於所有的男人。佔有的動作只能施加在動產或動物上面，不能施加在與我們相同的個人身上，而將女人與男人結合在一起的所有束縛，都是不公正的、虛幻的。

如果我們確實已經從大自然之中獲得權利，可以不加選擇地表達我們對所有女人的慾望，那麼，同樣的，我們也確實有權利迫使她們屈服，但不是單單屈服於我——因為如此的話，

就與我的說法自我矛盾了——而是暫時屈服於我。●無可否認的，我們有權利訂定法律，強制女人屈服於想擁有她的男人的慾火；暴力本身就是這種權利所導致的結果之一，我們可以合法地使用它。是的！大自然賜給我們所需要的力量，讓女人屈服於我們的意志，這樣，大自然不是已經證明我們擁有這種權利嗎？

女人努力要以「羞怯」或「對其他男人的愛」來護衛自己，但是並沒有用。這些虛幻的理由是沒有價值的。較早時，我們已經看出「羞怯」是多麼可鄙與虛偽。「愛」可以說是靈魂的瘋狂，只是一種名稱，藉以合理化女人的忠貞。「愛」只滿足兩個人，即被愛的人以及愛的人，無法有助於別人的快樂，然而，大自然把女人賜給我們，是為了每個人的快樂，而不是為了一種自我中心和特權的快樂。因此，所有的男人都有同等的權利享受所有的女人。因此，任何男人，只要他遵守大自然的律則，都不可能宣稱自己對一個女人擁有獨特與個人的權利。如果法律強迫女人如同我們所希望的那樣經常去賣淫，以我們所希望的任何方式去賣淫，在我們一會兒前所提到的聲色場所中賣淫，並且，一旦她們不去做，法律就強制她們，一旦她們逃避或怠惰，法律就處罰她們，那麼，這種法律就是最公平的法律之一，任何對它的控訴都是不健全或不合法的。

如果你們所頒佈的法律是很公正的，那麼，一個男人想要享受任何女人或女孩，就可以到一處聲色場所，立刻使喚她來工作。在那兒，在那間愛神神殿的女主人監管之下，女人或女孩將會屈服於這個男人，以謙卑的方式滿足他喜歡在她身上獲得滿足的所有幻想，無論這

些幻想可能多麼奇異或不正規，因為所有的過度行為都屬於大自然，都是大自然所承認的。剩下的工作只是規定年紀；但我認為，如果一個男人想要某一年紀的女孩，那麼，規定年紀就一定會限制他的自由。

如果一個人有權利吃一棵樹上的果實，那麼，他確實可以在果實成熟時把它摘下來，也可以在果實還未成熟時把它摘下來，取決於他的口味。但是有人會反對，認為在某種年齡上，男人的行為一定會傷害到女孩的福祉。這種考慮是完全沒有價值的。一旦你給了我「所有者」的享受權利，這種權利就不再關係到享受所導致的結果。從這個時刻起，無論這種享受是有害還是有害於那個必須屈服於我的對象，都是一樣的。我不是已經證明過了嗎？——就這方面而言，強迫女人的意志是正當的事；一旦女人激起男人享受的慾望，她就必須暴露在這種享受之中，把一切自我中心的情緒放在一邊。我再說一次，有關她的福祉的問題是無關宏旨的。一旦這種考慮有可能傷害或減弱那個欲求她並且有權利佔有她的男人的享受，那麼，這種對於年紀的考慮就不再存在了。大自然以及那種暫時滿足男人慾望的律則，都很貶抑女人可能的感受，女人可能的感受並不是重點。在這篇研究中，我們只有興趣於什麼事情適合產生慾望的男人。但是，我們會修正不平衡的狀態。

是的，我們會修正的；無疑的，我們應該修正。我們剛剛很殘酷地奴役了這些女人，我們確實必須補償她們。現在我就來談談我打算回答的第二個問題。

如果我們承認，所有的女人都應該屈服於我們的慾望，那麼，我們就一定會給予她們很

充分的滿足。我們的法律必須有助於她們熱烈的性情。如果她們使用違反大自然的力量，去抗拒她們那種比我們更強烈的傾向，結果我們卻說這是她們的榮譽與美德，那是很荒謬的。這種不公正變得更加嚴重，因為我們以引誘的方式削弱她們，然後又處罰她們，罪名是她們屈服於我們所做的努力，也就是我們為了造成她們的墮落而所做的努力。我認為，我們的荒謬行為就銘刻在這種令人震驚的矛盾之中。僅僅這種簡要的陳述就應該喚醒我們面對一個事實：我們亟需以更純正的行為來取代這種荒謬的行為。

因此我說，女人對於肉體快感的愛好，比我們遠更強烈，她們將能夠全心全意專注於這種快感之中，完全不受婚姻的束縛所阻礙，完全免於虛偽的羞怯，完全回歸到一種自然狀態。我要法律允許她們隨心所欲獻身於很多男人。我要她們享有男女兩性，並且就像男人一樣，我要她們享有身體各個部分。雖然特別的條文規定她們必須屈服於所有欲求她們的男人，但是也必須增補另一則條文，保證她們有類似的自由，可以享受她們認為值得滿足她們的所有男人。

我想問，這樣的許可會有什麼危險呢？孩子會沒有父親嗎？哈！在一個共和國之中，這又有什麼關係呢？因為在一個共和國中，每個人必須以國家為母親，每個出生的人都是祖國的孩子。他們會更加珍視祖國，因為他們只知道祖國，從一出生就會了解到，一切的期望都寄託在祖國身上。如果那些本來應該只屬於共和國的孩子，卻被禁閉在家庭之中，你就不能塑造美好的共和國人民。他們本來應該把一部分感情分配給他們的同胞，但卻分配給家庭，

分配給有限的一些人，這樣，他們免不了會接受這些人那種有時很有害的偏見。這種孩子的意見、想法會變得很特殊，很畸形，完全無法接觸到一個「國家的人」的美德。最後，他們的內心會完全專注於賜給他們生命的人，不再奉獻於那種會使得他們成熟、了解以及出類拔萃的力量，好像後者的恩賜並不比前者重要！孩子們的家庭的利益，時常與國家的利益形成尖銳的衝突；如果讓孩子們接受家庭的利益會有非常大的壞處，那麼，我們就有絕佳的理由把他們與家庭分開。他們藉著我所建議的這種方法自然就會「斷奶」，因為在完全破壞婚姻的束縛後，女人的快感所導致的孩子，絕對不能知道父親的身分，不可能只屬於一個家庭，而是必須純粹是祖國的孩子。

我們將會有為女人的浪蕩行為而準備的聲色場所，並且像男人的聲色場所一樣，受到政府的保護。這些場所之中將會有女人所欲求的男女兩性，並且女人越常光顧這些地方，則越受到尊敬。大自然在女人心中灌輸一些慾望；那些偽善的人對這些慾望加以譴責，但自己卻不斷受到這些慾望的煽動。如果女人抗拒這些慾望，人們就認為她們很有榮譽與美德，這是最野蠻或荒謬的事了。從最稚嫩的年紀起，**●**一個女孩一旦脫離父母的束縛，不再為婚姻保留任何東西（婚姻已經被我所提倡的明智法律廢除了），不再有以前那些限制女性的偏見，此時她就可以到那些為此目的而創立的場所，沉溺於她的身體所激勵她去做的任何事情。她將會受到尊敬的待遇，會獲得充分的滿足，一旦再回到社會，就能夠很公開地談及她所經驗到的快樂，就像她在今日談及舞會一樣。哦，迷人的女性，妳將會是自由的；就像男人一樣，

妳將享受大自然所規定的所有快感，每一種快感都是為妳開放的。難道人類之中較神聖的一半必須被另一半所束縛嗎？啊，掙脫這些鐐銬吧，這是大自然的旨意。在面對束縛時，儘管率性而行吧，在面對法律時，儘管隨心所欲吧，在面對道德時，要只顧大自然的道德。不要再在殘酷的偏見之下受苦，因為偏見會使妳的魅力凋萎，會拘禁妳心中的神聖衝動。●像我們一樣，妳是自由的，人們爭取維納斯眷顧的那種行動領域，是對妳公開的，就像對我們公開一樣。不要害怕荒謬的譴責；迂腐與迷信是過去的事情；人們不會再看到妳為了自己迷人的過失而臉紅。妳將戴上桃金娘與玫瑰的冠冕，我們所為妳表明的敬意，將與妳表現放縱行為的程度成正比。

基於上面剛提到的一切，我們無疑不應去檢視通姦一事。儘管就我所要制定的法律而言，通姦並不存在，但我們還是要簡單談一下。我們以前的制度把通姦視為罪行，可真是荒謬！如果世界上有什麼荒謬的事，那就是婚姻的永恆性。我認為，我們必須去詳察這種束縛狀態，或了解這種束縛狀態的嚴重性，這樣我們就不會再把減輕束縛狀態的行為視為邪惡。我們不久前說過，大自然所賦予女人的性情比男人熱烈，所賦予她們的感性比男人深沉，所以，婚姻契約對女人而言無疑是比較難以忍受的。

溫柔的女人啊，妳心中熾燃著愛之火，現在就要補償自己了，並且要勇敢、無懼地去做。妳要相信，服從大自然的激勵力量並不是罪惡的事，大自然創造妳，並不只為了一個男人，而是為了取悅所有的男人，一視同仁。不要讓「焦慮」抑制妳。要學習希臘那些擁護共和政

體的人。為他們提供法律的那些哲學家，不曾把通姦規定為一種罪行，幾乎所有這些哲學家都准許女人表現雜亂的行為。溫瑪斯·摩爾（Thomas More）在《烏托邦》一書中證明：女人適合沉迷於放蕩行為中；偉大人物的想法並不總是純然的夢想。●

在韃靼人之中，一個女人越放蕩，就越受到尊敬。她公開在頸上戴著一種珠寶，證明她的淫猥，而那些完全沒有戴裝飾品的女人則完全不會獲得讚賞。在祕魯，家人會把妻子和女兒讓給來訪的旅人。她們被出租，代價以日計算，就像馬匹或馬車！最後，有卷帖浩繁的作品都證明，淫蕩的行為，在世界的文明民族中不曾被視為是犯罪的行為。每個哲學都很清楚，只有基督教騙子才把淫蕩行為誇張為犯罪行為。教士們有很好的理由禁止色慾行為，因為在這種禁令之下，他們反而很熟悉這些個人罪行，犯了這些罪行也不會遭受懲罰，所以他們的地位高高在女人之上，大可以享有無止境的淫蕩生涯。我們很清楚，他們是如何利用這種情況；要不是他們聲名掃地，他們就會再度濫用這種權力了。

亂倫會更加危險嗎？不會的。亂倫鬆弛了家庭的束縛，公民有更多的愛可以發揮在自己的國家之上。大自然的原始律則規定我們要亂倫，我們的感覺證明了這個事實；最令人愉快的東西莫過於我們垂涎多年的一個對象。最原始的制度贊同亂倫。亂倫可以見之於社會的起源之中。亂倫在每種宗教之中都被視為神聖，每一種法律都鼓勵亂倫。如果我們旅遊世界各地，就會發現亂倫到處都被認定。象牙海岸和加彭的黑人讓妻子與孩子亂倫。在猶太，最大的兒子必須與父親的妻子結婚。智利的男人與姊妹、女兒亂倫，同時與母親和女兒結婚。簡

言之，我要大膽地說，亂倫應該成為每個政府的法律——只要政府的基礎是兄弟之誼。理性的人怎麼會那麼荒謬，竟然認為享受自己的母親、姊妹或女兒會是犯罪行為？一個人去享受自己自然感覺起來很接近的人，並且更加看重這種享受，結果卻被認為是一種罪，請問，這難道不是很可鄙嗎？這樣等於是說，大自然責成我們要對一些人表示最大的愛，但法律卻禁止我們對他們表示過分的愛，也等於是說，大自然越提供我們對某個對象的渴望之情，卻越命令我們遠離它。這是很荒謬的矛盾：只有因迷信而變得殘酷的人，才可能相信或支持這種矛盾。我所要建立的女人社會，必然會導致亂倫行為，所以，我不想再談這種所謂的罪行了，因為這種罪行很明顯地不存在，不用再探討此事了。我們現在就來討論強暴好了。在所有的放蕩行為中，第一眼看來，強暴似乎最強烈地被認為是邪惡的事情，因為它似乎會引起暴行。然而，很確定的是，強暴卻是很少見且很難證明的行為，其對鄰人的傷害比偷竊小，因為偷竊會破壞財產，強暴只不過傷害到財產。除此之外，你對於強暴者還有什麼異議呢？如果強暴者回答說，事實上，他所造成的傷害其實微不足道，因為他只不過是早一點讓自己所濫用的對象置身在一種狀態中，也就是婚姻和愛不久就會讓她置身的狀態，此時你要怎麼回答呢？

但是，肛交這種所謂的罪，說是會引來天火加諸於沉迷此事的城市，難道不是一種可怕的偏差行為？其懲罰再怎麼嚴重也不為過？啊，我們的祖先勇敢地沉迷於這種法律上的殺身之禍，結果卻必須遭受譴責，這可真悲哀啊。我們很懷疑，人們竟然達到這種野蠻的程度：

一個不快樂的人，他所犯的罪只不過是「與你的嗜好不同」，結果你卻宣判他死刑。我們不禁要身體顫抖，因為我們想到，不到四十年以前，立法者的荒謬想法並沒有超越這一點。公民們，請放心，這種荒謬的情況會結束的：你們的賢明的立法者將負責結束這種荒謬的情況。現今人們非常了解一些人所具有的這種嗜好，他們深深感覺到，這種誤差不可能是罪惡。大自然並不大重視那種在我們生殖器官中流動的精液，無論我們選擇以什麼管道去發洩這種精液，大自然都不會有所不悅。

此事有什麼罪惡可言呢？並沒有人會堅稱身體的各個部分並不相像，並沒有人會堅稱身體有些部分是純潔的，有些部分是污穢的。既然不可能很嚴肅地提出這種無稽之談，那麼此事唯一可能的罪過就在於浪費精液了。嗯，難道可能說，精液對大自然而言是很可貴的，所以損失精液必然是罪惡？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大自然怎麼會每天都造成精液的損失呢？大自然允許人們在睡夢中遺精，允許人們跟懷孕的女人行樂，這難道不是表示大自然准許人們損失精液嗎？如果一種罪會傷害到大自然，難道大自然會允許我們去犯這種罪嗎？難道大自然可能讓人類破壞它自己的快樂，使人類變得比它更強嗎？此事是前所未聞的。如果一個人在推理時不訴諸理性火炬的助力，那麼，他就會陷入多麼深的愚蠢行為深淵啊！我們要堅定地相信，無論以哪一種方式享受一個女人，都是很容易的，無論一個人享受女孩或男孩，都是絕對沒有差異的，並且在一旦清楚了解這一點後，我們也要堅定地相信，我們的嗜好都是從大自然接受而來的，而大自然很明智，也很前後一致，不會把任何可能冒犯它自己的東

西提供給我們。

人們對於肛交的嗜好，是生理構造所造成的結果，而我們無法為生理構造提供什麼，也無法去改變它。有些孩童在最稚嫩的年紀就顯示出這種嗜好，從來沒有人去加以矯正。有時，這種嗜好是鑿足所造成的結果，但是縱使是如此，難道不也是大自然的表現嗎？無論人們如何看待這種嗜好，它是大自然的運作，而就每種情況而言，大自然所灌輸給人類的東西，人類就必須表示尊敬。如果我們做一次準確的評估，結果情況顯示，這種嗜好比另一種嗜好遠更有影響力，其所導致的快感遠更生動，因此其擁護者比其反對者多了一千倍，那麼，我們就可以認定，這種所謂的罪惡並沒有冒犯大自然，反而是有助於大自然的意向，還有，大自然並不喜愛我們的繁殖行為，而我們卻很愚蠢地這樣認為。我們旅遊世界各地時，看到不輕視女人的男人幾希！有很多男人只把女人當做工具，藉以生產後代來繼承他們。由於共和國有其公社生活的一面，所以肛交總是更加常見，但這並不是危險的事。如果希臘的立法者認為這是危險的事，難道他們會把它引進自己的共和國嗎？剛好相反，他們認為這種事情對於一個尚武的民族而言是必要的。普魯塔克（Plutarch）很熱心地談到同志情人大軍：有很多年的時間，只有同志情人大軍捍衛希臘的自由。肛交在軍中的同志中很盛行，鞏固了他們的團結。最偉大的人物都傾向於肛交。在發現美洲時，住在這塊土地上的人都有這種嗜好。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伊利諾族之中，穿著女性衣服的印第安男人，以高等妓女的身分賣淫。班加拉的黑人公開保有男人為性交對象，今日阿爾及爾的幾乎所有後宮都全是男孩。底比斯人容忍

對男孩的愛，但並不滿足，還將之強制執行；恰羅尼亞的哲學家認定，肛交是獲得年輕人的感情的最確實方式。

我們知道肛交在羅馬盛行的程度。那兒有公共場所，男孩穿上女孩的衣服，女孩穿上男孩的衣服，從事賣淫的工作。馬歇爾（Martial）、卡圖勒斯（Catullus）、提伯留斯（Tibullus）、霍拉斯（Horace），以及味吉爾（Virgil）都寫信給男人，好像是寫給情婦。我們也在普魯塔克的作品^①之中讀到一個訊息：女人不得出現在男人的愛之中。克里特島的阿瑪希人習於誘拐男孩，並以最奇特的「開苞」儀式出名。當他們愛上一個男孩時，就把想要帶走他的日期告知對方的父母。如果情人無法取悅男孩，男孩會表示抗拒，反之則兩人遠走高飛。一旦引誘者已使用了男孩，就會把他歸還給他的家人，因為在這種對男色的激情中，就像在對女人的激情中一樣，只要足夠了，就覺得太多了。史特拉波告訴我們說，在克里特島上，後宮之中只有男孩，他們公開賣淫。

難道我們需要再有一位權威人士來證明，肛交在一個共和國之中多麼有用嗎？好吧，我們來聽聽「逍遙派學者傑羅梅」的說法：「對男孩的愛，」他說，「普遍流行在整個希臘之中，因為它在我們心中灌輸了力量與勇氣，讓我們在驅逐暴君時處在有利的地位。情人之中形成同謀的關係，他們寧願忍受折磨，也不會出賣同謀者。這種愛國者為了國家的興盛而犧牲了一切。男人之間的這種感情，確實穩定了共和國，女人受到了排斥，而專制君主則無法與這些人建立關係。」肛交一直是尚武民族的習俗。我們從凱撒口中獲知，高盧人非常沉迷

於此道。保衛共和國的戰爭導致兩性的分離，因此肛交得以盛行。一旦體認到其結果對於國家很有用，宗教就表示祝福之意。大家都熟悉，羅馬人把朱比特和酒童根尼米德之間的愛視為神聖。色克特斯·恩皮利克斯告訴我們說，肛交在波斯人之中是強迫性的。最後，女人在嫉妒與遭受輕視之餘，就自願把丈夫從男孩身上所獲得的這種服務也提供給丈夫。有些男人以女人做了實驗，但還是回歸到以前以男人為對象的習慣，認為與女人的虛幻實驗不可能實現。土耳其人相當傾向於穆罕默德在可蘭經之中所奉為神聖的這種行為，但卻認為很年輕的處女可以用來取代男孩，並且處女必須經歷這種經驗，才能成長成為女人。色克特斯·昆特斯和桑奇茲都允許這種放蕩行為，後者甚至指出，這種行為有助於生殖，經過這種預備性的行為之後所生下的孩子，身體好太多了。最後，女人訴諸彼此，以獲得補償。女人的這種同性戀行為，並不會比男人之間的那種行為更有不利之處，因為拒絕生殖並不會產生什麼影響，而那些想要生殖的人，其所使用的方法足夠強有力，所以反對生殖的人也無法威脅到人口的繁殖。在希臘人之中，這種女性的反常行為也受到政策的支持，結果，女人發現彼此都很充足，就比較不與男人聯繫了，而她們對共和國事務的不利影響就減少到最低程度了。盧希安（Lucian）把這種放縱不羈的行為所促成的進步情況告知我們，我們在沙孚（Sappho）身上看到了例證，感覺很有趣。

總結來說，這些都是非常無害的癖好。就算女人要進一步延伸這些嗜好，就算她們去愛撫怪物與動物——每一種民族都有實例——也不可能造成什麼禍害，因為禮俗的敗壞，反而

時常對政府有其根本的用途，不可能傷害到政府。我們必須要求立法者足夠明智，足夠謹慎，這樣他們才不會制定法律去禁止性反常的行為，因為性反常的行為是取決於體質，與生理結構無法分離，不會使當事者成為有罪的人，就像天生畸形的人也不是有罪的人一樣。

在人類針對同胞所表現的第二類罪行中，只剩下「謀殺」要加以檢視，然後我們就要開始討論人類對自己的責任了。在人類可能對同胞所犯的所有罪行之中，「謀殺」無疑是最殘酷的，因為「謀殺」剝奪了人類接受自大自然的唯一資產，其損失是無法彌補的。然而，在這兒有幾個問題出現了——除了「謀殺」對受害者所造成的不公正之外。

1. 只以大自然的律則來說，這種行為確實是犯罪的行為嗎？
2. 以政治的律則而論，它是犯罪的行為嗎？
3. 它對社會有害嗎？
4. 一個共和政體的政府必須對它採取什麼態度呢？
5. 最後，我們必須以謀殺來壓制謀殺嗎？

我將分別處理每個問題。這個論題很重要，我們必須進行周詳的討論。我們對於「謀殺」的看法很大膽，也許會令人驚奇。但是這又何妨？難道我們沒有權利說任何事情嗎？該是公開討論偉大的事實的時候了。現今，人們只會滿足於偉大的事實。該是讓錯誤消失的時候了。國王的眼罩必須拿下來了。從大自然的觀點來看，謀殺是一種罪嗎？這是我們所提出的第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再度把人類降低到與大自然的所有其他生物同一地位，也許會屈辱人類的自尊，但是哲學家並不過分誇讚人類的小小虛榮。哲學家在熱烈地追求真理時，在愚蠢的自尊觀念背後看出了人類的小小虛榮，讓它暴露出來，詳細加以說明，勇敢地顯示給世人看，讓他們感到很驚奇。

什麼是人呢？人和其他植物之間有什麼區別呢？人和世界上所有其他動物有何區別呢？顯然沒有區別。人就像植物與動物一樣偶然誕生在這個地球上。像動植物一樣，人會繁殖，會興盛，會衰落。像動植物一樣，人會變老，也像動植物一樣，在結束大自然分配給每種動物的壽命時，會化為烏有，至於每種動物的壽命則取決於其身體結構。其間相像的程度是很確定的，哲學家的探究眼光絕對沒有理由加以區分，因此，殺害動物跟殺害人一樣是很大的罪惡，或者，不算什麼罪惡。無論我們如何去加以區分，這種區分都是源於我們的自尊所產生的偏見，而很不幸，這種偏見是最荒謬不過了。我們還是繼續探討這個問題吧。你無法否認，毀滅一個人或一隻動物都是一樣的。但是，如果是把所有有生命的動物都毀滅了，那難道不就是一種罪惡嗎？就像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的信徒所相信的？就像那些住在恆河河岸的人所相信的？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要提醒讀者，我們只是以大自然的觀點以及與大自然的關係來檢視這個問題。以後，我們會以人的觀點來面對這個問題。

大自然在創造人時一點也不費心，一點也不關心，所以，大自然怎麼會看重人呢？工作者看重工作的程度，是取決於工作的辛苦與所花的時間。人有讓大自然花任何代價嗎？就算

是有，但是，人讓大自然所花的代價，難道會多於一隻猴子或一隻大象讓大自然所花的代價嗎？我要進一步說：大自然所使用的更生材料是什麼呢？所誕生的生命是由什麼構成的呢？構成這些生命的三元素，難道不是源自先前所毀滅的其他身體嗎？如果所有的人都永生不死，那麼，大自然不就無法創造出任何新人嗎？如果大自然不讓生命永恆，那麼，大自然的律則之一就是毀滅生命了。我們觀察到，「毀滅」對大自然很有用，大自然絕對不能沒有「毀滅」；如果大自然不從死亡所為它儲存的「毀滅」之中取得材料，大自然就無法達到創造的目的。一旦我們觀察到這一點，那麼死亡就不再是我們所認為的「消滅」了，再也沒有真正的「消滅」了。我們所謂的「有生命的動物的結束」，就不再是真正的終結，而是一種單純的變形，是物質的一種變化，而這正是每位現代哲學家所認為的大自然的基本律則之一。根據這些無法反駁的準則，死亡只不過是形式的改變，是從一種存在推移到達另一種存在，而這種推移是無法感知的。這是畢達哥拉斯所謂的「轉生」(metempsychosis)。

一旦我們承認了這些事實，我就要問：我們可不可以說毀滅是一種罪呢？難道你敢保存荒謬的幻象，告訴我說「變化」就是毀滅嗎？不，當然不敢，因為為了證明這一點，你就必須證明：物質有一會兒的時間不活動，有一個時刻處在靜止狀態中。嗯，你永遠不會發現這樣的時刻。一旦一隻大動物斷氣了，小動物就形成了，而這些小動物的生命，只不過是由這隻大動物的暫時睡眠所決定的那些必要結果之一。如果是這樣，你難道會敢於說，其中一者比另一者更取悅大自然嗎？如要支持這個論點，你就必須去證明無法證明的事情，也就是，

你必須去證明，對大自然而言，長方形或正方形比橢圓形或三角形更有用，更合意；你就必須去證明，就大自然的莊嚴計畫而言，一個因遊手好閒而變胖的懶惰蟲，比一匹提供重要服務的馬更有用，或比一隻閹割的公牛更有用，因為公牛的身體很珍貴，每一部分都有用；你也必須說，毒蛇比忠實狗更是必要的。

既然這些說法都無法成立，我們就必須完全承認，我們無法「消滅」大自然的成果。既然我們確知，當我們死亡時，我們只不過是在形式上改變了，而這種改變並不會消滅生命，所以，人類就無法證明：所謂的毀滅一個生物——無論是什麼年紀、性別或種類——可能是一種罪行。如果我們在系列的推演中更加推進，那麼，我們就可以認定，你將大自然的不同產品的形式加以改變，反而有利於大自然，因為你這樣做，是提供大自然重建的基本材料。如果你不進行毀滅的工作，就會損害到大自然的重建工作。

嗯，人們都說，讓大自然去進行毀滅的工作吧。當然，我們應該讓大自然去做這種工作，但是，當人類沉迷於殺人時，那也是人們遵從大自然的意向，是大自然指示人類這樣做。毀滅同胞的人之於大自然，就像瘟疫和飢荒之於大自然，是由大自然所指使的。大自然使用每種可能的方法，以便在毀滅中更快速地獲得基本的材料，因為這種基本材料本身對於大自然的運作是絕對不可或缺的。

讓我們以一會兒的時間，藉著哲學的神聖之火來啟發我們的心靈。除了大自然的聲音之外，難道還有什麼聲音提供我們個人的憎意、復仇、戰爭，導致不斷的謀殺？如果大自然刺

激我們去進行謀殺的行為，那麼，這就表示大自然有這種需要。了解這一點後，如果我們的行為只是服從大自然的意向，那麼，我們又怎麼可能認為自己犯了違反大自然的罪？

但是，關於這一點，我們並不需要去說服任何開明的讀者：謀殺不可能是對大自然的一種傷害。

謀殺是一種政治罪行嗎？相反地，我們必須承認：很不幸，謀殺只是政策與政治的最大工具之一。法國今日難道不是藉由謀殺才贏得自由嗎？不用說，我們在這兒是指由戰爭所引起的謀殺，不是指陰謀者和反叛者所犯的暴行；後者一定會受到大眾所詛咒，人們只要去回想它們，心中就一直會有普遍的恐懼與憤怒情緒。什麼研究、什麼科學最需要「謀殺」做為支持的力量呢？還不是那種只會欺騙人民的研究與科學，因為它們唯一的目標，是要使一個國家併吞另一個國家。戰爭是這種政治野蠻行為的唯一結果；難道戰爭不是滋養、強化、支撐一個國家的方法嗎？而戰爭難道不就是毀滅的科學嗎？我們看到人類的一種奇異的盲目現象——人類公開教導殺戮的藝術；人類獎賞最有成就的殺手；如果一個人基於一種特殊的理由殺死了自己的敵人，就要遭受到敵營的人所懲罰！難道不是改正這種可怕的錯誤的時候了嗎？

接著的問題是：謀殺是一種傷害社會的罪嗎？不是的，我們並不可能以合理的方式認為謀殺是一種傷害社會的罪。多了一個人，或少了一個人，對於這個謀殺的社會會造成什麼差別呢？社會的法律、禮儀、習俗會受到傷害嗎？一個人的死對於一般大眾會有任何影響嗎？

在最大的戰爭失敗後，不，在一半的世界——或者如果你喜歡的話，整個世界——消失之後，如果還殘存一小部分的人，那麼，他們難道會注意到事情有一點點不同嗎？不會的，啊呀，不會的。大自然也不會注意到事情有一點點不同。人類認為，萬物都為他而創造，這是人類的愚蠢自傲；一旦人類完全毀滅之後，假定他看到大自然之中一切都沒有改變，星球並沒有因此減速運行，那麼，他的愚蠢自傲就會破產。我們繼續討論下一個問題吧。

一個尚武和共和政體的國家必須對「謀殺」採取什麼態度呢？

無論是對「謀殺」採取懷疑的態度，或對它加以懲罰，都確實是很危險的。基於共和政體的精神，我們需要一點凶猛的成分。如果一個擁護共和政體的人表現得很柔弱，如果他的精力變得遲滯，那麼，他就會很快被征服。此刻我心中出現一種最為不尋常的想法，但是，就算這種想法很大膽，但卻也是很真實的，我要提出來。如果一個國家開始時就以共和國的姿態出現，那它就只能以美德來維持，因為為了達到最強的境地，就必須從最弱的境地開始。但是，如果是一個已經很古老又衰落的國家，很勇敢地拋棄其君主政體政府的重軛，以便採取共和政體的政府，那麼，它就只能由很多罪行來維持，因為它已經有了罪行；如果它想要從罪行轉移到美德，也就是說，從暴烈的狀態轉移到和平、仁慈的狀態，那麼它就會淪入一種不活動的狀態，其結果一定會很快造成國家的滅亡。如果你把一棵樹從充滿活力的泥土移植到乾淨而多沙的平原，那麼它會如何呢？所有智力性的觀念，都相當受制於大自然的物質層面，所以這個樹木方面的比喻是很恰當的。

野蠻人是最獨立的人，最接近大自然，他們每日都沉迷於謀殺之中，並不受到處罰。在斯巴達，在拉色德蒙，人們都去獵殺農奴，就像我們在法國去射殺松雞一樣。最自由的人是最支持謀殺的。在明達璠，一個想要進行謀殺的人會被提升到勇敢的戰士的地位，會立刻被飾以頭巾。在卡拉古歐人之中，一個人必須殺死七個人，才能獲得戴頭飾的榮譽。波尼歐地方的居民相信，他們所殺死的人，會在他們自己死後幫助他們。虔誠的西班牙人向賈利希亞的聖詹姆士發誓，每天要殺死十二個美國人。在唐格特王國中，人們會選出一個強壯又有活力的年輕人，他可以在一年的某些日子殺死自己所遇到的任何人！世界上還有比猶太人更喜歡謀殺的民族嗎？人們可以在猶太人的歷史的每一頁之中，看到各種方式的謀殺。

中國的皇帝與官員時常會採取措施，在人民之中引起反叛的行為，這是為了藉此把他們轉變成可怕的屠殺者。但願柔弱的人民起來反抗暴君，如此將輪到暴君被人屠殺，並且更加振振有詞。謀殺經常被人採用，經常是必要的；它只會改變其受害者。謀殺已經是某些人的所愛，將會成為另一些人的快樂所在。

非常多的國家容忍公開行刺的行為；這種行為在熱那亞、威尼斯、拿不勒斯以及整個阿爾巴尼亞是被允許的。在桑·多明哥河的卡磋亞，謀殺者並不偽裝，也不感到羞愧，會在你的命令之下，當著你眼前，割破你為他們所指出的人的喉嚨。印度人抽鴉片，以鼓勵自己去進行謀殺，然後跑到街上，殺死所遇見的每個人。英國旅客也在巴達維亞發現這進特異的現象。

有什麼民族比羅馬人更加偉大但又更加嗜殺的呢？有什麼民族比羅馬人保持更長久的榮耀與自由呢？鬥士格鬥的情景助長這個民族的勇敢精神；這個民族習慣把謀殺當做一種娛樂，如此變得很好戰。每天都有二千兩百名或一千五百名犧牲者擠滿比武場；在那兒，比男人更殘酷的女人，竟然要求垂死者以優美的姿態倒下去，在他仍然做垂死的掙扎時，把他畫下來。羅馬人從此事又轉移到另一件事：看著侏儒把彼此殺得粉身碎骨，以此為樂。由於那時影響世人的基督教禮拜式使得人們相信，彼此殺戮是邪惡的，所以暴君立刻把這些侏儒拘禁起來，於是每個人的英雄變成了暴君的玩具。

簡言之，到處都有人理直氣壯地相信，謀殺者——也就是說，謀殺者壓制自己的感性，去殺害同胞，不怕公開或私底下的報復——我說啊，到處都有人認為，這樣的人對於尚武或共和政體的社會而言是很勇敢的人，因此是很珍貴的人。我們可能發現一些民族更加凶猛，只有藉著殺害孩童——時常是自己的孩童——才能滿足自己。我們將看到這些行為普遍為人採用，並且有時甚至成為法律的一部分。有幾個野蠻的部落在孩子一出生時就殺死他們。在歐利諾可河的兩岸，母親們堅信女孩生下來後只會很可憐，因為在這個國家之中，她們的命運是成為人們的妻子，而這個國家又把女人認為是令人難以忍受的，所以母親們在女兒一出生時就把她們殺死。在塔普羅本以及索匹特王國，所有畸形的孩童都會被父母所殺死。在馬達加斯加，如果孩子在某些日子出生，女人就會讓野獸吃掉他們。在希臘的共和國，所有出生的孩童都要被小心地加以檢視，如果發現他們不符合防禦共和國的要求，就會被當場

殺死：在那些日子裡，人們認為不必要營建設備很好的房子來保存人渣。●在羅馬帝國的中心變換之前，所有的羅馬人，只要不想養育孩子，都會把孩子丟在糞堆上。古代的立法者把孩子處死，毫無顧忌，不曾有一條法律壓制父親在家中的權利。亞里斯多德極力主張墮胎。古代那些擁護共和政體的人非常熱心，充滿愛國的熱情，並不像現代國家那樣對個人存有同情心。他們比較不愛孩子，卻更愛國家。在所有的中國城市中，人們每天早晨都可以發現非常多的人被遺棄在街上。在黎明時，有糞車來收拾這些棄嬰，把他們丟進壕溝。產婆時常會解除母親的困擾，立刻把所生的嬰孩丟進大桶滾水中，或丟進河中。在北京，嬰兒被放進運河中的小小蘆葦籃中，運河每天都掃除乾淨。有名的旅行家杜哈德估計：每次搜尋後都發現有三萬名以上的棄嬰。

無可否認，在一個共和政體制度中，建立一道防止人口過多的堤防是非常需要的，也是極為權宜的行為。在君主政權中，基於完全相反的理由，出生率必須受到鼓勵。在君主政權中，暴君變得富有的唯一方法是藉由奴隸的數目，所以他們確實必須擁有很多人。但是，請一點也不要懷疑，在一個共和政體的政府中，人口過多確實是一種罪惡。然而，就像我們現代的官員以前常說的，為了限制人口過多，並不需要殺害人民；問題在於不要讓人口過多的響到人民的快樂。如果一個種族之中，每一個成員都有主權，那就要注意不要讓人口過多的情況出現，要注意不讓人口過多導致革命的發生。如果你為了國家的興榮，讓你的戰士有權利殺害人民，那麼，為了保存同樣這個國家，也要讓每個人有權利可以隨心所欲殺死自己所

無法養育的孩子，或者殺死對政府沒有幫助的孩子，因為這樣做並不會冒犯大自然。同樣的，也要讓每個人在後果自己負責的情況下，有權利殺死所有可能傷害他的敵人，因為所有這些行為本身是完全不重要的，其結果將使得人口保持在適中的程度，不會多到傾覆你的政權。君主制度主義者都會說，一個國家只有藉著極多的人口才會強大，其實，如果一個國家的人口超過這個國家能夠藉以生存的資源，那麼這個國家將永遠貧窮；如果一個國家能夠解決人口過多的問題，讓人口嚴格保持在適當的限制之內，那麼這個國家就能夠經常繁榮。當一棵樹的樹枝過多時，你難道不會加以修剪嗎？太多的枝椏不是會削弱樹幹嗎？只要一種體系遠離這些原則，就是一種放縱，而過分放縱，會直接導致我們剛辛苦建立的組織完全顛覆。但是，為了減少人口，我們並不是要在一個人成熟時把他殺掉。把一個發育很好的人的壽命縮短是不公正的，但我要說，不讓一個對世界確實沒用的人誕生在這個世界上，卻是公正的。人類必須在一生下來時就加以篩選。你所預先看出對社會無用的人，必須被清理掉，這是減少人口的唯一合理方法，而我們剛剛已經證明，人口過多會造成某些困擾。

現在是做總結的時候了。

謀殺必須由謀殺來壓制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謀殺者所要接受的唯一懲罰，是他所殺害的人的朋友和家人所施加於他的報復。「我原諒你，」路易十五對那個為了解悶而剛殺死一個人的恰羅萊斯說，「但是我也原諒會殺死你的任何人。」針對謀殺者所訂的法律，其一切的基礎都可以見之於這句莊嚴的格言。●

簡單地說，謀殺是一種恐怖的事情，但卻時常是必要的恐怖事情，不是一種罪行，而在一個共和政體的國家中，忍受謀殺是必要的。我已經清楚指出，整個宇宙已經提供了一個實例。但是，我們應該以死亡來懲罰謀殺嗎？如果能夠回應以下的兩難情況，就回答了這個問題：

它是不是罪呢？

如果不是罪，為何要訂定處罰的法律？如果是罪，那麼你在處罰它時，藉著另一種罪而加倍這種罪，根據的是什麼野蠻的邏輯呢？

現在必須談談人類對自己的責任了。由於哲學家只在這種責任有助於自己的快樂或生存時，才接受這種責任，所以勸告哲學家去實踐這種責任是沒有用的；如果他沒有接受這種責任，就威脅要處罰他，那更沒有用。

就這方面而言，人所能犯的唯一過錯是自殺。我不想在這兒費心證明：那些把自殺視為犯罪的人是愚蠢的。如果你對這個問題有任何疑問，可以去看盧騷（Rousseau）的有名信件。幾乎所有早期的政府，都經由政策或宗教而允許人們自殺。雅典人會在最高法院的法官面前說明自殺的理由，然後自戕而死。每個希臘政府都容忍自殺，自殺被列入古代立法者的方案中。一個人會當眾自殺，使自己的死成為莊嚴的情景。

羅馬共和國鼓勵自殺，有關忠於國家的很有名實例，都是自殺的實例。當羅馬被高盧人

攻佔時，最傑出的元老院議員都以神聖的方式自殺。當我們仿效這種精神時，我們就採用了同樣的美德。在九二年的戰役中，有一位軍人非常悲傷，因為他無法跟隨同志去參與傑瑪培斯地方的工作，於是就斷了自己。我們自己一直都遵守那些自尊的共和政體擁護者的高標準，不久就會超越他們的美德：是政府在塑造人民。由於我們長久習慣於獨裁政治，所以我們的勇氣完全癱瘓了；獨裁政治敗壞我們的禮俗。我們正處在再生的過程中，不久就會看出，一旦法國人的精神與性格自由了，它們可能表現出什麼莊嚴的行動。讓我們犧牲自己的財產和性命，堅持這種自由。為了這種自由，我們已經犧牲了很多人的生命，但是如果我們達到了目標，我們就不會為這種犧牲感到遺憾。其中每個人都是自願犧牲的，我們不要讓他們血白流；要團結……要團結，否則我們會失去一切努力的成果。讓我們在剛獲致的勝利之上，供上優秀的法律。我們從前的立法者，由於身為我們剛殺戮的那位專制君主的奴隸，所以並沒有提供我們什麼，只提供了配得上他們所尊敬的那位暴君的法律。讓我們修正他們的工作，讓我們堅信，我們最終是為了擁護共和政體的人而努力。但願我們的法律是高貴的，就像法律所要管理的人民那樣是高貴的。

我們的祖先被一種虛偽的宗教所引誘，把很多很多的行為認為是有罪的。但我剛剛已經指出，這些行為其實是不重要的，無足輕重的，而一旦我這樣指出，我們的工作就很容易了。讓我們制定的法律盡量少，但要讓它們是好的法律。重點不在於增加障礙，重點只在於為我們所使用的法律提供無法被破壞的特性，在於讓我們所頒佈的法律的唯一的目標是：公民的

寧靜，公民的快樂，以及共和國的榮耀。但是，法國人啊，在把敵人驅逐出你們的國土之後，我不希望你們熱情地傳播你們的原則，淪落到離譜的地步。只有藉著堅毅的精神，你們才能夠把原則傳達到世界各個角落。在做這樣的決定之前，要記得十字軍並沒有成功。當敵人越過萊茵河時，請注意，要防守你們的邊境，待在邊境後面的家中。要重振你們的商業交易，讓你們的製造業恢復精力與市場。要讓你們的藝術再度興盛，要鼓勵農業，因為在像你們這樣的政府之中，藝術與農業是很必要的，而你們的政府的目標是要維持每個人的生活，不需要靠任何人。讓歐洲的王位自行崩潰；你們的典範，你們的成功不久就會使得國王望風而逃，你們完全不必插手此事。

如果內心堅強，並且藉著你們的行政與你們的法律成為每個種族的模範，那麼每一個政府都會努力仿效你們，每個政府都會以與你們結盟為榮。但是如果為了虛榮，想在國外建立你們的原則，結果無法照顧國內自己的福祉，那麼，那種只是處在睡眠狀態中的獨裁專制就會醒過來，你們就會被內政的騷動所苦，你們就會竭盡金錢與軍力，而這一切就是回頭去親吻暴君強加在你們身上的鎖銬，他們會在你們不在時征服你們。其實，你們不必離開自己的國家，就可以獲得你們所希望的東西。只要讓別人看到你們很快樂，他們就會很快循著你們為他們所描繪的同一條途徑去追求快樂。●

尤金妮，對多爾曼斯：我覺得這是一份寫得很充實的文件。我認為，內容很符合你的原

則，至少很符合你的很多原則，所以我禁不住要認為作者就是你。

多爾曼斯：我的想法確實很符合其中的一部分，而我的論述已經向你們證明了一點：我們剛剛聽到的內容，甚至好像重複了我的論述。

尤金妮：這一點我倒沒有注意到。只要是明智又美好的言詞，再怎麼經常說出來也不為過。然而，我認為，其中有幾個原則是有一點危險。

多爾曼斯：在這個世界上，除了同情與慈善之外，並沒有危險的事。「善良」只不過是一種弱點；誠實的人看到脆弱的人表現得忘恩又無禮，總是要為「善良」這種弱點感到很遺憾。如果一個敏銳的觀察者估計出「同情」所造成的所有危險，並將這些危險與「斷然的嚴厲」所造成的危險加以比較，他就會看出前者的危險比較大。但是，尤金妮啊，我們離題了。為了教導妳，讓我們把剛剛所說的一切濃縮成以下這則忠告：孩子，不要聽從感情的心，它是我們從大自然所得到的最不值得信任的指引；要非常小小地把它視為不幸的人所說出的謬誤言詞。寧願拒絕一個真正潦倒的人，也不要冒險去拒絕強盜以及陰謀家，因為前一種情況並不會有什麼重大關係，但後一種情況卻是非常不利的。

武士：我可以看一下多爾曼斯的原則所根據的基礎嗎？因為我想毀滅這些基礎，並且也可能做得到。啊，殘酷的人啊，如果發生了某種情況，那麼你的這些基礎就會多麼不同啊，也就是說，如果你不再那麼幸運，無法繼續滿足自己的嗜好；雖然在可怕的不幸中，你那殘忍的心智還敢去打擊可憐的人，但你卻在這種不幸之中受了幾年的苦！請你以同情的眼光看

看可憐的人，不要蒙蔽你的靈魂，以致不再聽到「困苦」所發出的刺耳叫聲。當你的身體因為享樂而變得疲累，無力地躺在天鵝絨睡椅上，請你看看其他人，他們是因為做苦工而耗損了體力，而他們做苦工卻維持了你的生存。還有，請你看看他們的床，他們的床只不過是一兩堆稻草，用以隔開粗糙的地上，以免像野獸一樣躺在寒冷的泥土上。當每天有二十位酒宴之神的徒弟，以多汁的肉喚醒你的肉慾，請你看看他們。我說，請你看看在遠處森林中那些可憐的人，他們與野狼爭奪乾泥土中的苦菜根。當愛神神殿中最做作的人兒，享受著獵物、護符、通到你那張淫穢之床的笑聲，請你想想那個可憐又不幸的人兒，在他那位悲傷的妻子身邊伸展著身體：他滿足於自己流淚的快樂，甚至沒有想到別的快樂。當你什麼都接受，當你浴在飽食的快感中，浴在饜足之海中，請你看看他。我說，請注意看他，他甚至非常缺乏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請顧慮他的悲傷的家人、他的顫抖的妻子。他的妻子在兩件事情之中分心：一方面她要關心自己的丈夫，因為丈夫在她身邊憔悴下去，另一方面，她要關心大自然為了愛的幼苗而責成她去做的事情。她不可能去履行那些對她的敏感的心很神聖的責任。但願你能夠做到，冷靜地聽到她請求你把殘忍地拒絕她的渣滓賜給她！

野蠻的人啊，這些人難道不是跟你一樣的人類嗎？如果他們跟你同一類，為何當他們垂死時你卻在享受？尤金妮，尤金妮，不要壓制妳心中那神聖的大自然聲音。它會禁不住把妳導向慈善，只要妳從激情之火中救出大自然清晰的聲音，不要讓熱情之火將它窒息。把宗教的原則拋諸腦後——很好，我贊成；但是，請不要放棄感性在我們心中所灌輸的美德。只有

實踐這些美德，我們才會品嚐到靈魂最美妙的快樂。做了一件好事後，你的心智的一切邪惡都會獲得原諒，做了一件好事後，你的錯誤行為所導致的自責就會獲得舒慰。如果你在良知的深處建立一座神聖的避風港，時常到達那兒，那麼，一旦你的錯誤讓你陷入困境，你就可以在那兒發現安慰。姊姊啊，我是很年輕的，是的，我很浪蕩，不信神，我可能會有各種心智上的淫蕩表現，但是，我的內心依附著我，我的內心是純潔的。朋友們，就因為如此，雖然這個時代有各種非法行為，我還是感到心安。

多爾曼斯：是的，武士，你很年輕，你所說的話證明了這一點。你缺少經驗。有一天，你會變得經驗很豐富，我就等待這一天。到了那時候，親愛的，你就不會再這樣為人類說好話了，因為你會對人類有所了解。是人類的忘恩讓我傷心極了，是人類的不忠實摧毀了我心中那些有害的美德；也許我天生也有這些美德，就像你一樣。如果一個人的惡德在另一個人身上造成這些危險的美德，那麼，趁早去壓制年輕人的這些危險的美德，對他們難道不是很大的幫助嗎？哦，我的朋友啊，你是多麼流利地跟我談到「自責」啊！如果一個人認為並沒有罪行的存在，那麼，「自責」難道可能在他的心中嗎？如果你害怕「自責」刺傷你，就讓你的原則把它從你心中除去。如果你對於一種行為表現得非常不在乎，那麼你還可能對這種行為表示後悔嗎？當你不再相信世界上有任何罪惡時，你又能為了什麼罪惡而感到後悔呢？

武士：自責不是來自理智，它是來自感情，智力的詭辯無法遮蔽靈魂的動力。

多爾曼斯：無論如何，感情會欺騙我們，因為感情只不過是理智的失誤。如果理智成熟的話，感情就會很快屈服。當我們想要以邏輯的方式推理時，卻不斷被錯誤的定義引入歧途。我不知道感情是什麼，我確實不知道。我只使用「感情」這個字語來指出理智的弱點。有一種唯一、獨特的火燄在我心中散發亮光。當我健全又正常時，從來不會被感情所誤導。當我年老、憂鬱或懦弱時，感情就會欺騙我，此時我會告訴自己說，我很明智，但事實上我是脆弱又膽怯。尤金妮，我要再度對妳說：不要被這種不忠實的感性所苦，要相信，它只不過是理智的脆弱。一個人只有在害怕時才哭，所以國王是暴君。妳要拒斥這位武士陰險的忠告。他告訴妳要打開內心去接受不幸所造成的所有想像的痛苦，這就是要為妳帶來很多的煩惱，而這些煩惱並不是妳自己造成的，不久就會使妳陷入痛苦中，不會有什麼用途的。啊，尤金妮，要相信我：因冷漠而產生的快樂，比妳從感性之中所獲得的快樂更加有價值；後者只會在一種意義上感動內心，前者則會使妳整個生命浴在愉快的情緒中。簡言之，我們難道可能將這兩種快感加以比較嗎？其中一種快感只是被允許的，另一種快感則把一些無價的愉悅——源於我們掙脫了社會所強加的束縛，違犯了每一種法律——結合以更迷人的愉悅。

尤金妮：你勝利了，多爾曼斯，榮譽的桂冠屬於你！武士的長篇大論僅僅輕觸我的心靈，你的長篇大論則引誘我的心靈，完全贏得我的心靈。啊，武士啊，接受我的忠告吧：當你想要說服一個女人時，要訴諸熱情，而不是美德。

德·聖安姬夫人，對武士：是的，我的朋友，你儘管罵我們，但是我們不要聽你說教。

你無法改變我們的想法，還可能破壞了我們想要灌輸進這個迷人的女孩心智中的那種課程。

尤金妮：破壞？哦，不，不；你們的工作已經完成了。愚人們所謂的墮落現在已經足夠堅固地建立在我心中，甚至不可能鬆脫了。你們的準則已完全深入我心中，不可能被武士的詭辯所破壞。

多爾曼斯：她說得對，武士，我們不要再討論此事了。你在這種辯論中會居下風的，而我們只希望你優越的表現。

武士：那就這樣好了。我知道，我們在這兒見面的目的，跟我希望達到的目的十分不同。讓我們直接到那個目的地吧，我同意你們。我要把我的倫理學留給其他人，因為他們不像你們那麼糊塗，比較聽得進去。

德·聖安姬夫人：是的，親愛的弟弟，是的，正是，請只罵我們，不要給我們其他東西。我們會摒棄你的說教，它們對於我們這種浪蕩子而言是太溫和了。

尤金妮：多爾曼斯，我很害怕，你所如此熱情讚許的這種殘酷表現，可能影響到你的快感。我想，我已經注意到這種情況了：你在接受快感時顯得很無情。我也可以坦白說，我感覺到你有點傾向於邪惡……為了釐清我對這件事的想法，請告訴我，你是以什麼眼光看待那種提供你快感的對象？

多爾曼斯：親愛的，我把對象看成一無價值。無論對象是否分享我的快樂，無論對象是否感到滿足，無論對象是感到冷漠還是甚至感到痛苦，只要我快樂，其餘的對我而言是完全

一樣的。

尤金妮：嗯，寧願讓對象經驗到痛苦，不是嗎？

多爾曼斯：是的，寧願是如此。我已經把我對此事的看法告訴妳了。既然是如此，我們內心的反應會遠更明顯、有力、快速地朝肉慾所需要的方向起動動物性精神。如果去探究非洲人的後宮，亞洲人的後宮，南歐人的後宮，妳就會發現，這些著名的後宮的主人在陰莖挺起時，是否相當關心把快感提供給他們所使用的個別對象。他們發出命令，命令必須服從。他們享受，沒有人敢要他們回答問題。他們得到滿足，其他人退出去。他們之中有人會對那些竟然大膽分享他們的快樂的人施加處罰，處罰他們的不敬。亞卡亨的國王會無情地下令將女人斬首，只因為女人敢在他面前忘卻自己，分享他的快樂；並且國王還時常親自執行斬首的工作。這位暴君是亞洲最有趣的暴君之一，他完全受到女人所保護。他只用手勢對她們下命令。如果有女人不了解他的手勢，就會遭受到最殘酷的死亡報應，而她們遭受折磨的過程，經常是由他親自執行，或者在他眼前執行。

尤金妮啊，這一切完全建立在我已經為妳說明的那些準則之上。我們在享樂時，心中所欲求的是什麼呢？我們所欲求的是：四周的人只關心我們自己，只想到我們，只喜歡我們。如果我們所利用的對象，竟然也經驗到快樂，那麼很可以確定的是，他們就比較不關心我們，比較關心他們自己，於是，看啊，我們自己的快樂就因此受到干擾。每個男人在陰莖勃起時，都希望扮演暴君的角色。如果別人似乎跟他一樣快樂，那麼他就認為自己的快樂減少了。此

時，他自然會有一種基於自尊的傾向，想要成為世界上唯一能夠經驗到那種快樂的人。一旦看見另一個人跟他一樣快樂，他就跟這個人處於平等的地位了，這樣就會傷害到專制獨裁所讓他感覺到的那種不可言喻的魅力。●有人說，把快樂提供給別人是很快樂的事，這種說法也是錯誤的。這樣就是在幫助別人，而陰莖勃起的男人是絕不會想要對任何人有幫助的。相反的，如果讓別人痛苦，他就會經驗到各種魅力，就像一個剛健有力的人在發揮力量時品嚐到各種魅力。此時他支配一切，是一位暴君。這對於自尊心理而言是多麼大的差異啊！請不要認為，在這種插曲中，情況是靜默的。

坦白說，享受的行為是一種激情，享受的人會努力讓所有其他人都順從這種行為，但同時也會努力把所有其他人都結合起來。這種支配的慾望，此刻在大自然是那麼強有力，甚至在動物之中也可以注意到。請看看，那些被監禁的動物也會生殖，就像那些自由的野生動物一樣。駱駝表現得更進一步；如果牠覺得自己並不是單獨的話，牠就不會生殖。如果你突襲牠，讓牠看到一位主人，牠就會逃走，會立刻與同伴分離。大自然要不是意在讓男人擁有這種優越感，就不會在創造男人時，讓男人強於在那個時刻命定要屬於他們的女人。大自然創造女人時讓她們比男人弱，無疑證明大自然是為了男人而這樣設計。於是，男人比平常更加享有力量，以最適合他們的各種暴力形式，藉由折磨的方法——如果他們喜歡的話——或更惡劣的方法，來發揮他們的力量。要不是身為人類之母的大自然，意在使性交的動作很像生氣時的動作，那麼，快感的高潮難道會呈現一種狂暴狀態嗎？簡言之，有哪一位身體結實的

男人，有哪一位擁有有力器官的男人，不會想要在享受女性伴侶時以某種方式折磨她呢？我非常清楚，有一大堆的白痴不曾意識到自己的感覺，很難了解我正在說明的這些理論，但是我對這些愚人又有什麼好介意的呢？反正我並不是對他們談。那些崇拜女人的軟弱男人，我就讓他們匍匐在那個自傲的理想情人腳旁，在那兒等待那種會讓他們快樂的嘆息。他們本來應該去支配女人，但卻卑賤地成為她們的奴隸，我就讓他們去享受戴上鐐銬的低劣愉悅——大自然本來是要他們藉著鐐銬去壓倒別人的！讓這些野獸在那種污損他們的落魄狀態中過著植物般的生活吧——勸告他們是沒有用的！但是，請他們不要抹黑自己所無法了解的事情，要讓他們知道，如果有些人希望把跟此事有關的原則，只建立在有力又不受拘束的想像力的自由發揮上，就像我們，妳，夫人，和我，也就是那些跟我們一樣的人，所希望的那樣，那麼，只有這些人的見解值得聽，只有這些人適合制定法律，適合教導別人！……

去它的，我的那話兒勃起了！……請去叫奧古斯丁回來這兒。（他們拉鈴；奧古斯丁又出現。）真令人驚奇，這個美妙的少年的屁股，在我談著的時候一直佔據著我的心思！我所有的想法似乎禁不住與他的屁股產生關聯……奧古斯丁啊，把那傑作顯露給我看……讓我吻它，愛撫它，哦！只要一刻鐘的時間。這兒，我的愛，來，讓我可能在你可愛的屁股中平息索多姆在我心中燃起的火燄。啊，他有著最美麗的臀部……最皙白的臀部！我想要讓尤金妮跪著。她將在我進行的時候吮吸他的陰莖。這樣子，她將對著武士暴露屁股，讓武士的陰莖插進其中，而德·聖安姬夫人跨騎在奧古斯丁的背部，把她的臀部對著我，由我來吻它。德·

聖安姬夫人拿著九尾鞭，身體稍微彎曲，一定能夠鞭打武士，而武士在這種很刺激的儀式中，一定不會放過我們的學生。（姿勢安排妥當。）是的，就是這樣。朋友們，讓我們盡力而為吧。真的，很高興能夠讓你們完成活人畫；在整個世界中，沒有一位藝術家比你們更適合實現活人畫的情景！……這位無賴確實有一個緊得讓人覺得刺痛的屁股！……我只能在裡面找到一個據點。夫人，請妳好心准許我在屌他的時候又咬又捏妳那可愛的肉體好嗎？

德·聖安姬夫人：朋友，隨你喜歡好了。但是，我警告你，我會準備報復。我發誓，只要你傷害到我，我就會把屁放在你口中。

多爾曼斯：天啊，這可真是一種威脅！……足以迫使我冒犯妳，親愛的。（他咬她。）
嗯！我們來看看妳是否說到做到。（他挨了一個屁。）啊，屌妳的，很香！很香！……（他打她的屁股，立刻又挨了一個屁。）哦，真棒，我的安琪兒！留幾個在關鍵的時刻使用吧……我一定會以最殘酷的行為回報妳……我會以最野蠻的方式對待妳……屌妳的！我再也無法忍受了……我射出來了！……（他咬她，打她，而她則不斷放屁。）等著看看我如何處理妳，美麗的婊子！……等著看看我如何支配妳……再一次，這兒……還有那兒……讓最後的襲擊對著我所供奉的偶像吧！（他咬她的屁股眼；浪蕩子們所形成的連鎖姿勢崩潰了。）你們其餘的人——朋友們，你們是怎麼回事？

尤金妮，從嘴中和屁股中噴出精液：啊呀，親愛的老師……你看看，你的門生怎麼對待我！我滿口的精液，屁股裡面還有半品特，我正從兩端把精液吐出來。

多爾曼斯，厲聲地：不要動，我要妳把武士射進妳屁股中的精液弄進我口中。

尤金妮，擺出適當的姿勢：多麼過分啊！

多爾曼斯：啊，從一個美麗的臀部之中所流出來的精液，是無與倫比的……那是神仙的食物。（他吞嚥了一些。）看啊，清潔溜溜了，呃？（移向奧古斯丁的屁股，吻了他的屁股。）兩位夫人，我請妳們准許我跟這位年輕人在附近一個房間待一會的時間。

德·聖安姬夫人：但是，你難道不能在這兒跟他做你想做的所有事情嗎？

多爾曼斯，以低沉又神秘的聲音：不能；有些事情絕對需要祕密進行。

尤金妮：啊，天啊，告訴我們，你要做什麼？

德·聖安姬夫人：如果不告訴我們，我就不允許他離開。

多爾曼斯：那麼你們是知道了？

尤金妮：當然。

多爾曼斯，拖著奧古斯丁：很好，兩位夫人，我要……但是，確實不能說。

德·聖安姬夫人：你認為，有任何醜事是我們不配聽到又不配去做的嗎？

武士：姊姊，等著。我來告訴妳。（他對兩個女人低語。）

尤金妮，露出嫌惡的神色：你說得對，很可怕。

德·聖安姬夫人：嗯，我也這樣認為。

多爾曼斯：妳們很清楚，關於這種幻想，我必須三緘其口。妳們現在了解了，要做這種

可恥的事，必須單獨進行，在最秘密的狀態中進行。

尤金妮：你要我陪伴你嗎？你在與奧古斯丁做樂的時候，我會幫你手淫。

多爾曼斯：不，不，這是攸關面子的事，只能在男人之間進行，女人只會干擾到我們……

兩位女士，一會兒後聽候差遣。（他帶著奧古斯丁出去。）

●以後將對這個問題進行更廣泛的論述，所以在這兒只做約略但卻大膽的分析。

●如果仔細檢視這種宗教，任何人都會發現，這種宗教所充滿的那種不虔誠成分，部分是源於猶太人的殘暴與無知，部分則源於非猶太人的冷漠與迷亂。基督徒並沒有利用古代人民所提供的優點，卻似乎只使用到處所發現的各種缺點，來形成教義。

●請檢視每個種族的歷史：從來沒有一個種族，把自己的政府改變成君主政治的體系，除非人民很殘酷或很迷信。你將會看到，國王總是支持宗教，而宗教則將國王神聖化。人們都知道管家與廚子的故事：給我胡椒，我就給你牛油。可憐的人兒！你們永遠命定要像這兩個無賴的主人嗎？

●所有的宗教都同意提升神祇的智慧與力量，但是，一旦這些宗教顯露出神祇的行為，我們卻只發現「輕率」、「脆弱」與「愚蠢」。所有的宗教都說，上帝是為上帝自己而創造這個世界，而一直到現在，上帝努力要讓這個世界尊敬他，都證明沒有成功。上帝創造我們來崇拜他，但我們卻每天都在嘲諷他！上帝可真是不幸的人兒！

●我們在這兒只談到名聲長時間牢固不破的那些偉大人物。

●每個國家都宣稱它的宗教是最佳的宗教，並且為了讓人們信服，就依賴無數的證據，但這些證據不僅彼此不一致，並且幾乎全是矛盾的。我們是那麼無知，就算有一個神，哪一個證據會取悅神呢？如果我們很明智的話，就應該同等地保護所有這些證據，或者以同樣的方式貶斥它們。噫，貶斥它們確實是比較安全的，因為我們在道德上都確知，所有的證據都是虛偽的，沒有一種證據比另一種證據更能取悅一個並不存在的

神。
●據說，這些立法者的目的是：磨鈍男人對於裸體女孩的激情，如此強化男人對於同性的激情。這些賢明的立法者把女色暴露出來，希望人們感到嫌惡，同時把男色隱藏起來，認為男色會激起更美妙的慾望。在這兩種情況下，他們難道不是在追求我們剛剛提到的目標嗎？人們看出，他們感覺到共和政體的禮俗之中需要有不道德的成分。

●人們都熟知，聲名狼藉又經常犯罪的沙爾亭 (Sartine) 為了滿足國王的淫慾，想出了一種計畫，那就是，讓杜芭莉夫人把發生在巴黎罪惡角落的所有事情的私密細節，唸給路易十五聽，每星期三次，並由沙爾亭添油加醋。這位法國尼祿王的這種浪蕩行為，花費國庫達二百萬法郎。

●請不要認為我在這兒自我矛盾。我曾在上面說，我們沒有權利把一個女人束縛在我們自己身上，而我此時又宣稱，我們有權利限制她，但這並沒有破壞那些原則。我再說一次，這只是「享受」的問題，不是「佔有」的問題。我對於尋徑去發現的泉源沒有權利佔有，但是我有

使用它的權利。我有權利利用它清澈的水來解渴。同樣的，雖然我沒有權利佔有某一個女人，但我無疑是有權利享受她。如果她以任何理由拒絕我，我有權利從她身上強取這種享受。

●巴比倫人幾乎沒有等到七歲，就把最初的果實帶到愛神的神殿。一個年輕女孩一開始感覺到色慾的衝動，大自然就要她獻出自己。一旦大自然開口了，她就必須屈服，沒有任何其他的考慮；如果她拒絕的話，就是觸犯了大自然的律則。

●女人不知道「淫蕩」會把她們美化到什麼程度。讓我們來比較兩個年紀與美貌大約相似的女人，其中一人獨身，另一人放蕩。我們會看出，在「傑出」和「清新」的程度，後者都勝過前者很多。對大自然的所有扭曲，比快感的濫用更具耗損作用。每個人都知道，床笫有助於女人的外表。

●湯瑪斯·摩爾希望訂婚的男女在結婚之前要裸裡相見。如果強制執行這項法律，有多少婚約會被解除啊。我們可以說，如果訂婚男女在結婚之前不裸裡相見，那就像沒有先看到東西就買了東西。

●《道德》一書中〈論愛〉一章。

●我們必須希望國家刪除這項花費，因為這是最沒有用的花費。如果一個人生下來時，不具將來對共和國有用的本質，就沒有權利活下來。對所有有關的人而言，最佳的處理方式是：在他一出生時就剝奪他的生命。

●「沙立族法律」對謀殺行為的懲罰只是罰款了事。由於謀殺者很容易逃避罰款，所以奧斯特

拉希亞的國王齊德伯就在古龍地方頒佈書面命令，規定謀殺者必須處死刑，這並不是針對謀殺者，而是針對逃避罰款的人。利普塔利安人的法律，對於謀殺行為同樣是以罰款了事，而所罰的款，視所被謀殺的人而定。如果被謀殺的人是教士，則罰款極高；謀殺者要穿上一件與教士的身材一樣大小的鉛製大外衣，並且必須繳交與這件大外衣同等重量的黃金；如若不然，謀殺者與家人必須成為教會的奴隸。

●請記住，外國的戰爭都是由聲名狼藉的杜默雷茲所計畫的。

●法國語言很貧乏，所以雖然現今我們這個幸福的政府那麼理性地嫌惡某些字語，我們也不得不使用這些字語。我們希望我們開明的讀者清楚了解我們的意思，不會將荒謬的政治方面的專制獨裁，跟放蕩的熱情所透露的那種可喜的專制獨裁混為一談。



第六次對話

德·聖安姬夫人

尤金妮

武士

德·聖安姬夫人：弟弟啊，你的朋友真的是一位大浪蕩子。

武士：那麼，我當初這樣告訴妳是沒有騙妳了。

尤金妮：我相信，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沒有比得上他的人……哦，最親愛的，他真迷人；我真的希望我們會時常看到他。

德·聖安姬夫人：我聽到有人敲門……會是誰呢？……我已下命令……想必是很急迫。武士，拜託去看看是誰。

武士：是拉福勒帶來一封信。他匆匆離去，說他雖然記得妳所指示他的事，但是，他認為這件事既急迫又重要。

德·聖安姬夫人：啊哈！是什麼呢？尤金妮，是妳的父親！

尤金妮：我的父親！……那麼，我們完了！……

德·聖安姬夫人：不要心煩，先讀讀信。（她讀著信。）

親愛的夫人，妳會相信嗎？我那位令人無法忍受的妻子，由於女兒到妳的房子去，心中

很是驚慌，就立刻離家，想要把尤金妮帶回家。她想像各種可能的情況……其實，就算這些情況真的發生了，也是很平常的，很合乎人性的。我要求妳非常嚴厲地懲罰她的魯莽。昨天，我為了類似的事情懲罰了她：教訓還不夠。因此，我祈求妳要把她弄得暈頭轉向。請相信我，無論妳怎麼處理事情，我都不會抱怨……這個婊子一直壓迫我，已有很長的時間……真的……妳了解我的意思嗎？妳所做的事情都會做得很好；我只能這樣對妳說。她會在我的信到達後不久到達；妳要準備好，再見。我真的很想成為你們中的一份子。除非尤金妮學會了事情，不然我請求妳不要把她歸還給我。我會非常願意把最先的成果留給妳，但是無論如何要相信，妳將是為了我而辛苦工作。

「嗯，尤金妮，妳看到嗎？沒有什麼值得我們不安的事情。可是，必須承認的是，這位小妻子是一位非常無禮的妻子。」

尤金妮：「這個婊子！哈！既然爸爸讓我們放手去做，我們就必須以她應得的方式對待她。」

德·聖安姬夫人：「來這兒，親愛的，吻我。我領會妳這種意向，心中感到多麼安慰啊！」

……「嗯，放心，我保證我們不會放過她。尤金妮，妳希望有一個受害者，看啊！現在就有一位，是大自然和命運之神賜給妳的。」

尤金妮：「親愛的，我們將享受這項禮物，我對妳發誓，我們會好好利用她！」

德·聖安姬夫人：「我多麼渴望知道多爾曼斯對這個消息會有什麼反應。」

多爾曼斯，跟奧古斯丁走進來：「夫人，這是再好不過的消息。我並沒有離開很遠，可以

偷聽到妳們所說的。德·米斯提華夫人來得正是時候……我相信，妳們堅決要滿足她丈夫的期望，是嗎？

尤金妮，對多爾曼斯：豈止滿足？……是要超越，我的愛……哦，當你對這個婊子採取任何可怕的行動時，如果我有畏縮的表現，願我腳下的土地陷下去！……親愛的朋友，就把整個事情交給我監管吧！……

多爾曼斯：讓你的朋友和我來處理吧；你們其他人只需要聽從我們所下的命令……哦，這個無禮的人兒！我不曾看過這樣的事情……

德·聖安姬夫人：笨蛋！嗯，我們必須打扮得高雅一點來見她嗎？

多爾曼斯：相反的，從她進來的那個時刻，就要讓她確實知道，我們以什麼方式跟她女兒度過這段時間。我們全都要顯得衣冠非常不整。

德·聖安姬夫人：我聽到聲音了，是她！……尤金妮，鼓起勇氣來，記住我們的原則……啊，天啊！美妙的情景將要出現了！……

第七次暨最後一次對話

德·聖安姬夫人

尤金妮

武士

奧古斯丁

多爾曼斯

德·米斯提華夫人

德·米斯提華夫人，對德·聖安姬夫人：夫人，請原諒我未經通知就來到妳的房子。但是，我聽說我的女兒在這兒。她年紀很輕，不准一個人在外亂跑，所以我請求妳，夫人，好心把她歸還給我，不要拒絕我的要求，也不要拒絕我的行為。

德·聖安姬夫人：夫人，這種行為顯然很不禮貌。一聽到妳這樣說，人們會以為妳的女兒是在壞人手中。

德·米斯提華夫人：的確！如果必須從她以及妳，夫人，還有妳的同伴所處的情況來判斷，那麼，我相信，我大可以認為她在這兒並不是跟好人在一起。

多爾曼斯：夫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開始。由於我不確知德·聖安姬夫人與妳之間熟悉

的程度，所以我有理由說，如果我是她的話，早就把你丟出窗外了。

德·米斯提華夫人：我並不完全了解你所謂的「丟出窗外」是什麼意思。先生，你要知道，我不是被丟出窗外的那種女人。我不知道你是誰，但是，根據你所說的話，以及我觀察到你所處的情況，我可以很快獲得一個結論，知道你是一個沒有禮貌的人。尤金妮！跟我走。

尤金妮：夫人，請原諒，我無法享有這種榮譽。

德·米斯提華夫人：什麼！我的女兒抗拒我！

多爾曼斯：不，比這更糟；夫人，你可以看出來，這是正式的不服從。真的，請不要容忍她的這種行為。你要我拿鞭子來懲罰這個不聽話的孩子嗎？

尤金妮：如果真的拿鞭子來，我很擔心鞭子會使用在夫人身上，不是使用在我身上。

德·米斯提華夫人：無禮的人！

多爾曼斯，走近德·米斯提華夫人：親愛的，請溫和一點，我們在這兒都不接受謾罵，我們全都是保護尤金妮的人，如果你對她性急的話，可能會後悔的。

德·米斯提華夫人：什麼！我的女兒不聽我的話，我也無法讓她知道我對她有支配的權利！

多爾曼斯：夫人，請告訴我，是什麼權利？妳自以為這些權利是正當的嗎？當德·米斯提華先生，或不管是誰，把幾滴導致尤金妮出生的精液射進妳的陰道時，妳當時在那種行為之中有想到她嗎？呃？我敢說是沒有。嗯，那麼，妳怎麼可以期望她現在對妳負有義務，就

因為多年前當有人屌妳那骯髒的孔兒時，妳出水了？夫人，請注意：最虛幻的東西莫過於父親與母親對於孩子的感情，以及孩子對於生產他們的父母的感情。沒有什麼事情可以支持、辯護、確定這種感情。有些地方，這種感情很流行，有些地方，這種感情受到輕視，因為在有些國家之中，父母會殺死孩子，在另一些國家之中，孩子會殺死賜給他們生命的父母。如果大自然真的鼓勵父母與孩子之間彼此的愛，那麼血親的力量就不會那麼荒謬了；父母雖然沒有看到兒子，彼此不認識，也會認出兒子，喜愛兒子，反過來，兒子也會認出他們所不認識的父親，會投進他們的懷抱，尊敬他們。但是，我們看到的實際情況是什麼呢？是彼此之間根深蒂固的憎意。還沒有達到推理年齡的孩童，就已經無法忍受看到父親；父親把孩子送走，因為他們無法忍受孩子接近。因此那些所謂的本能是虛假的、荒謬的。是自私自利的心理捏造了這些本能。習俗有支配力量，習慣會持續，但是大自然不曾把它們銘刻在我們心中。請告訴我，動物有這些感覺嗎？沒有，當然沒有。然而，當一個人希望認識大自然時，他卻必須經常去請教動物。哦，父親們，如果你們的激情或利益，導致你們在這些孩子身上施加所謂的不公正待遇，請不要感到不安；孩子對你們而言並不存在，因為你是用幾滴精液賜給了他們生命；你們對孩子並沒虧欠什麼，你們在這個世界上並不是為了他們，而是為了你們自己。如果你們為自己以外的任何事情所困惱，如果你們專注於自己以外的任何事情，那麼你們就是大傻瓜。你們應該只為自己而活。而你們，親愛的孩子們，你們是更加被排除——如果更加被排除是可能的話——在這種孝道之外，因為孝道的基礎確實是很荒謬的。你們也

必須相信，你們對那些用精血把你們從黑暗中「孵化」出來的人並沒有虧欠什麼。同情、感激、愛——他們不應得到這其中的任何一者。那些給你們生命的人，一點也沒有權利從你們身上要求這三樣東西。他們只是為自己而辛苦，讓他們照顧自己吧。最大的騙局是：去幫助他們或服務他們；沒有任何一種關係可能強迫你們這樣做。沒有法律責成你們，並沒有什麼規定存在。如果你們偶然聽到一種內在的聲音對你們講話——無論是習俗激發這種音信，無論是你們的性格的道德作用產生這種譴責——你們都要毫不猶疑、毫不懊悔地壓制這種荒謬的情緒……局部的情緒，那是地區性事故和氣候所造成的結果，而這是大自然所拒斥的，是理性經常否定的！

德·米斯提華夫人：但是我對她盡心的照顧，我所給她的教育……

多爾曼斯：嗯，至於照顧，那只不過是習俗或虛榮心所導致的結果。妳為她所做的是，只不過是妳所居住的國家的習俗迫使妳去做的，所以尤金妮確實沒有虧欠妳什麼。至於她的教育，她所受的教有似乎很差勁，因為我們在這兒不得不排除掉妳灌輸在她腦中的所有準則。在妳所給她的東西之中，沒有一樣東西提供她快樂，沒有一樣東西不是荒謬或虛幻的。妳跟她談到上帝，好像真的有這種東西；妳跟她談到美德，好像美德是必要的；妳跟她談到宗教，好像每種宗教儀式都不是最粗劣的欺詐與最明顯的愚鈍所造成的結果；妳跟她談到耶穌基督，好像這位無賴不是騙子與強盜。妳告訴她說，罵是有罪的，然而罵卻是最美妙的行為。妳希望教給她好禮儀，好像年輕女孩的快樂是可以與「放蕩」和「不道德」分離的，好像最快樂

的女人並不是最會在淫猥與放蕩的行為中打滾的，最會挑戰每種偏見的，最會嘲笑名聲的。啊，夫人，要清醒過來了。妳並沒有為妳的女兒做任何事情，妳並沒有為她履行大自然所指示的任何一種責任。尤金妮並沒有欠妳什麼——只有憎意。

德·密斯提華夫人：哦，慈悲的天堂啊！顯然我的尤金妮已經完了……尤金妮，我所珍愛的尤金妮，請最後一次注意傾聽賜給妳生命的人所提出的哀求。這不再是命令了，而是祈禱。很不幸，妳在這兒確實是置身在怪物之中。請掙脫這種可怕的社交，跟我走，我跪下來求妳！（她跪了下來。）

多爾曼斯：啊，很美！賺人眼淚的情景！……尤金妮，上啊！要表現得溫柔。

尤金妮，半裸著身體，讀者必然記得：親愛的媽媽，來吧，我獻出我的臀部。……好了，剛好在妳的嘴唇的高度。吻它吧，親愛的，吮吸吧，這是尤金妮所能為妳做的一切……多爾曼斯，請記住：我將一直表現出我很值得當你的學生。

德·密斯提華夫人，把尤金妮推開，表現得很驚恐：怪物！我永遠與妳斷絕關係，妳不再是我的孩子！

尤金妮：最親愛的母親，如果妳喜歡的話，可以再加上一些詛咒，這樣可以讓情況更加令人感動，但是妳會看出，我還是一樣無動於衷。

多爾曼斯：請溫和一點，夫人，請溫和一點。妳說話語帶侮辱。在我們看來，妳太嚴厲地駁斥了尤金妮。我告訴過妳，她是在我們的保護之下。妳犯了這種錯，需要接受處罰。請

好心脫下衣服，裸露身體，以便接受妳的無情表現所應受到的懲罰。

德·米斯提華夫人：脫下衣服！……

多爾曼斯：奧古斯丁，請去當這位女士的女侍，因為她抗拒我們。（奧古斯丁粗魯地走過去，要對她動手。德·米斯提華夫人努力要保護自己。）

德·米斯提華夫人，對德·聖安姬夫人：天啊，我置身在什麼地方啊？夫人，妳知道妳允許他們在妳的房子裡對我做什麼事嗎？妳認為我不會抗議嗎？

德·聖安姬夫人：妳做不到的。

德·米斯提華夫人：老天啊！那麼我會在這兒被人殺死！

多爾曼斯：為何不會？

德·聖安姬夫人：各位男士，請等一會。在把這個迷人的身體還沒有暴露在你們的眼光之前，我最好先預告你們所會發現的情況。尤金妮剛剛低聲對我說了整個事情的經過：昨天，她的丈夫鞭打她；由於她做家事犯了一點小錯，所以丈夫打了她，幾乎把他自己的手臂打斷了……尤金妮也告訴我說，你們會發現她的臀肉看起來像繃絲。

多爾曼斯，在德·米斯提華夫人一裸身後：嗯，天啊，千真萬確的事實！我不曾看過比這更加被人虐待過的身體……但是，老天啊！她的前面跟後面一樣受了很多傷……然而……我想，我在這兒發現了一個很不錯的屁股。（他吻了屁股，愛撫著。）

德·米斯提華夫人：走開，離開我，否則我要呼救了！

德·聖安姬夫人，走到她身邊，抓住她的手臂：婊子，聽我說！我要對妳說明一切！……是妳自己的丈夫把妳送來給我們當犧牲品的；妳必須屈服於自己的命運，沒有人能夠救妳……結果會如何呢？我也不知道。也許妳會被吊死、處以輪刑、肢解、拷問、活活燒死。折磨的方法取決於妳的女兒，她將為妳的生死下命令。但是，婊子，妳是會受苦的……哦，是的，要等到妳先經歷了無數困窘之苦後，我們才會要妳的命。至於妳的呼救，我警告妳，沒有用的。一個人可以在這間臥房中宰一頭牛，卻不怕牠的叫聲被人聽到。妳的馬匹，妳的僕人，已經離開了。可愛的人兒，我再說一次，妳的丈夫授權給我們做這件事，妳的此行只是基於妳的愚蠢而設下的一個陷阱，而妳也看出來，妳陷入其中是最好不過了。

多爾曼斯：我希望夫人現在非常平靜。

尤金妮：這樣事先警告確實是基於周詳的考慮。

多爾曼斯，仍然撫摸、輕拍她的臀部：真的，夫人，德·聖安姬夫人顯然是妳的熱誠的朋友……現今這個時代，哪裡碰得到這麼坦白的人呢？當她跟妳說話時，聲調多麼率直啊！

……尤金妮，來這兒，把妳的臀部展現在妳的母親的臀部旁邊。……我想比較妳們兩人的屁股。（尤金妮聽從了。）天啊，妳的屁股很棒，親愛的，但是，老天啊，媽媽的屁股也不壞……還不會很壞……過一會，我將扇妳們兩人，自娛一番……奧古斯丁，抓住夫人。

德·密斯提華夫人：慈悲的上天啊！多麼可怕的暴行啊！

多爾曼斯，一直在實現自己的計畫，開始捕這位母親的臀部：嗯，一點也不是暴行！最

容易不過了！……看啊！幾乎沒有感覺到！……哈！你的丈夫顯然多次踩踏這條小徑！尤金妮，輪到妳了……多麼不同啊！……嗯，我很滿足了。我只是想稍微截擊這隻球而已，讓自已進入狀態……嗯，現在稍微有秩序一點。首先，兩位夫人，妳，聖安姬，和妳，尤金妮，請把人工陰莖裝好，一個接一個，來屙這個體面的女人，時而在孔兒之中，時而在屁股之中……進行最可怕的衝刺。武士、奧古斯丁和我，將用我們自己的陰莖快速又準確地替代妳們。我即將開始，妳們大可以相信，又是她的屁股將接受我的效忠。順便一提，在遊戲期間，每個人都可以自己決定希望以什麼方式折磨她。但是要記住：必須以漸進的方式增加痛苦，才不會提前要了她的命……奧古斯丁，親愛的男孩，插我的後門來安慰我吧，因為我必須屙這隻老母牛的屁股。尤金妮，在我插妳媽媽的屁股時，讓我吻妳的美麗的臀部，而妳，夫人，妳的屁股湊近一點，這樣我才能夠觸摸到……捏得到。一個人在屙屁股時，四周必須都是屁股。

尤金妮：我的朋友，你要怎麼處理這個婊子？如果你射了精，你想如何處置她呢？

多爾曼斯，一直在使用鞭子：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我要用鉗子拔掉她的毛，弄傷她的大腿。

德·密斯提華夫人，了解自己面臨雙重的痛苦：怪物！罪犯！他在殘害我！……哦，萬能的上帝啊！

多爾曼斯：可愛的人兒，不要央求萬能的上帝：他聽不到妳的聲音，就像他聽不到其他

每個人的聲音，上帝這個強有力的人物不曾費心去管一件只是涉及屁股的事情。

德·米斯提華夫人：你把我弄得好痛！

多爾曼斯：人類心智的特異性，可真會產生令人無法相信的結果！……妳受苦，我的最愛，妳哭泣，真奇妙！我射精了……啊，雙倍的婊子！要不是我希望把這種快樂的事留給別人，我就會把妳勒死了。聖安娜，她是妳的了。（德·聖安娜夫人用假陰莖扇她的屁股與孔兒，用拳頭打了她幾下。武士接替她，也扇屁股與孔兒；當他射精時，打了她的耳光。接著是奧古斯丁，他也做跟前面兩人一樣的动作，結束時用指頭戳她幾下，又拉扯她、拳擊她。這些不同的攻擊行為在進行時，多爾曼斯的「引擎」在所有這些人的屁股四周遊移著，同時以言語催促他們。）嗯，美麗的尤金妮，先扇妳的母親，扇她的孔兒。

尤金妮：來，親愛的、可愛的媽媽，來，讓我像一位丈夫一樣服侍妳。這東西比妳的丈夫的那一根粗了一點，親愛的，不是嗎？不要緊，它會進入的……啊！親愛的母親，妳叫著，妳尖叫，當妳的女兒扇妳時，妳尖叫！……而你，多爾曼斯，你扇我的屁股！……這就是我！一下子就做了亂倫、通姦、扇屁股的事情，而我是一個今天才失去處女膜的女孩！……朋友們，進步多麼大啊！……我在多障礙的惡德途徑上多麼快速地前進啊！……哦，沒錯，我是一個不可救藥的女孩！……親愛的母親，我相信妳在出水了……多爾曼斯，看看她的眼睛！她出來了，這是很確定的，不是嗎？啊，婊子！我要教妳成為一位浪蕩的女人……嗯，婊子，妳認為如何？（她擠壓、扭動母親的乳房。）啊，扇啊，多爾曼斯……扇啊，高貴的朋友，

我快死了！……（尤金妮出水時，在母親的胸房和側腹上用力打了十幾下。）

德·密斯提華夫人，快昏過去了：我請求你可憐我……我……我感覺不舒服……我要昏過去了。……（德·聖安姬夫人似乎想要幫助她；多爾曼斯舉手阻止。）

多爾曼斯：不要，讓她昏過去，看到女人昏過去是最淫猥的事。我們會鞭打她，她會醒過來……尤金妮，來，躺在這位犧牲者的身體上……我想在此時看看你是否很堅定。武士，當她躺在昏過去的母親身上時扁她吧，還要讓她用兩隻手淫我們，就是奧古斯丁和我。妳，聖安姬，在她被扁時手淫她。

武士：真的，多爾曼斯，你要我們做的事真可怕。這樣做同時冒犯了大自然、上天以及最神聖的人類律則。

多爾曼斯：武士心地高潔，突然說了這番重話，讓我覺得非常好笑。在我們所做的所有事情之中，他到底看到什麼部分有一點點冒犯大自然、上天以及人類的呢？朋友啊，浪蕩子是從大自然之中獲得準則，將之付諸行動。我已經告訴你一千次以上了，大自然為了完全維持整體平衡的律則，有時需要惡德，有時需要美德，有時激發某一種傾向，有時激發另一種傾向，取決於它的需要。因此，如果我們屈服於這些傾向，無論你可能認為它們是什麼種類的傾向，我們都沒有做壞事。親愛的武士，至於上天，拜託，我們不要再害怕上天的影響力了。只有一個發動機在這個宇宙運作，而這個發動機就是大自然。人類的這個母親所創造出的奇蹟——毋寧說是物理的作用——被人類以不同的方式加以詮釋，以一千種形式奉為神，

每種形式競相顯示其不尋常之處。騙子與陰謀者利用同胞輕信的心理，傳播他們荒謬的白日夢，這就是武士所謂的上天，這就是他害怕去冒犯的東西！……他又說，我們今天下午所沉迷的微不足道又荒唐的事情，會冒犯人類的律則。愚蠢又懦弱的人兒啊，你要永遠記住，愚人們所謂的人情只不過是源於恐懼與利己心的一種弱點。這種荒謬的美德只會奴役脆弱的人；如果一個人的性格是由「堅忍」、「勇氣」和「練達」構成，他就不會有這種荒謬的美德。所以，武士啊，要採取行動，什麼都不要害怕。就算我們把這個婊子磨成粉，也不會有懷疑這是犯罪。人是不可能犯罪的。當大自然在人類心中灌輸那無法抗拒的犯罪慾望時，大自然都很謹慎地安排，讓人類無法做出那種會干擾大自然的運作的事情，或與大自然的意志衝突的事情。哈，我的朋友，你要相信，所有其他的事情都是完全允許的，大自然並沒有那麼愚蠢，讓我們有力量去破壞它，或去干擾它的運作。我們是大自然的靈感的盲目工具，如果它命令我們縱火焚燒這宇宙，那麼唯一可能的罪是：我們拒絕它的命令。世界上所有犯罪的人，只不過是迎合大自然的反覆無常本性的人……嗯，尤金妮，妳就妳的位置。但是，我看到什麼呢？……她臉色蒼白！……

尤金妮，躺在母親身上：臉色蒼白！我！天啊，沒有！你很快就會看到相反的情況！（她擺好姿勢；德·密斯提華夫人繼續處在昏迷狀態中。武士射精時，整個群體的連鎖狀態崩潰了。）

多爾曼斯：什麼？這個婊子還沒有醒過來！鞭子！我說，把鞭子拿來給我！……奧古斯

了，你跑到花園為我採一把荊棘。（在等著的時候，他輕拍她的臉。）哦，天啊，我想她也許死了，任何方法都對她沒有用。

尤金妮，很苦惱：死了！死了！怎麼回事？那麼，今年夏天我就必須穿黑衣了，但我已經請人做了最漂亮的衣服了！

德·聖安姬夫人：啊！這個小怪物！（她爆笑出來。）

多爾曼斯，從回來的奧古斯丁的手中拿下荊棘：我們來看這最後的方法是否有效。尤金妮，當我努力把妳的母親挽回的時候，請吮吸我的陰莖，而奧古斯丁，輪到你來屌我的屁股，而我來屌這個受傷的女人的屁股。武士，我會樂於看到你捅你的姊姊的後門。你要擺出一個姿勢，讓我在進行時能夠吻你的臀部。

武士：嗯，我們就同意吧，因為我們似乎無法讓這個惡棍相信，他要我們所做的一切是很可怕的。（場面安排好了。在鞭打米斯提華夫人時，她慢慢醒過來。）

多爾曼斯：嗯，你們看到這帖藥的效果嗎？我已告訴你們了，不會讓我們失望的。

德·米斯提華夫人，張開眼睛——哦，天啊！你們為何把我從墳墓的黑暗中叫回來？你們為何再把我投進生命的恐怖中？

多爾曼斯，不斷鞭打她：親愛的母親，是因為還有很多話要談。妳難道不用聽到我們宣判徒刑嗎？難道不必執行徒刑嗎？……來，我們聚集在這位犧牲者四周。讓她跪在圓圈的中心，顫抖著身體聽聽我們對她的宣判。德·聖安姬夫人，請妳開始好嗎？（各人說出以下的

話，同時採取充分的行動。）

德·聖安姬夫人：我判她處吊刑。

武士：像中國人那樣，把她切成八萬塊。

奧古斯丁：至於我，天啊，我贊成活活打斷她的骨頭。

尤金妮：在我美麗的媽媽的身體上，插進塗有硫磺的燈芯，然後由我來點火，一個接一個點。（連鎖姿勢崩潰。）

多爾曼斯，冷靜地：嗯，朋友們，身為你們的領導者和指導者，我要減輕徒刑。但是，我所宣判的徒刑，和你們所要求的徒刑，其間的不同，我說啊，就是在於：你們的判刑是尖銳的惡作劇所產生的結果，而我的判刑，相反的，會造成一點惡行。我有一位僕人在外面等著，他有著也許整個大自然最可愛的陰莖之一，然而，他的陰莖卻會傳染疾病，因為它被我所見過的最不尋常的梅毒所腐蝕。我會要我的這個人進來，我們來進行一次交合：他會把毒液注進這個可愛又和藹的女人所擁有的兩個自然的管道，其結果將是：只要這種殘酷的病的痕跡持續的話，這個婊子就會記得不要在尤金妮被扇時去擾亂她。（每個人都喝采。這個僕人被叫進來。多爾曼斯對他講話。）拉皮雷，扇這個女人，她非常健康，這種樂事可能治好你的病，至少這種奇蹟的成功可能有前例。

拉皮雷：先生，當著每個人面前嗎？

多爾曼斯：你害怕露出你的陰莖嗎？

拉皮雷：不，天啊！可真迷人……夫人，我們來進行吧，請好心準備好。

德·密斯提華夫人：哦，我的天！多麼可怕的浩劫！

尤金妮：媽媽，寧願這樣也不要喪命；至少我今年夏天可以穿一些鮮艷的衣服。

多爾曼斯：同時我們可以自己找樂子。我提議我們大家來彼此鞭打對方。聖安姬夫人鞭打拉皮雷，讓他好好屌德·密斯提華夫人。我來鞭答德·聖安姬夫人，奧古斯丁鞭打我，尤金妮鞭打奧古斯丁，而武士則用力鞭打尤金妮。（一切都安排好。拉皮雷屌完後，他的主人命令他屌德·密斯提華夫人的屁股，他照做了。一切都完成後，多爾曼斯繼續說。）很棒！拉皮雷，你出去。等一等，這五金幣是給你的。哈！天啊，這比特羅秦一生所進行的「接種」更棒！

德·聖安姬夫人：我想，現在最重要的事是，防止夫人血管中的毒液逸出，所以，尤金妮必須很小心把妳的孔兒和屁股縫起來，這樣，這種毒液濃度會增高，比較不會蒸發，完全不會漏出來，就會更快速腐蝕妳的骨頭。

尤金妮：很棒的主意！快，快拿給我針和線……媽媽，張開大腿，這樣才能把孔兒縫起來，這樣妳就不會再生出我的弟弟和妹妹了。（德·聖安姬夫人給尤金妮一根大針，一條很粗的上臘紅線穿進了針眼；尤金妮縫著。）

德·密斯提華夫人：哦，我的天！痛啊！

多爾曼斯，像瘋子一樣笑著：天啊！可真是很棒的主意！親愛的，這是妳的光采；我永

遠不會想到這個主意。

尤金妮，不斷刺穿陰唇，時而刺戳陰唇裡面，有時用針刺母親的肚子和恥丘：媽媽，不要去注意，我只是在試針點。

武士：這個小婊子想要讓她流血致死！

多爾曼斯，在看著尤金妮縫著的時候，讓德·聖安姬夫人手淫他：啊，天啊！看著這種放縱的行為，我的陰莖多麼勃起啊！尤金妮，要多縫幾針，讓它十分牢固。

尤金妮：如果必要的話，我會縫兩百針以上。……武士，我在工作的時候為我手淫吧。
武士，聽從指示：我不曾看過這麼邪惡的女孩！

尤金妮，很生氣：武士，不要謾罵，否則我就刺你！你只要以正確的方式輕搔我。朋友，如果你喜歡的話，稍微搔動屁股眼。你只有一隻手嗎？我再也看不清楚了，我到處縫著……看啊！你看到我的針遊離……到她的大腿、乳頭嗎？……哦，扁它的！多麼快樂！……

德·米斯提華夫人：妳快把我扯成碎片了，壞透的人啊！……我多麼羞愧當初賜給了妳生命！

尤金妮：好了，親愛的媽媽，安靜，已經完成了。

多爾曼斯，脫離德·聖安姬夫人的手，陰莖大大勃起：尤金妮，讓我縫屁股，那一部分屬於我。

德·聖安姬夫人：多爾曼斯，你那東西太硬了，你會讓她殉難的。

多爾曼斯：有什麼關係！我們不是已經獲得書面的允許，可以對她隨心所欲嗎？（他把德·密斯提華夫人的身體轉過來，讓她俯臥著，拿起了針，開始縫她的屁股眼。）

德·密斯提華夫人，像女妖精一樣尖叫著：啊！啊！啊！

多爾曼斯，把針深深刺進她的肉中：安靜，婊子，否則我會把你的臀部切碎……尤金妮，為我手淫……

尤金妮：很樂意，但是，條件是你要更用力地刺她，因為你必須承認，你在過程中表現出奇異的節制模樣。（她手淫他。）

德·聖安姬夫人：在那兩片大屁股上使勁啊！

多爾曼斯：要有耐性，我不久就會切割她，像是切割一塊牛肉。尤金妮，妳忘記了妳所學到的東西：妳讓我的陰莖的包皮蓋著！

尤金妮：那是因為這個婊子的痛苦強烈地激發我的想像力，我不再確實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多爾曼斯：可愛的扁上帝！我開始發瘋了！聖安姬，要奧古斯丁在我面前扇妳的屁股，同時妳的弟弟直奔妳的孔兒，尤其是，要為我展示屁股的活動畫：這種情景會要我的命。（他刺著德·密斯提華夫人的臀部，同時他所要求的姿勢安排好了。）來，親愛的媽媽，接受這個……還有這個！……（他把針刺進至少二十個地方。）

德·密斯提華夫人：哦，先生，饒了我，我千千萬萬次請求你饒了我……你在殺害我……

多爾曼斯，在快感中像是發狂了：我是很想……我很久很久沒有這樣勃起了。在經過這麼多次連續的射精後，我本來不認為這是可能的。

德·聖安姬夫人，擺出所被要求的姿勢：多爾曼斯，我們的姿勢對嗎？

多爾曼斯：奧古斯丁，稍微轉向右邊，我沒有看到足夠的屁股。要他向前傾身，我必須看到屁股眼。

尤金妮：啊，屌它啊！看看這個被屌屁股的人在流血！

多爾曼斯：流了很多血，不是嗎？嗯，其餘的人準備好了嗎？至於我自己，再過一分鐘，我就會把生命的香油射在我剛割開的傷口上。

德·聖安姬夫人：是的，親愛的，是的……我要出來了……我們在同一時間達到終點……

多爾曼斯，完成了工作，射精時，更加刺著德·密斯提華夫人的臀部：啊，去它的三位一體的屌上帝！……我的精液射出來了……流失了，這個流血的小小耶穌所幹的！……尤金妮，把它導向我剛刺傷的腹側……哦，屌它的！屌它的！結……束了……我不再有了……哦，為何這麼生動的激情之後必須是虛弱無力？……

德·聖安姬夫人：屌啊！弟弟，屌我啊，我出來了！……（對奧古斯丁：）動一動啊，你這個大屌客！你不知道嗎？我出來的時候，你必須把那東西插進我屁股最深的地方……啊，上帝的聖名！多麼美妙啊，這樣被兩個男人所屌……（這群人散開了。）

多爾曼斯：現在一切都說完了。（對德·密斯提華夫人：）嘿！婊子，妳可以穿上衣服，

在妳喜歡的任何時候離開。我必須告訴妳，妳的丈夫授權我們對妳做剛才的事。我們已經告訴妳了；妳不相信。（他讓她看那封信。）但願這個例子提醒妳：妳的女兒年紀夠大，可以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她喜歡屌，喜愛屌，她天生是要屌的，如果妳自己不喜歡被屌，最好是讓她做自己想要做的事。出去吧，武士會護送妳回家。婊子！跪下來，向大家致敬，在妳的女兒面前鞠躬，請求她原諒妳惡劣地對待她……妳，尤金妮，在這位夫人，也就是妳的母親身上用力打兩下。她一走到門檻，就對她的屁股著實踢幾下，幫助她越過門檻。（這一切都做了。）再見，武士，不要在公路上屌夫人。記住，她那些地方已經被縫起來了，並且患了梅毒。（在武士和德·米斯提華夫人離開後。）現在，好朋友們，我們去吃飯，然後我們四個人回去休息過夜……在同一張床上。嗯，我們度過了美好又有活力的一天。我吃得最開心，睡得最酣暢的時候，就是我在一天之中做夠了愚蠢的人兒所謂的罪行的時候。